

1912

年

卷

第

17

期

第

小說時報 十七號



# 小說時報第十七期目錄

(一) 短篇

六年中之拿破崙 (法國龐拿姆著 瘦鵬譯)

樁中人 (美國維克透法脫丘區著) (瘦鵬譯)

棺材匠 (蒲軒根原著) (毋我)

鬼脚草 (高能隆爾著) (心一譯)

百萬鎊 (笑) (呆)

(二) 長篇

白四哥 (法國大仲馬著) (毋我廬)

(三) 雜記隨筆

尊獅漫錄

四集香集

## 本報通告一 (本報大綱)

(一) 本報主意投集時下新著繙譯外國名作以及筆記圖畫等類貢獻社會

(二) 本報所集種類為短篇長篇小說為函本為筆記為異聞軼事為寫真

(三) 本報募集各種章程另詳後幅

(四) 本報每年共出十冊十冊之外另出增刊一冊如定當年者不另取費

(五) 本報自十二期起加增小說雜談一門如平日喜閱小說無論新舊無論東西或述其異點或加以評論或有所成解均望投本館以便彙錄(其募集章程錄後)

# 本報通告一 (購稿章程)

(一)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二)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易

長短臨時定價

(三)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

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苟經登錄亦必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四)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

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尙祈原諒

# 本報通告二 (寫真募集章程)

(一)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二)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三)風俗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四)凡發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五)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六)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 本報通告四 (募集小說雜談章程)

(一)原稿 凡投小說雜談稿者須將小說原本之書名發行所

著者譯者人名以及價目等詳細注明

(二)字數 除注明原書之書名等外所投之稿不可過至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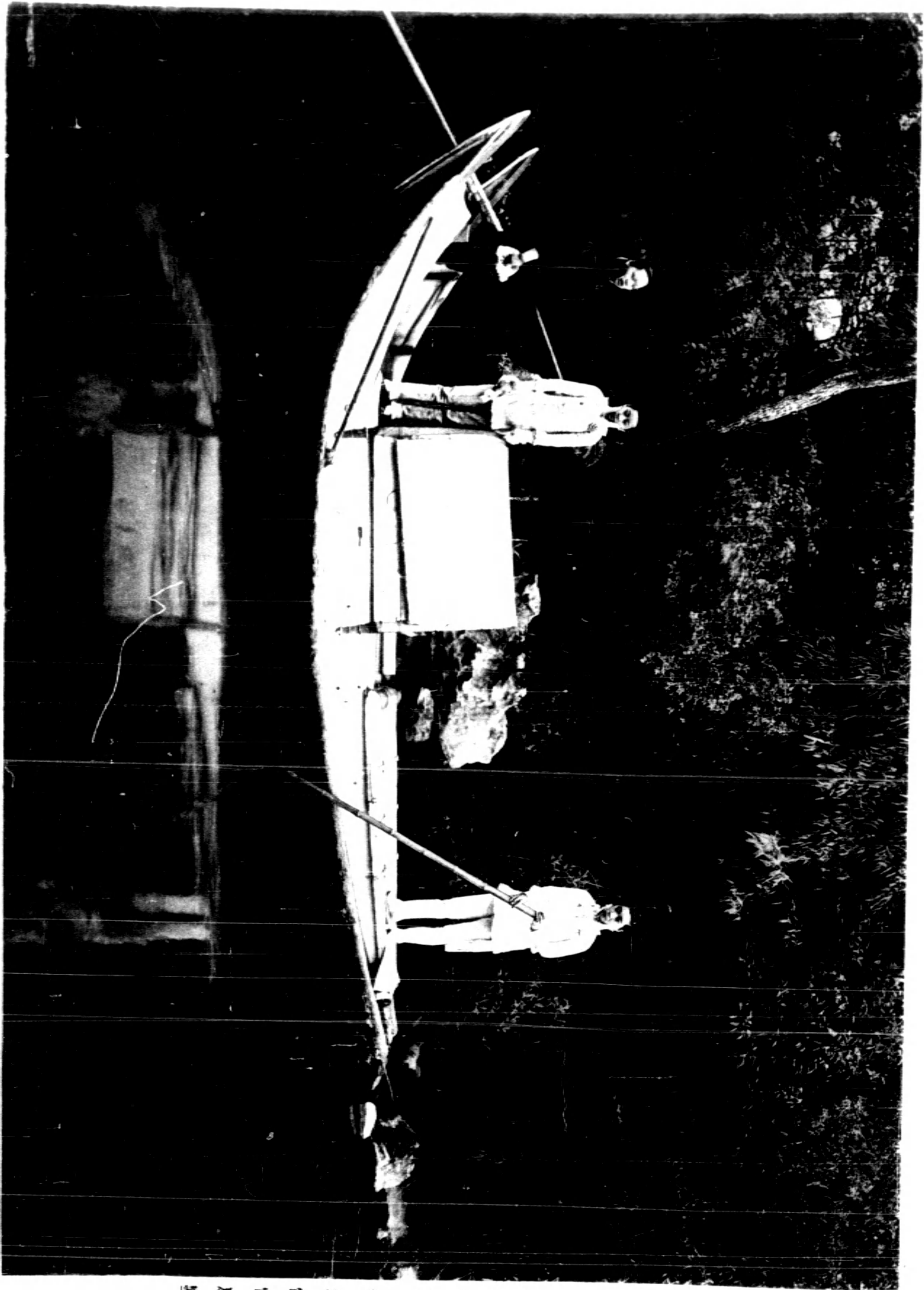
百字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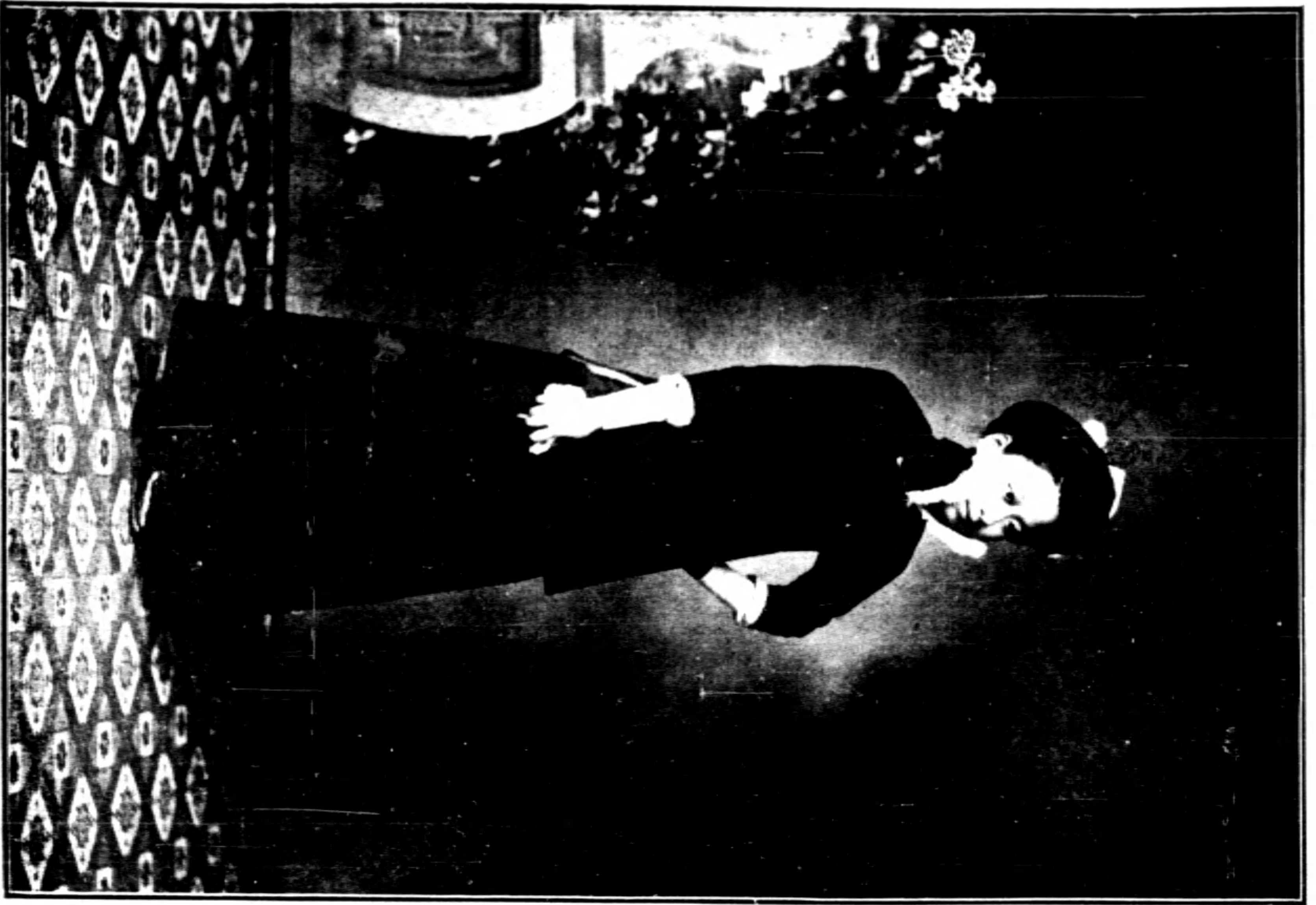
(三)報酬 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 (或照購小說例或則照徵

募寫真例)請於投稿上書明

(五)如有未見諸小說而可為小說之資料者亦可與上例同視

紅妝泛棹 前爲小寶玉 後爲怡情別墅





（宜 皆 右 左 姿 生 盼 顧 ）  
影 雙 之 束 裝 新 簾 韻 時



薛黛雲金屋嬌張如蘭



泥城橋四民影照相拍



(如如張) 吟 微 髻 擁

泥城橋四民影照相拍



(嬌屋金) 語 不 吟 沉





泥坡橋西民影照相拍

孫 鳳 雲 西 裝

泥城橋西民影照相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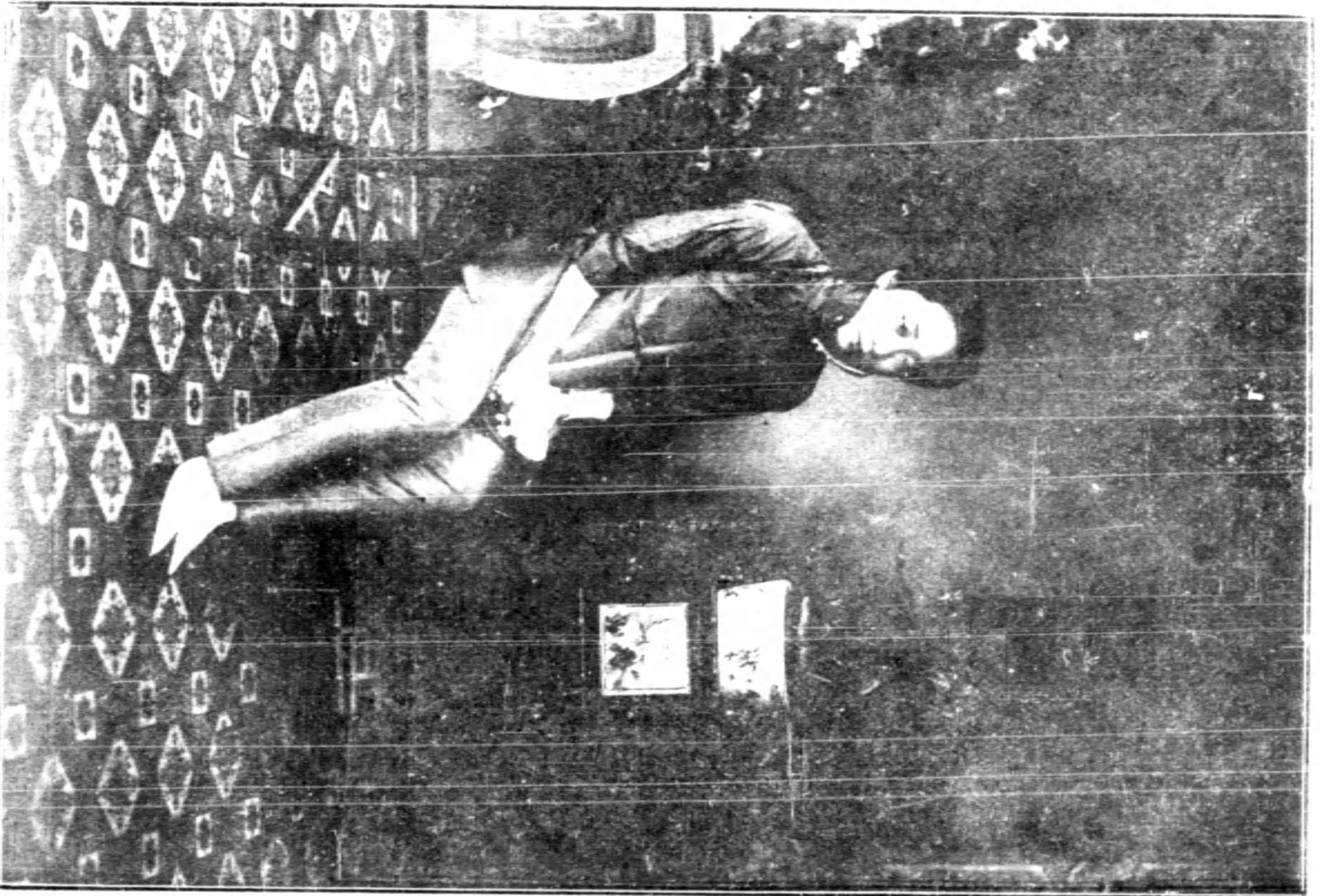
孫鳳雲 陳綠雲 薛飛雲 高翠玉 金屋嬌

池連橋西民影照相加



菊 菊 花

泥城橋西民影照相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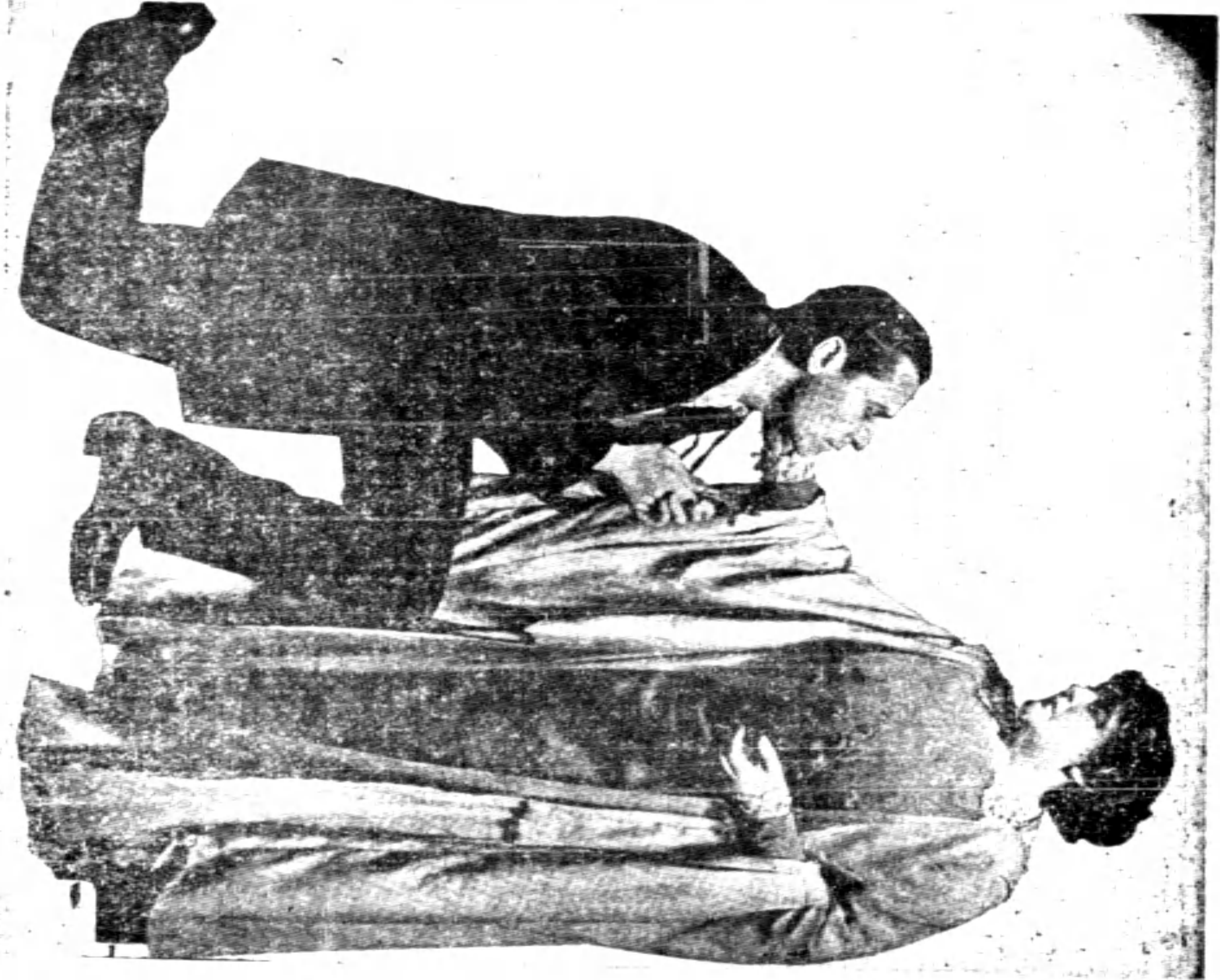
菊 菊 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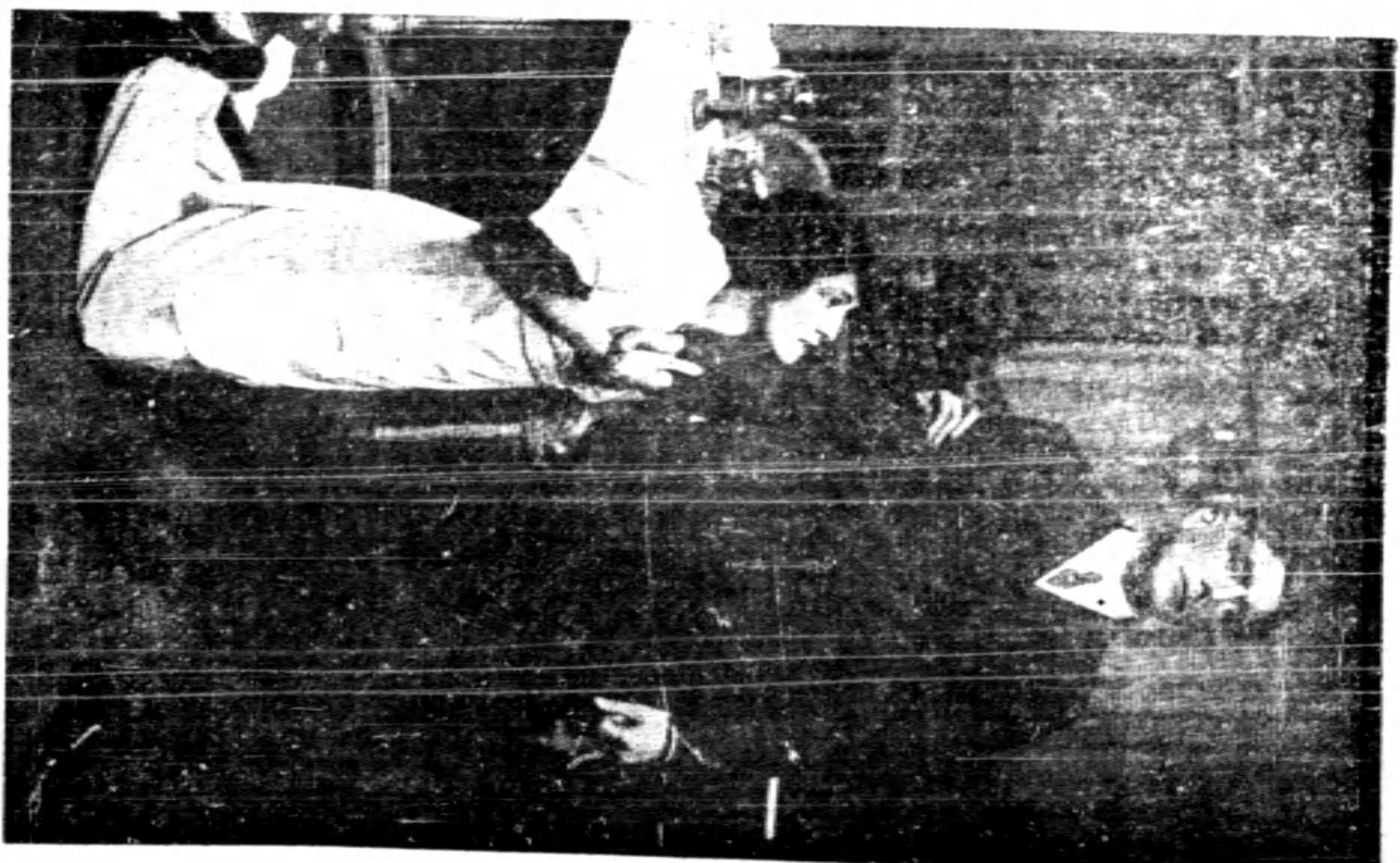
◀ 鬟 雲 式 新 國 各 洲 歐 ▶



▶ 女 拒 男 ▶



▶ 女 求 男 ▶



▶ 女 求 男 ▶

◎ 影 攝 劇 名 洲 歐 ◎

短篇名譯



## 六年中之拿破崙

法國龐拿姆著 (瘦鷗譯)

龐拿姆曰。余拿破崙皇帝部下。一步兵少佐也。當一千八百十五年。滑鐵盧戰爭時。余亦從皇帝。後出入藥雲。彈雨之中。天假我年。得以延此殘喘。以迄於今。而當日。皇帝上馬殺敵。下馬草露。布英風奕奕之情。景猶深鑄。腦蒂不能忘也。嗚呼。諸君孰知此一戰之後。天厭皇帝。竟致一蹶不振。遯跡窮荒。以終餘年。黃土三尺。瘞此英雄之骨。長茲寂寂。而當年雄名。亦已爲大西洋浪淘盡矣。電光石火。不轉瞬而遽消。惟於歷史上。留一鴻爪。徒令讀史者爲此失意英雄。發一聲之微喟而已矣。

一千八百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天公不做美。雨絲風片。冒此一片滑鐵盧之野地上。積水都成小湫。天帝似亦滋不欲見。人流血。故遣雨師風伯。力阻余儕之行。然大皇帝雄心勃勃。急欲滅之。朝食以彼區區。三島隸我。法蘭西版圖。使彼地圖與我同色。縱風雨連天。亦不爲之顧。而余儕軍人。乃大苦帶水。拖泥以赴前敵。足陷小湫中。不能起。馬隊中馬亦疲。茶甚噓氣。如霧口角邊。時吐其沫。汗淋漓。如雨。十八日。雨雖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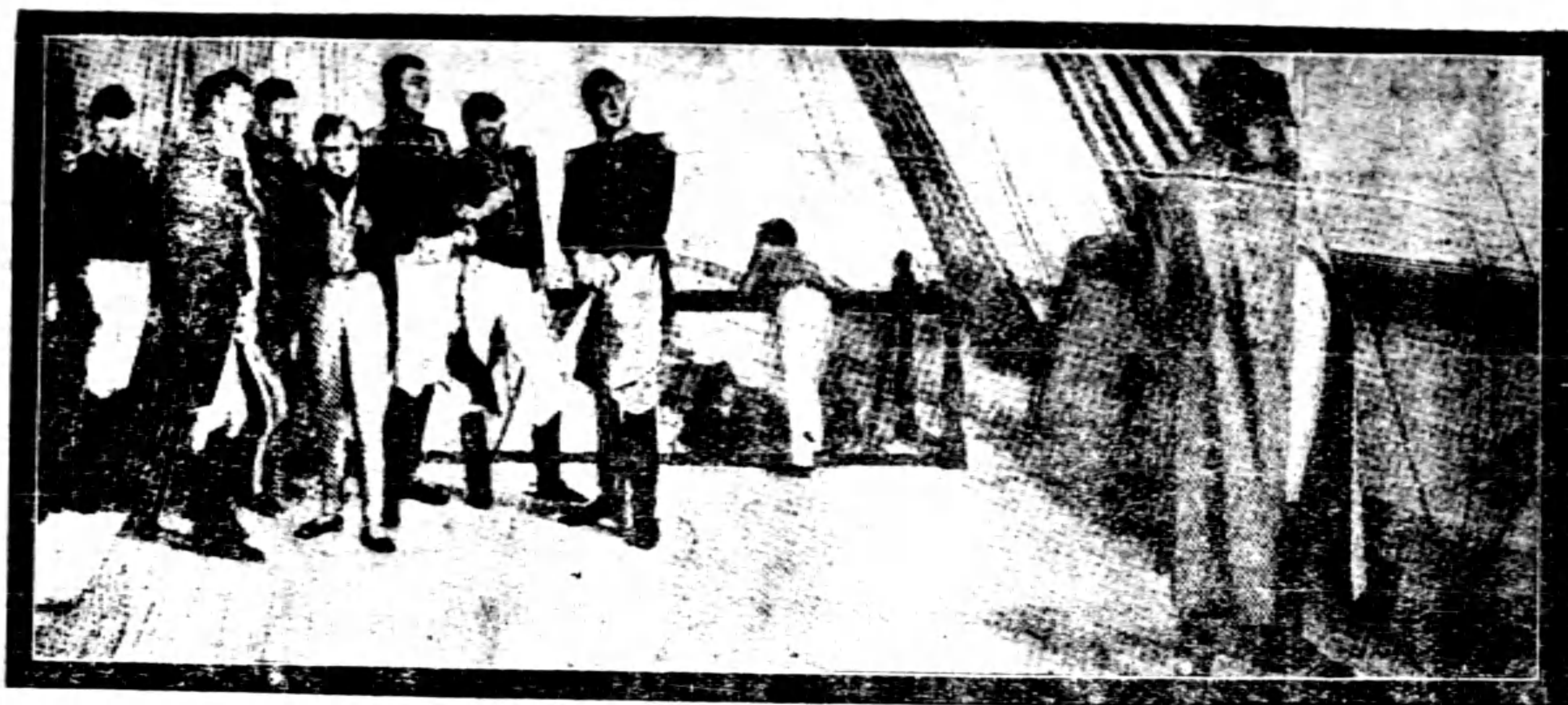
而地極。萍滑。步履維艱。且余儕朝來不及。果腹飢腸。輾輾腹中。頻頻作聲。大似余儕之放排鎗。嗚呼。若是。又安望殺敵凱旋哉。是日之晨。余儕整隊而出。擬與紅衣兵決一死戰。而普露士兵亦已準備一切。自奧培痕之道突出。皇帝衣藍色軍服。跨雪騮。徘徊軍中。狀至沈着。余儕殊欽佩其態度之安閒也。初兩軍未分勝負。各息戰。皇帝叉手胸前。射其熠熠之目光。狀至恨恨。旋乃策馬入營去矣。閱數小時。又開戰。炮聲震天。烟霧迷漫。步兵與馬兵不能見。余儕但聞馬嘶聲。吶喊聲。及刺刀摩擊聲而已。紅衣兵斯時至勇猛。竭力死戰。又有白露克至。兵力頓增。猛擊我軍。余儕咸爲之氣沮。皇帝方立馬陣前。見狀如失魂魄。以手擊鞍。仰天呼曰。余今而後。乃知紅衣兵非易惹也。然余不得不竭余之力。使之隻輪不返。顧血戰數小時。兩軍勝負猶未決。殘兵縱橫。偃臥血泊中。厥狀乃至慘厲。時夕。曠冉冉似與戰。血競妍。而紅衣愈戰愈烈。不稍退。忽聞砲聲隱隱自遠。至嗚呼。我大皇帝末路至矣。蓋普露士大軍已抵泡咨罷斯。與英兵相合。直撲我軍之壘。遂不能支。皇帝大驚叱咤一聲。急率精兵直入英軍中。堅并朗聲呼曰。諸將士。其諒余余之。所以頻年用兵於各國者。非自私自利也。乃欲光大我法蘭西一片土。爲國民造福耳。今天假英人。余卒困於此大勢已去。夫復何言。其各於此最後之十五分鐘。決一死戰。毋懼。毋懼。甯爲法國鬼。不作英人奴。諸將士。其各勉之。皇帝語畢。三軍大振。顧環顧四方。皆已英普之兵。皇帝長歎一聲。揮其數行英雄之淚。急乘一馬車。突圍而遁。行行重行行。一鞭直指巴黎而去。而普露士兵追蹤不少。懈。皇帝怒髮衝冠。目眦

欲裂乃自車中躍出命人以馬至一躍而上匆迫間忘其冠於車中急乘之而去而滑鐵廬一片之野幾成爲修羅場矣血花模糊腥聞過百里無情黃土飽吸壯士之血寂寂無言惟有天半冷月伴地下戰死之士而空中晚風哀號翦樹而過彷彿人家堂上慈母閨中少婦喚子哭夫之聲也

皇帝既抵巴黎天已暝黑即召集諸大臣會議皇帝長歎曰朕馳騁歐洲二十餘年身數十戰鐵騎所至無地不破天下有誰不知拿破崙今天不相我竟一敗至此以我十三萬壯士之血成彼豎子之名豈朕心所甘朕今欲復集軍餉調兵三十萬背城借一爲最後之決戰勝則我法蘭西仍能稱雄於世界使我三色之旗風翻於日所出沒處敗則朕卽犧牲此身以謝國民卿等其能助朕乎諸大臣相顧忌者一法蘭西一約瑟芬也余曰今事已如此思之何益徒擾亂此寸衷願陛下此後勿再垂淚爲彼英奴所笑亦可讓渠輩知我大皇帝雖受挫折鐵骨猶嶙峋如故也皇帝曰余此後決不揮淚矣英雄有血而無眼淚余平生亦祇有三副眼淚一副於我至愛之約瑟芬死後揮之一副於離滑鐵廬戰場時揮之一副則於比斯開灣遙對故國時揮之舍此三副外決無一點眼淚矣余曰善英雄淚固非易揮也今日天氣佳陛下何不往甲板上洗沈悶皇帝太息曰余願枯坐室中形影相伴不欲輕出受英奴白眼欲洗我悶而適以增我悶矣龐拿姆子可出讓余靜坐余遂鞠躬而出

噫流光似水日月如丸今日已十月十五日回首故國已在烟波萬重外矣自出發至是共七十一日舟





抵島朝暎方上暉暉映波上作黃金色鳥聲啾啾似亦迎此失意之英雄皇帝上岸時回顧埃密那曰去故鄉幾何里埃密那歎曰噫去故鄉且一萬二千里矣皇帝默然俯其首海軍提督笑曰拿翁此地風景如畫君見之必欣慰也我祝君平安來日方長或能再見於疆場言時冷笑皇帝作苦笑曰謝君佳語將來再見於疆場亦未可知當知我拿破崙心猶未冷也提督曰佳佳我當囑惠林頓秣馬厲兵謹俟君於英倫三島之間今且別矣行再相見言時出其手皇帝微點其首不與握逕向島之內部而行漁笛聲聲巴恩賴德遂啓碇行矣

皇帝後乃居於一田舍之中余儕則居於附近之小屋中無事則常出獵皇帝時亦至洋濱散步出必以薄暮島邊樹色綠如罨畫波盪愁痕遙岑作淒碧之色而大西洋中白浪澎湃似亦作哽咽之聲以勾起其愁思皇帝常太息不已夕陽紅抹中遂悽然而歸皇帝自入島以後恒侘傺不自聊夜月織愁暮雲鎖恨昔王法蘭西今且王愁城矣每至百無聊賴時常喃喃自呼其名有時自搥其股歎曰髀裏肉生閒煞英雄

矣。天乎。胡厄。余至是。余儕聞之。則必多方慰藉以解其愁。皇帝常曰。余非忘憂。草憂安得忘。嗚呼。拿破崙可憐。可憐。

一日薄暮。皇帝又往洋濱散步。至立瘦斜陽。猶未歸。頽墻月上。又是黃昏時候。埃密那等大驚。以爲皇帝或已自盡。遂急往洋濱覓之。則見皇帝方鵠立於殘照之中。戟手指英倫一方。大詈暴厲。乃如虓虎。洋中白浪滔天。似於頃刻間築成巨垣。立其前阻其謾罵。而水聲拍岸。白鷗帶夕曛而飛。似皆嘲笑。皇帝無謂也。皇帝返顧見余儕至。即謂埃密那曰。若曹來此。胡爲埃密那曰。臣等見陛下遲遲未歸。恐陛下萌厭世思想。隨此滔滔無情之大西洋水去耳。皇帝笑曰。自盡乎。余雖不樂然決不爲。是是乃弱蟲所爲。大丈夫不肯爲也。余之敗於滑鐵盧。困於此島。皆上天之力。使我若是。帝力至大。余焉能抗。生死一聽諸天。余不畏死。亦不欲自殺。天欲詔余於何日死者。斯死耳。自盡何爲哉。余儕乃勸之歸。途中皇帝又曰。余之一敗至此。皆天欲亡余也。曩昔屈拉法爾加之戰。敗於海水。莫斯科之戰。敗於冰雪。海水與冰雪俱帝力所爲。彼俄英小么麼。余不之畏。敵之易易。惟天欲與余宣戰。余乃不敢與敵。天誰敢與之對壘哉。埃密那曰。陛下言當曰。云暮矣。不如歸。

皇帝入島。不二年。天顏憔悴。不類曩昔。鏡裏華髮亦已霜痕遍矣。日中枯坐斗室。殆似入定之僧。足亦不常出戶。平生大事。悉在寢牀之上。有時旅行。則不過自寢牀至門。由門至床而已。至恨極時。則交叉其雙



手。於。胸。前。徘徊。室。中。頻。頓。其。足。而。歎。息。之。聲。時。亦。奪。戶。而。出。倦。極。乃。寢。借。睡。魔。以。敵。愁。神。卽。睡。鄉。中。覓。樂。土。皇。帝。長。不。作。一。語。且。扼。腕。而。已。皇。帝。拔。劍。斫。地。雙。眸。閃。閃。聲。色。俱。厲。謂。諸。大。臣。曰。孺。子。債。乃。公。事。矣。若。曹。平。日。高。談。忠。君。愛。國。今。胡。如。寒。蟬。仗。馬。默。默。不。作。一。聲。今。日。何。日。豈。再。容。猶。豫。乎。諸。大。臣。俯。首。言。曰。陛。下。當。見。諒。此。三。十。萬。兵。焉。能。咄。嗟。立。辦。且。臣。等。宦。囊。羞。澀。實。無。力。再。助。軍。餉。陛。下。頻。年。用。兵。臣。等。之。錢。早。已。搜。括。盡。矣。皇。帝。大。怒。曰。朕。頻。年。用。兵。戎。焉。倥。偬。爲。己。耶。抑。爲。國。民。耶。咄。庸。奴。去。休。去。休。毋。溷。乃。公。爲。若。曹。其。各。好。爲。守。財。虜。慎。莫。作。亡。國。奴。也。去。去。諸。大。臣。皆。唐。喪。而。去。皇。帝。仰。天。長。歎。仗。劍。出。門。逕。於。夜。色。沈。沈。中。跨。馬。行。矣。

皇。帝。出。後。心。滋。怏。怏。不。數。日。英。國。軍。艦。巴。恩。賴。德。有。函。至。促。之。往。皇。帝。慨。然。往。謁。海。軍。提。督。時。英。王。已。有。令。命。放。之。南。大。西。洋。中。聖。希。利。納。島。提。督。笑。曰。今。我。國。大。皇。帝。有。令。命。下。走。陪。君。往。聖。希。利。納。島。一。遊。彼。土。風。景。旣。住。幅。員。亦。廣。大。可。爲。君。迴。翔。之。地。從。此。枕。流。漱。石。逍。遙。物。外。或。爲。竹。林。之。賢。或。爲。山。中。之。相。跳。出。紅。塵。之。窟。往。來。白。雲。之。鄉。君。旣。不。能。王。法。國。王。此。

島亦得君亦可無憾矣。皇帝怒曰：汝勿矯作態以譏。彈施人。我拿破崙當日亦嘗稱雄於世界。擁數萬里之江山。筭數百萬之人民。馳騁天下。目空一世。汝區區英國。何嘗在余眼裏。今天欲亡余。迭臨否運。余亦不欲與造物抗衡。祇得一聽諸彼蒼。若何發付。然此聖希利納區區一島。不過百里。又烏足矣。居我拿破崙提督。冷笑曰：恐不能聽。君王自主矣。今日之拿破崙。非昔日之拿破崙。可比。昔日之拿破崙。固雲中鶴也。今日之拿破崙。乃籠中鳥耳。皇帝歎曰：休矣。休矣。我亦不屑與若相爭。去可耳。提督笑曰：君畏乎。皇帝勃然曰：何畏之。有我拿破崙。固不知世上有此畏之一字。若不聞拿破崙勇名。振天下。耶提督。磔磔然笑曰：屈大皇帝多矣。歎甚。歎甚。皇帝憤甚。以足頓地。默然不聲。自嚙其如鋼之唇。雙自如炬。注海中。白浪微動。已心似亦與之上下。是日爲八月四日。厥後皇帝遂居舟中。侍從僅一二十人。（余亦在其中）皆忠於渠者。偉大英雄。落寞至此。亦可慨已。

皇帝在舟中。外狀雖落落。顧中心似亦戚戚。蟄居一室。長日無語。夜中睡亦不甯。嚙語頻作。時呼約瑟芬。約瑟芬者。前後也有時。則呼法蘭西。滑鐵盧。不已。日中或瀏覽小說。用以消遣。或與余儕述當年戰功。則手舞足蹈。似忘此身將往聖希利納島去也。至薄暮時。殘陽搖紅。涼颼盪夕。皇帝時口淡芭菰。出至甲板。眺海中風景。時亦微喟。皇帝自滑鐵盧一敗之後。常以微喟代當日軍中之口令。一日舟已出英國海峽。傍比斯開灣而行。皇帝在甲板上。遙指法蘭西。謂余曰：龐拿姆。彼雲水鄉中。非有我故國在耶。余曰：然是

我至愛之法蘭西祖國也。恐別時容易見時難矣。皇帝狀至悽愴，脫帽鞠躬曰：噫！勇武之祖國，我與子永訣矣。噫！法蘭西，我與子永訣矣。言已，卽歎息入室而去。行時頻舉其手，余知皇帝方彈淚也。

一日，皇帝兀坐室中，沙發上雙眸注地，狀至鬱鬱。余曰：陛下母戚戚爲當知憂能殺人也。皇帝曰：何云？陛下此後子勿以是稱余，此稱號已隨滑鐵盧戰雲沒矣。余曰：臣等視陛下猶爲法蘭西之大皇帝，安得不稱陛下此時皇帝威嚴之面上呈懇摯之容，起立執余之手曰：若曹忠盡極矣。余雖受盡磨折，心亦可以少慰。余鞠躬曰：臣願永爲陛下至忠不叛之臣。陛下往何所，不論天涯地角，臣必追隨。弗舍上帝在天，容知吾心。皇帝樂極，一手插衣囊中，一手拍余肩曰：吾友，吾友。余曰：今日陛下何戚戚？若是此後，余儕當實行樂天主義。皇帝歎曰：吾心匪石，烏能使我。不念法蘭西，烏能使我。不念約瑟芬，余生平無所眷戀，惟有意中人二。余所不日不展其眉，惟於斯時爲樂。或於睡夢中開口而笑，然夢醒則其眉又不展。如故。以是皇帝恆於黑甜鄉中，覓其樂趣。皇帝嘗謂余儕曰：今余無上之樂趣，惟高臥而已。至貴之珍品，惟寢牀而已。雖千百之寶座，不與易也。嗟乎！余今日大非昔比矣。精神替亂，氣力常覺不支。曩昔百事叢集，轉無若是之疲罷。我側秘書員五六人，振筆疾書，尙不及一一錄。余之言爾時，余誠拿破崙也。今則一把懶骨頭，日增其怠惰，非拿破崙矣。余雖一息尙存，廁身於此世界之上，而才能氣力早已與余告別。所剩者惟此塊然皮囊而已。皇帝言已，歎息不置。

一日爲五月二十九日。即皇帝前後約瑟芬賓天之日。是日。皇帝更悲愴。曉日一絲方透。疏櫺即往洋濱。喃喃自語厥狀。乃類癩作。余亦從其後。見皇帝獨立。露華風裏。目注洋中。不少瞬。淚亦泫泫而落。知方念約瑟芬也。余即緩步至其前。鞠躬曰。陛下何憂之深也。皇帝曰。余終不能忘情於約瑟芬。今日何日。非五月二十九日耶。嗟乎。吾約瑟芬離別此塵寰之日也。余於世界無所愛。所愛者。惟約瑟芬而已。尙憶當年相愛之時。花間分韻。窗下掃眉。樂乃無藝。後余之與之離婚。亦迫於不得已。至今思之。尙呼負負。嗚呼。余負之矣。余負之矣。曩年余將被放。至愛爾巴島時。約瑟芬猶不余忘。致函與余。願隨余同往。香羅寄淚。錦字緘情。余安得不爲之腸斷。而今紅豆思長。綠楊夢遠。香埋王鈞美人。終古惟剩傷心人。屏處孤島。度此眼淚之光陰。落花明月。愁千疊。可有芳魂夢裏歸耶。嗚呼。約瑟芬。余負汝。余負汝。余曰。逝者不能復生。陛下亦不必深念。后乃天人在理。自當卜居天上。皇帝微喟。彈其淚。即緩步而去。彷彿聞其口中尙低呼約瑟芬也。

某日蕭晨。皇帝倚田舍之門前。吸淡芭菰。余儕亦在。皇帝曰。余至此垂六年矣。余心未嘗一日忘法蘭西。也不識故國無恙否。國民尙念余否。嗚呼。法蘭西。今在何處。風物何若。余安得效了令威化鶴歸去。一視祖國何狀。噫。是但幻想而已。今余獨立洋濱。極目遙望。法蘭西而宿痾頓瘳。其爲效較百藥靈也。若曹亦思故國否耶。埃密那曰。安得不思。臣夜夜夢法蘭西也。皇帝曰。脫能使此聖希利納島變爲法蘭西。則雖

崎嶇萬狀亦至可愛然此事亦夢耳胡可得哉埃密那曰天下安得有是奇事今臣等亦不復作生還之望捧此一片赤心永侍陛下無復他想將來陛下賓天之後亦能復爲陛下之臣皇帝歎曰曩昔金戈鐵馬身大小數十戰不死於沙場而今乃死於是實出意料之外然若曹威有家室胡爲隨余贅疣之人棄所親於不顧若曹其曷歸去當知堂上有人方淚眼盈盈盼若曹歸也埃密那曰此時陛下可置是勿問皇帝曰若曹欲歸者歸可耳余有蹂躪歐洲之罪故被放若曹何罪乃亦同余度此落漠之光陰埃密那曰臣等旣爲陛下之臣即可謂爲同科被放亦當皇帝曰余倦欲眠若曹且去言已與余儕點頭而入嗚呼皇帝病矣乃胃疾也四月十五日皇帝眠牀上草遺書顧字跡狂草余儕竟不能卒讀是日皇帝狀頗鎮靜雙目深陷入眶身亦瘦瘠殊甚謂余儕曰余恐將不起矣十年帝王生涯乃如春夢之婆孰料一世英雄之拿破崙今日乃死於是荒島之中沒沒無聞黃土一坏孰唱薤露之歌斷墳三尺不見彈淚之人然百年荏苒誰能不死此世界殆似一逆旅舊者一去新者復來安得長處是中者余一死則數十年悲痛慘辱之事亦與余同瘞窀穸而世上一切煩惱亦即與余告別而去撒手歸天千古長眠無憂無患於意滋得言已以手頻擊床沿莞爾而笑余儕咸曰陛下玉體尙健胡得遽死况吉人天相不數日便霍然矣皇帝曰謝若曹佳語然余死亦無憾余自一小小士卒乃一躍而登法蘭西寶座居然王矣十年間操縱歐洲列國俯首似此榮幸於願已足至今思之津津猶有餘味上帝待余亦已不簿今死日瞑矣余

今尚無碍。若曹且出。皇帝語次。氣喘不已。即側身向內而睡。余儕遂含淚而出。

數日後。皇帝病愈沈重。呻吟床褥間。不能起。存問者舍余儕十數人外。無一親人。惟有藥鼎。枯烟空庭。碎月長夜。伴此工愁善病之英雄。五月五日薄暮。余儕咸鵠立於田舍之外。探聽皇帝消息。時月猶未上。斜陽尚留樹梢。作可憐紅也。一小時後。達克透。出面上呈憂色。余儕一視其面。即知皇帝消息。匪佳。達克透搖頭曰。難矣。皇帝生命。即在此數分鐘間。余儕聞言。急踉蹌而入。皇帝點頭微笑曰。若曹來乎。大佳。大佳。余死可。即與我達羅柯。白羅司。路奈。白瑟路。柯來。伯岱。薩克。司麥。散那。諸將把臂於九原。重話舊事。其樂至永。彼英雄凱撒。漢尼巴。菲特里等。一見余儕。行且辟易。退避三舍。以是余願速死。設有約瑟芬在旁。餉余以情淚。余死當尤甘也。然若曹忠肝義膽之士。送余歸天。亦佳。皇帝言至此。呼吸愈迫。促。雙頰殷紅。若玫瑰。面上微帶笑容。余儕皆含淚不聲。皇帝又呼曰。我上帝……約瑟芬……吾兒……法蘭西國民……軍士……法蘭西。法蘭西。語甚模糊。而皇帝呼吸已絕。是時樹梢。慘紅之斜陽。遂送此絕世英雄。見彼意中人。約瑟芬去矣。嗚呼。皇帝死矣。死矣。皇帝既死。余儕皆痛哭失聲。翌日之晨。即葬皇帝於田舍附近之荒地上。大皇帝一生之壯劇。遂於是閉幕。落花寄恨。已傷霸業。成空芳草。縈懷。應歎英雄不作。嗚呼。一部歐洲歷史。請從何處說起。往古來今。一邱之貉。一一而哭之。余亦無此許多眼淚耳。





( 圖 女 短 夫 長 )



## 槽中人

美國維克透法脫丘區著 (瘦鵑譯)

英倫泡桑墩爲海口。巨鎮自倫敦乘火車至是。爲時須二點半鐘。許是地亦爲萬商雲集之所。進出船舶。咸於是地起貨。或載旅客。日夜無休。時港口之中。各國之商船。狀似碁置。邪許之聲。徹天而火車之生涯。更盛。各種之旅客。各種之貨物。靡不由是。火車載運旅客。則上自美國之大富豪。下至逸犯。貨物則上自乾貨（如布疋等類）下至屍骸。無不借重。此君之力。往來各地。英國火車中載屍之事。初非奇創。亦已數見。不鮮。凡載一屍。每里費須一先令。屍骸或裝槽中。置於重貨火車之上。或則置於火車公司之運貨車中焉。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七點三十分鐘。在倫敦之快車將啓行。未行之二十分鐘前。有二樞車出現於泡桑墩火車站。一單馬車從於後。車中忽有二人躍下。逕往悵房中見站長。謂彼等急欲於七點三十分鐘之快車上運一屍往倫敦。又謂彼等本欲於翌日送往。無事急急。因頃有一電報至。促

卽於今夜送往鎮上。蓋以一戚串故。明日卽須出殯。不能稍遲。一人曰。余儕擬以此楷立由重貨火車送往。君其能允我乎。站長曰。諾。然茲事突如其來。車站中恐無空貨車以運之也。一人曰。然余儕祇得仰仗大力君脫能玉成。茲事則拜賜多矣。站長曰。旣承見屬。不敢方命。然茲事太匆迫。脫止動機貨車中尙有餘地。當爲君等幹旋也。一人曰。若是大佳。站長曰。君等亦附火車同往乎。二人曰。否。余儕已發電至鎮上一至倫敦。卽有其戚郵載去。站長曰。善。然君等當預付車費。費殊不小。須六磅四先令也。二人殊慷慨。如言付訖。卽自柩車中取楷出。置於車站前之露臺上。數分鐘後。火車徐徐至。車後止動機上之筦。見人機楷狀。至恨恨。喃喃不已。意謂今夜不幸。又得是可畏之同伴也。

一人曰。余殊主臣無已然。因茲事極急迫。不能稍緩。幸君其恕之。余當以是酬君之勞。言時出一金置筦。機人掌中。筦機人見金額上皺紋立消。恨容亦去。謂二人曰。謹謝先生厚。余先生當見諒。初非余之斤斤較量。然茲事實屬可厭。長夜伴此。尤令人弗怡也。二人不語。卽將此沉重之楷放入止動機貨車之中。乃復回至露臺上。迨火車將啓行時。二人復注視其楷。未幾車乃離站而去。二人與站長道晚安。卽入人叢中去矣。

火車抵倫敦時。方九點五十二分鐘。途中少停二次。一於賴明斯德。停三分鐘。一於海日爾福。因收車票。故稍止。迨至倫敦。卽有一柩車至車站露臺之前。火車已停。而車後止動機貨車之門。乃未啓。人皆以爲。

筊機人是時必方檢點送貨單故遲遲不出良又復杳然二挑夫頗不耐乃啓關而入顧不見筊機人踪影驚異殊甚然亦不之顧逕攜楷而出楷蓋忽墜地作巨聲一人驚呼曰噫天乎火伴汝曷觀之是非哈萊約翰生乎胡爲乎至此蓋楷中人匪他乃筊機人也身上穿一汗衫一圓刃劍刺於胸中胸際置有一紙之書視之西班牙文也書曰DC之仇已報矣

車站中人聞此奇聞皆出視顧百方檢查卒不得其要領徒滋狐疑且貨車中一切仍如恒狀並無蛛絲馬跡之可尋詢之驅樞車者則謂一切皆不知卽此楷當運往何所現亦未悉渠之來是實奉主人之命謂有二客俟於火車站此楷當運往何處須問之二人也而此樞車之主人則曰余亦茫然不知也頃有二客匆匆至余處謂渠輩昨由戚鄙處得一函言是夜有一楷抵倫敦渠輩自謂亦將往車站照料一切更囑余遣人驅樞車來也余所知者盡於是矣

此可憐之筊機人哈萊約翰生於三刻鐘前火車至海日爾福時車站之收票人猶見之渠雖未與他人交談然確見渠揮其綠色之旗以促車之進行旋乃躍入貨車中一如平日也驗屍之醫生謂此不幸之人必於火車抵倫敦之半句鐘前遇害視其情狀似先入楷中然後被刺更察其楷則見蓋上有小孔二且蓋亦並未釘實也

泡桑墩之偵探亦竭其心力欲破此奇案然亦不過浪擲數日之光陰茲事終如石沈大海卒無半點端

倪送。樞之二人亦如冥鴻不復見其踪跡。詢之當日驅樞車者。則但謂當日爲人召至。一冷落之街中。旋有二人自一小屋中攜樞出。囑余載至車站。二人亦偕往他匪所知。此小屋後爲警察所發見。而其中乃空空如也。

據火車公司中人言。謂彼不幸之筭機。人生性至仁。慈常以笑。歷向人。且又靜默。生平但有知友。並無仇人。倫敦偵探心力交瘁。從事於此。而茲案乃黑暗如漆。都無一絲光線。問之泡桑墩車站之站長。則謂當日運樞之二人。語言中似帶外國音也。他亦無可考查。案旣不得破。轉瞬已過旬日。人亦徐徐淡忘。但知爲英國火車中一疑案而已。

不數月前。余以事往佛倫休。後於知友家邂逅一人。名披特魯加西亞者。亦一振奇人。也是人嘗居美國。英國及南亞美利加等處。渠於南美洲某國大革命時。亦嘗橫戈躍馬。廁身其間也。一日之晚。余於知友家晚餐後。無所事事。卽相與縱談革命事。旋乃論及素負盛名之耳白麥西達。智利之第一大總統。而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智利內戰之主動者也。加西亞謂余曰。君其謂耳白麥西達。乃冷血之人乎。君或作如是想。然余頗悉其身世。至不以君言爲然。蓋余極欽佩是人也。余曰。君言若是。余亦不必與君深辯。今且勿論其他。而渠以一般貴族少年。目之爲叛逆。悉置之死地。是母乃太無心肝乎。余友亦歎曰。君言非虛。余乃憶一事矣。曩年有一十七歲之少年。乃亦斷送其好韶華於耳白麥西達之鎗下。至論其叛逆之心。

恐不若余之甚也。是誠殘暴不仁極矣。加西亞曰：當時之大勢，恐君等未知其詳也。余初非袒護白耳麥西達，但竊以爲君等信口雌黃，評論失當矣。余曰：是或未可知。余儕未免有誤。余友曰：噫，是人終局若何。余忘之矣。余曰：英雄末路，至可悲也。渠於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法爾拍來沙（智利京城）一敗之後，渠之希望頓失，旋乃匿跡於其友人家，然欲逸出，殊非易事。與其墜入敵人手，中無甯以一鎗自了。卒自殺，其遺骸嘗供衆覽焉。余友點首曰：然。余今憶之矣。然此後尙有奇聞乎。加西亞曰：余以爲渠實未死。云係自殺者，不過藉掩國民之耳目。後實遁出智利，往蘇格蘭，今尙健在也。余乃謂加西亞曰：君謂詳知其身世，但對於渠之意見，若何能爲余告乎。加西亞聞言，聳其肩，掉頭微笑，作荷荷聲而已。

翌日天酷熱，終日如處洪爐中，跼蹐不安，漫漫長日，無以消遣，悵何如之。餐罷無事，乃入睡。鄉中覓清涼世界，得少佳趣。醒後擬往海濱一遊，消受習習之海風，一洗我悶。海去佛倫休稍遠，或附火車，或乘一種奇特之小車，皆可達。然火車較速，余遂附之往焉。途遇加西亞，渠亦與余同情，欲往海濱乘涼。我二人尋乃對坐於傍海一涼亭中，飲冰水，佳釀，吸西班牙粗烈之紙烟，笑語聲喧，爲狀至樂。一日之沈鬱蕩滌，淨盡而海中風景尤佳。半天一抹淡烟，沈沈睡去。夕照烘波，心作淡紅色烟波，深處白鷗點點，飛翔水上。狀至盤散，余儕披襟當風，樂而忘返。而白浪排闥，潮聲到耳，似隔軟紅十丈矣。旋論及昨夜談白耳麥西達事，加西亞續曰：後白耳麥西達得安然去國，願其出走事實與一火車之疑案有涉。茲事於當日嘗藉藉。

人齒頰間也。余詢之曰：稿乎在何所耶？加西亞曰：事在英倫。君尙憶當日彼筭機人刃刺於胸，偃臥於貨車內之樞中事乎？余曰：茲事焉得遽忘！然與白耳麥西達何涉也？加西亞曰：諾。然余於述此事之先，央君當依余一事。余知君頗好聽火車上之奇聞異事，余初不禁君以茲事爲小說之資料，然乞君於握管之時盡諱案內一切人名，勿筆之於書，卽余之名亦在當諱之列。君其能許我乎？余漫應之曰：謹聞命矣。必不河漢君言。加西亞又燃一紙烟，卽言曰：余若何識白耳麥西達及若何參與智利革命事，可勿絮絮。余當時亦數數遇險，而白耳麥西達亦以余爲肝膽之交，渠一切秘密事時舉以相告，渠於失敗之後一蹶遂不復振，誠如君昨晚所言匿跡於法爾拍萊沙友人家。當時一般蚩蚩之氓咸以爲渠已以鎗自殺。實則至今尙在人世也。余曰：然則當日之屍骸豈膺鼎乎？加西亞點首曰：然是膺鼎也。當時有一人名達哥斯泰者，與白耳麥西達之貌極相似，殆似孿生。如述彼之歷史，亦非一時所能盡。此不幸之達哥斯泰乃爲人誘入白耳麥西達所匿之屋中，白爾麥西達及其友於背後扼其臂，使勿動，卽以鎗向其胸而放，故其狀如自殺也。達哥斯泰既死，卽以其屍示於衆，使人不疑，而白耳麥西達則夤夜附一商船往泡桑墩去矣。此巧計旣告厥功，然達哥斯泰之兄及前此爲白耳麥西達所殺之人之親屬，風聞白耳麥西達之遁也，卽欲於途中襲殺之。余與白耳麥西達之友則羣思助之出險，勿及於難。達哥斯泰之兄老屈古等及余與我友皆於白耳麥西達未來之前先後抵泡桑墩，迨白耳麥西達至後，余卽囑其權時匿跡。

勿輕出爲敵所得。蓋是時老屈古等方嚴守於各孔道。磨厲以須。厥狀乃大類蜘蛛佈網以待蟲豸之至。出必無幸。然欲逸出敵人目光之外而安抵倫敦。匪易易也。余儕後乃思得一策。以白耳麥西達藏槽中。由火車運往。至如何得槽。及如何秘密運入空屋之中。此茈茈事。可不必殫述。一日薄暮。卽以屍載至泡桑墩車站。時火車將行。急裝入車。後止動機。貨車中至抵倫敦後。一切亦已佈置妥矣。余儕旣蒞事。方額手慶茲事之成功。忽見老屈古等亦蹀躞於露台之上。然則余儕一切舉動。渠輩必已備見之矣。未幾卽見老屈古及其友俱躍入近貨車之一空室之中。余儕見之。彌增恐懼。余乃突入貨車。以口近槽蓋小孔。低聲謂白耳麥西達曰。君其慎之。老屈古達哥斯泰亦在火車之中。言畢卽出火車。亦行。余與吾友乃忽忽而去。於是夜過離泡桑墩翌日之晨。卽聞筊機人怪死事。余儕亦至詫異。迨數日後始聞其事。於白耳麥西達而其遁逸之方。尤匪夷所思也。

余曰。筊機人被殺。白耳麥西達之罪不幾。又加重乎。加西亞曰。否。君誤矣。君其少安。毋躁聽。余述畢。當卽知之。火車旣行。白耳麥西達念及老屈古心中彌覺不適。夫西班牙人報仇最酷。脫墜入渠。輩手中。則粉身碎骨。未可必也。白耳麥西達思潮起落。憂心如擣。乃思出見筊機人。賂以金錢。與之說項。求其相助。出此火車。則老屈古等之劍鋒。雖厲。又焉能及余之身。此難關一過。則萬事皆可無碍。從此鴻飛冥冥。樂我自由之天。老屈古等其如我何。白耳麥西達一念及此。遂掀蓋而出。槽蓋固未釘實。僅有小釘一二枚。而



已時筊機人方背立檢送貨單聞聲即回顧見死人復活驚懼交并突馳至白耳麥西達前扼其喉白耳麥西達固不欲傷是人然不得不盡力自衛此貨車中三尺之地遂為二人鏖戰之場少頃筊機人蹶額觸止動機之鐵輪

立暈知覺頓失白耳麥西達知火車抵賴明斯德必少止乃思兔脫之策剎那間計上心來即以己之裏衣及冠與筊機人相易以外衣擲之車隅急穿筊機人制服



并以帶束腰際此智利之大總統遂一變而為筊機人矣裝束既竟乃抱筊機人之身置之槽中以一紙覆其面上上其蓋自忖夜中黝黑人必不能細辨且二人髮色相似且皆新薙

必可無虞旋見地上有官信數封知抵賴明斯德須交之車站者少頃賴明斯德至矣此偽筊機人即手燈躍出以信擲車站露台上如筊機人恒態自司戶人處又得數函藏衣囊中乃於車下揮其綠旗促車

之。行。復。躍。上。貨。車。視。筊。機。人。猶。未。蘇。渠。之。意。則。欲。於。海。日。爾。福。車。站。收。票。時。易。回。其。衣。悄。然。遁。去。抵。海。日。  
 爾。福。乃。復。躍。出。方。下。車。時。偷。視。隔。室。則。見。老。屈。古。及。其。友。皆。在。一。收。票。人。入。白。耳。麥。西。達。在。旁。恐。爲。人。察。  
 出。不。敢。多。語。收。票。後。但。言。無。誤。二。字。而。已。迨。回。至。貨。車。時。則。老。屈。古。等。已。不。見。而。貨。車。之。門。初。洞。啓。者。斯。  
 時。已。閉。白。耳。麥。西。達。乃。躍。上。腳。踏。板。啓。門。而。入。則。見。老。屈。古。等。俱。在。渠。見。狀。似。受。重。擊。心。亂。躍。幾。欲。躍。出。  
 口。外。忽。聞。老。屈。古。作。西。班。牙。語。曰。是。誠。渠。也。嘻。末。日。至。矣。此。殺。人。之。惡。賊。白。耳。麥。西。達。蟄。伏。室。隅。見。老。屈。  
 古。啓。檣。蓋。上。覆。面。之。紙。以。一。圓。刃。劍。直。刺。筊。機。人。之。胸。又。謂。其。友。曰。速。速。余。儕。其。速。行。遲。恐。敗。矣。語。已。二。  
 人。卽。啓。右。首。之。門。跳。躍。而。去。白。耳。麥。西。達。見。筊。機。人。被。刺。心。至。不。甯。察。視。其。胸。已。無。生。理。乃。長。歎。去。身。上。  
 筊。機。人。之。制。服。復。着。其。外。衣。啓。車。門。沿。腳。踏。板。而。入。隔。室。雜。旅。客。中。吸。淡。巴。菰。狀。至。安。適。迨。火。車。抵。倫。敦。  
 卽。徐。徐。下。車。見。柩。車。俟。露。台。前。不。覺。爲。之。粲。然。尋。於。露。台。上。見。其。二。友。二。友。見。白。耳。麥。西。達。殊。爲。驚。詫。顧。  
 亦。不。敢。遽。詢。卽。匆。匆。同。坐。一。單。馬。車。遁。去。迨。事。發。覺。白。耳。麥。西。達。已。如。冥。鴻。矣。加。西。亞。言。至。此。又。曰。余。所。  
 欲。語。君。者。已。盡。於。是。矣。今。白。耳。麥。西。達。方。於。蘇。格。蘭。水。溫。土。軟。之。鄉。度。其。快。樂。之。光。陰。也。余。詢。曰。然。則。老。  
 屈。古。達。哥。斯。泰。如。何。加。西。亞。聳。肩。曰。噫。老。屈。古。達。哥。斯。泰。歟。白。耳。麥。西。達。見。其。送。往。斷。頭。臺。去。矣。渠。每。述。  
 茲。事。時。時。微。喟。不。已。默。禱。地。下。二。達。哥。斯。泰。靈。魂。安。也。



( 人 婦 長 之 界 世 )



短篇名譯

## 棺材匠

(蒲軒根原著)

毋我

### 第一章

棺材匠姓百勞考老夫。名阿特林。把棺材車當作運貨車。正在搬運家私。搬了四次纔把家具運完。車上駕二匹拐脚黑馬。自巴斯馬拿搬去尼吉斯儿新宅居住。

關了舊店。在門外釘了木牌。上寫此屋出租出讓。了理停當。邁步向新宅而去。

這所黃屋。他心裏羨慕了許久。纔出大價購了來。誰知走近一看。很覺奇怪。愈看愈覺那房子不似舊時可愛了。

一進門。只見屋裏十分污穢。遠不如舊宅收拾得整齊清淨。不覺動了怒。罵他女兒貪懶。立刻動手。自己去打掃房屋。做些勤儉榜樣。好教女兒羞耻。

不。一。刻。把。屋。子。整。理。清。潔。原。供。聖。像。的。那。個。玻。璃。廚。橫。板。棹。子。長。榻。木。床。都。搬。在。裏。房。又。在。廚。房。和。走。廊。裏。陳。設。他。工。業。出。產。品。就。是。各。色。大。小。棺。材。孝。衣。孝。帽。吊。板。上。放。着。俄。國。水。獺。皮。又。去。外。邊。掛。了。招。牌。那。

牌上畫一個愛神倒拖了火把傍邊幾行大字寫的是。

本號承辦棺材。白批黑漆。有花無花。各色俱全。一概出售。出貨修理。舊材與新無異。

布置既畢。阿特林二個女兒各自回房。他自己上下前後。炤看了一遍。點上茶爐。坐在窗前休息。

原來造棺掘墓這二種人物。彼此却有密切關係。若將此種人心理和他們執業對照起來。本來可笑。不

怪莎士比亞和史考德二位先生。時常扮演造棺掘墓的人。好引人發笑。

我既不能勸他們不做這行生意。沒奈何。且把本書主人翁老棺材匠談論一番。

論到此人情性。比起他執業來。分外的可笑。他是一位陰逼逼的苦惱人。除了女兒貪懶。罵幾句。或有壞

運道。也有交了好運。偏要請教他的主兒。川到他貨時。和人家爭論價值。此外永不肯輕易開口。

阿特林坐在窗口。一連喝了七碗茶。心裏正在想心事。因為上禮拜老副將死了。出殯。賃他許多孝貨。偏

巧回喪時。遇了大雨。將所有行頭淋個透濕。孝衣也壞了。孝帽也扁得不成了樣。老朋友遭了這傷大雨。

損失實在不小。況且那行頭多半太舊。也該換一堂新貨了。

心想鞋店女主人土魯金拿。是個有名富戶。聽說去年病重。將近死了。希望他死後。出大殯。好多弄幾文。

置辦這一堂新貨。怎歷土魯金拿。偏偏不死。他若一死。他姪兒。原住在舊宅。緊鄰有了喪事。除了我還有

誰辦。可惜如今搬了家。即便有事。就怕論不到我。

阿特林原不是寬心人。遇到這個難題。弄得呆呆地一聲不發。很是難過。

正弄得滿身心事。忽聽門外有人扣了三記門。想是執人。問道。那個扣門。不等回話。開了門。走進一位客人。阿特林一看。知道是個德國工匠。那工匠進得門來。滿面笑容。打着俄國話說道。我的好鄰舍。不要見怪。夜深造府。千萬恕罪。我恨不得馬上結交你這位朋友。不嫌唐突。

阿特林見了本不大高興。那客人又道。鞋子匠是我本行小名。就叫高得利。靴斯住在尊寓對門。明日是我結婚二十五年。天祝典特來請你老人家。帶着姑娘同來舍間吃酒。

阿特林一口應承。那個臉也不似絡着嘴。想心事。那時長了。請鞋匠坐下用茶。

鞋匠就此坐下。他原是和氣人。談鋒又很好。不到幾分鐘。二鄰舍愈談愈近。倒像幾十年老友一樣。

阿特林道。鞋子生意如何。

靴斯道。啊！還好。還好。你我利害。雖則不同。倒還將就。但是活人沒有鞋穿。還可過去。死人沒有棺材。却是萬萬過不去的。

阿特林道。這話不錯。然而活人買不起鞋。最凶不過。赤足與你。不至於虧本。死的若是个窮人。還須施捨他棺材。豈不要賠出錢來嗎。

靴斯顛頭稱是。

這夕話多少談了約有一點鐘。因爲沒趣。寫來教看官生厭。不寫也罷。後來靴新起身。向棺材匠告別。臨行再三叮囑。切勿忘記他。明天請客。

明日鐘點一到午刻。阿特林和他二位姑娘早早預備。我也不須再說。阿特林和他閨女怎生打扮。免却做書俗套。那姑娘們無非黃帽紅靴。星期僧服。

老頭兒帶着二個女兒。來到鞋匠家裡。但見小屋裏擠滿了客。多半是德國工匠和他們老婆徒弟。論到官場。只有一位布特去尼克。這布特去尼克乃是俄國下等巡捕官職。他衙門只有匣子也似一間木屋。比巴黎馬車大不了許多。設在街前路角。專管醉漢或夜間露宿之人。捕來鎖他一夜。明日送官。罰在被捕之處打掃街道二三天。以示薄懲。這位官兒姓耀。單名一個谷字。因爲官職太小。很巴結地方上鄉紳店戶。他歷任巡捕官二十餘年。聲名甚好。可巧一千八百十二年遇上大火。將耀官兒那所黃木衙門燒得半片不剩。後來法兵退了莫斯科政府。又替他造下一間白柱灰板小衙門。那耀谷身穿地毯似的盾甲。手持火裏搶出的這柄舊戟。在衙門前度來度去。像仍在舊衙門一樣。

耀谷在尼吉斯几門附近相識德國朋友極多。大半都是星期夜醉了酒。在他衙內當過差的老朋友。阿特林見了耀谷。想道。半夜裏怕要用着他。不如和他親近些。故此坐席時。阿特林特意湊上去。緊靠耀谷貼隔肩坐下。靴斯先生靴斯娘娘和他們十七歲的一位洛神姑娘。忙忙地幫着廚師上菜席上。砰砰

拍拍開的。都是些啤酒。

耀谷一人倒有四五人的食量。阿特林雖是照常默靜。他那酒量菜量。却也不讓耀谷。還有他二位姑娘。也要爭先大嚼。一見碟子。或是酒瓶。上來立起來。馬上歡迎。

忽然主人教大家不要聲響。原來拍地一響。開出一瓶香濱酒來。大家自然歡喜。看官且莫笑我德國匠人糜費。其實這瓶香濱。並不是什麼買茵阿沙滿河的好酒。不過董河出的次貨罷了。

鞋子匠殷殷勤勤舉起杯來。替老婆李莎娘娘飲福。大眾都要乾杯。吃得極其熱鬧。

鞋子匠心裏一痛快。立刻開出第二瓶香濱。重替各人斟滿。舉杯道。替諸位佳賓乾杯增福。

大眾謝了主人。都把酒來喝盡。

自此逐個照杯飲福。祝福個人。直祝到莫斯科。一大堆莊子。祝到德國小村莊。甚至由村鎮。祝起。祝到一個個極小街坊。最後又祝到各界工匠。

阿特林不住的喝。話也多了。忽變做極可笑。一名丑角。連他女兒也認不出。是他們父親了。

忽然有個肥胖麵包匠。立起來舉杯。請同業中乾杯。大眾各賀一杯。甚是快意。於是你對我乾。我對他乾。裁縫拜鞋匠。鞋匠拜裁縫。麵包匠拜裁縫。又拜鞋匠。大家都拜麵包匠。鬧一個不亦樂乎。

阿特林雖則嘻着嘴笑。只自獨酌。並不替人乾杯祝福。他鄰座耀谷道。我那親愛鄰居阿特林。爲什麼你。



獨不替人家乾杯。我們都替我們主顧乾杯。你何不也替你主顧乾個杯呢。

阿特林一想不錯。抖抖舉着杯子立起來。嘻嘻着鬼臉。介嘴啞着噪子。說道：「耀谷鄰舍。你這話不錯。我也

替我主顧死屍們乾

杯。祝他老。大好運！

如此一說。大家都不

好開口。也不來采他。

把老棺材匠弄得很

是沒趣。只好靜悄悄

地坐下去。這席酒多

虧阿特林一。又再要

開懷暢飲。還怕棹上

朋友不要全滾到棹

人。扶到他匣子似的衙門。請他們再去廣廣眼界。大家都嘖嘖介說道：「冤孽冤孽。討債討債。」

什麼叫討債。分明是還債。口裏雖這樣說。其實都迷着眼。只是笑。



底下去嗎。

## 第二章

散席的時候。多半喝得大醉。天也暗了。那個沒有有些酒意。

肥胖麵包匠和他鄰座訂書匠。臉上像摩洛哥日記簿一樣紅。便是酒棧房耀谷。喝得動也動不得了。教

棺材匠回到家裏。既醉了酒。彷彿變成了野人。這是阿特林老毛病。要論別人。明知是一時酒話。不須介意。獨有阿特林心裏大大不平。心想大家都肯乾杯。輪我到。爲什麼偏偏不采。明是瞧不起老子。說道。什麼講那些鳥人。怎地不公道。難道我身份比你們低了。不成。不替我死屍乾杯。照我看來。死人強似活人。第一樣。他們有福分。一死了什麼罪。過滿完死人。永不會擾害活人。活人却會擾害死人。連坟墓都不能安逸。啣活人快死死屍萬歲。

嘮叨着。自己摸到房裏。女僕替他脫衣。他也不知不覺。仍舊接下去說道。本來呢。倒要請他們吃夜飯。那件事如今不用商議了。由他們自己去親近。我自親近我的主顧。更好。我請的都是我的主顧。與他們不相干。那死屍都是我主顧。倒要和他們碰杯。暢飲。他們再不理我。放過他們的不算人。

說罷。一陣子狂笑。又道。那是定了。准定。請我死屍吃中飯。

女僕道。什麼呀。先生。你說些什麼。

阿特林道。不打緊。夜飯更方便。只要他們願意。

女僕道。先生。不拍嚇死人嗎。請你死屍吃夜飯。算算罷。

阿特林道。那個自然。半夜裏是他們世界。晚上方便些。准定。明天請他們吃夜飯。我候着時了。女僕道。呀。不要再說了。先生。明天半夜請你死屍。難道喝了酒。就有這樣鬼心思。

阿特林道。准定半夜我再說幾遍。明天。明天。

當下那衣服將近脫完，僕人將他推在床上，劃了十字，也就走了。房門剛閉，早聽主人鼻息呼呼地大響。阿特林起來極早。

鞋店女主人土魯金拿已於昨晚病故，他家親人教鞋子店大寫特來送信，說是那喪事早許過阿特林加的，叫他就去安排。

阿特林很是歡喜，賞了大寫六考幣報信錢，馬上穿好衣服，僱了馬車向巴古萊喪家趕去。一進門，但見棹上躺一具臘黃的死屍。

房裏擠滿了親戚朋友，僕婦鄉鄰。

開着窗，燃着臘和尚正在念經超度亡靈。阿特林走近土魯金拿姪子身邊，這是土魯金拿家最近的親人，就是本店小主人，穿一套時新服飾。對阿特林說道：先伯母的靈柩須要最上等材料，還有一切儀仗都要新的，你馬上趕辦去罷。土魯金拿的嗣子，便是承受大家產的主人，不知怎地很信重阿特林，說他心地忠厚，把這次大喪事委他一人獨辦，金錢斷不來計較。

阿特林謝謝主人，說道：承蒙照顧，決不欺瞞，定照朋友相看不賺絲毫利益，說着話對大寫擠眉弄眼，做暗號分明說：主人前包瞞些，你放心，大寫顛頭會意，便同去料理喪事。

阿。特。林。素。來。誠。實。不。到。天。黑。果。然。把。所。有。執。事。色。色。辦。齊。

到。了。十。一。點。鐘。纔。把。土。魯。金。拿。葬。事。理。畢。阿。特。林。滿。心。歡。喜。向。新。宅。走。來。雖。是。路。長。天。黑。幸。虧。沒。走。了。冤。屈。路。

離。着。家。裏。二。十。來。碼。忽。在。初。出。月。光。下。見。有。人。影。正。在。前。邊。從。靠。街。那。扇。門。裏。進。出。

阿。特。林。想。道。什。麼。鳥。如。此。夜。深。還。有。誰。到。我。家。裏。不。是。賊。大。概。許。是。我。兩。個。女。兒。的。情。人。

離。開。前。門。十。五。步。立。定。脚。看。時。又。見。第。二。個。人。影。也。要。進。門。

阿。特。林。趕。上。去。想。問。問。新。來。的。人。誰。知。那。人。也。立。定。了。就。在。門。外。等。候。見。阿。特。林。趕。來。便。恭。恭。敬。敬。脫。帽。行。禮。那。帽。子。上。彷彿。有。二。個。尖。角。阿。特。林。想。不。起。那。人。名。字。却。是。面。貌。很。熟。

故。此。客。氣。的。說。道。先。生。若。要。看。我。請。裏。面。來。談。話。比。街。上。方。便。那。人。空。洞。洞。的。聲。音。答。道。我。的。老。先。生。萬。勿。客。氣。先。請。先。請。阿。特。林。道。如。此。我。來。引。路。

手。拿。帽。子。領。帶。客。人。進。了。門。

誰。知。那。靠。街。的。門。却。也。作。怪。早。已。開。着。了。

再。和。客。人。上。了。樓。梯。

推。門。一。看。阿。特。林。不。覺。目。瞪。口。呆。立。在。門。口。只。不。動。

原來房裏滿間屋全是死屍。

月光下照見他們半開的口眼黃腫的面皮老尖的鼻子阿特林認識都是自己已經手入過殮的死屍嚇得渾身發抖。

後來的客面貌雖熟一時想不起他名性呀是了是了便是前次出殯大雨淋壞他許多孝貨的老副將衆死屍一見棺材匠來到都上來鞠躬稱謝只有一位女容恭恭敬敬立在壁角裏不動那是阿特林施捨他棺材的窮婦人。

其餘的屍首穿的不是外國紗便是外國緞那衣履極其華麗女屍都穿着葬時禮服男屍或着軍服或穿文官制服商鬼們穿的都是星期華服。

末後那老副將代表全體言道阿特林承你招飲我們如數領情獨有皮肉已爛諸君不便到府然而有了這位代表也和全到一樣了。

說罷衆死屍排成了一個圈子果見一位屍骨片肉不留身上飄飄介掛幾條破布宛像田裏嚇鳥的紙人脚骨統在皮靴裏搖搖擺擺走上來嘻着嘴說你認識我嗎。

棺材匠一聲不發也許不識這位朋友也許是嚇捲了舌頭。

屍骨道呀我的親愛阿特林你怎麼忘記了我。

棺材匠沒奈何問道。什麼誰誰呀。

屍骨道。我是守衛老兵庫味爾金。一千七百九十九年。買你第一口棺材的。就是。我。我出價不輕。沒教你虧本。快來拉拉手罷。

那屍骨說着。果然伸出枯骨的手。向棺材匠走來。

棺材匠嚇得向後倒退。可恨後邊又是牆。那屍骨只顧走來。棺材匠早已靠在牆上。再也退不開了。屍骨道。哈哈。這可拿住了。

阿特林見那骨手正要撲他。發了急。很命的一推。只聽刮喇喇一聲響亮。幾千塊屍骨散滿了一地。

衆死屍見了大怒。一聲怪叫。聚隴來把阿特林團團圍住。問他請人吃飯人家撇了公事。持意賞光。可是受你老拳。教你打爛的。請問世上請客可有這宗規矩。

忽然陰風悽響。死屍們眼裏發出碧綠的火光。變成千百種驚人鬼相。把老棺材匠嚇得扑地一交。倒在屍骨之上。不知人事。

直到明朝九點鐘方纔甦醒。

睜眼一看。但見自己躺在床上。他那女僕正在房裏摺疊衣裳。先在床上一看。除了女僕。沒有別人。想起土魯金拿老副將和守衛兵的事來。愈想愈可怕。那牙齒不住的捉對兒厮打。

口裏要說。終也說不出話來。

那女僕偏巧回頭見主人。瞪着眼。只是不動。

女僕道。謝天謝地。我怕你今朝再也睡不醒了。如今九點鐘了。知道嗎。說着。拿着衣服走到主人床前。見他瞪着眼。終不開口。便說道。那裁縫埃以文來過了。還有巡捕老爺耀谷。着人來說。是今天總巡官請客。教你不要忘記。我見你這樣好睡。不來驚動。阿特林發個很問道。喪事家的錢送來了不曾。

女僕道。那個喪事家。阿特林道。便是鞋店主人。土魯金拿家。女僕道。什麼。那女主人有心思肯死嗎。阿特林道。你休要胡纏了。你昨日明明幫我替他了理喪事。難道忘記了不成。女僕道。那有這件事。阿特林你不要發了癲。昨天並沒有喪事。你閒了一天。不要就把你空閒當了喪事。阿特林道。到底我昨天去了。在那里。女僕道。你在鄰舍鞋匠家直吃了。一天酒。回來時。脚也立不住。一演烟滾到床上。睡到了。此刻那里做什麼事來。

阿特林揉揉眼睛。坐起來。叫道。當真嗎。女僕道。和如今鐘打九記。一樣的。真。阿特林聽那鐘正敲九下。跳下床來。授過衣服。說道。如此說來。叫我女兒快弄茶來。

那女僕去後。棺材匠。緻細一想。原是一場空夢。揩乾了額上冷汗。嘆道。此番是我末次請客。爲什麼也和前幾次一樣的呢。

(完)

## 短篇名譯



## 福爾摩斯奇案 鬼脚草

高龍陶爾著

心一譯

華生曰。吾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每破奇案。輒不自矜其能。余雖爲掌記載而成文。之後。福爾摩斯欲自隱其功。恒不允刻以問世。蓋福之爲人。峭冷時人。毀譽殊非所計。故破案之後。甯以偵索之功。歸諸警吏。及世人稱誦警吏之能。則又竊笑之。以爲樂。以是吾書篋之中。雖有案稿無數。而未得吾友允許。終不敢遽行付梓也。余昨忽奉吾友來電。謂鬼脚草一案。可登諸史。屈倫叢報。吾友自退隱以來。久不與余通音訊。今忽發此一電。頗令余驚異。不置。然余殊不願發電詰其原因。急檢稿付郵。并誌數語於此。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春。福爾摩斯以治事過勤。力漸不支。時哈雷街有摩挨阿加醫士者。適與訂交。堅勸赴鄉間休養。福爾摩斯初不之顧。醫士言此時設不憩息。勢必至心力交瘁。而永不能操偵探之業。福聞之。始懼。遂偕余詣康尼喜半島之盡處。賃一屋而居。其中屋去濮爾呼海灣絕近。臨窗遠眺。當其前者。爲忙次海灣。灣中狂濤時作。變化無窮。風自北來。則沙鷗翔集。波瀾不驚。航海者必以爲絕妙港口。揚帆。



直入及風忽來自西南洪濤遽作上翳天日於是檣傾楫摧舟覆人溺舟子之喪其生於灣中者不知凡幾以是帆船漁舟莫不引以爲戒而吾友福爾摩斯則覩此變幻不測之奇景而樂之屋之後爲平原徧地短草絕無修樹而蒿艾叢中頗多殘碑斷碣福爾摩斯忽興考古之想時時挾一手杖啣一煙管而踽踽獨行於其間余見吾友能自忘其業方爲竊喜而不知事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奇幻之案忽發現於此枯寂之境其情事之離奇尤有甚於倫敦諸案於是吾友大喜余則竊爲之憂先是屋之左近有小村落名屈雷鄧業華拉斯者居民約二百人村中有古教堂教士耶特海君考古家也福既至是便與交好教士爲中年人體豐肥和藹可親熟於本地掌故曾邀余儕詣其家啜茗余儕因得識莫鐵滿屈近尼斯君其人儻居教士家教士以貧而未婚且屋頗宏敞故假以一室其人與教士殊不相類背微僂肌膚瘦損面色蒼黑當余儕赴教士家啜茗之日教士談笑甚歡其客則舉止生硬殊不多言且其狀頗憤鬱抑若有無數情事足以動其愁思而其憂惶之色遂流露於不覺一日爲三月十六日之清晨余儕晨餐方竟將出小步教士與其客忽相率而來教士狀至震懾謂吾友曰福爾摩斯先生昨夕有一最奇最慘之事爲吾人所未之前聞先生今適爲余儕所需之人先生今在此間余以爲上帝命先生來也余聞語愕然吾友默然示意教士及其客令坐莫鐵滿屈近尼斯君較之教士神色稍鎮定惟其兩手殊不甯靜目光亦異於恒時渠顧教士曰余述其事乎抑先生述之福爾摩斯曰君既爲發現此事之人而牧師則得

之於君口然則君言之為佳余見教士之客衣服齊楚而教士則似急於衣衣以是衣履頗不整但二人聞吾友語則莫不為之驚愕教士曰君不如任余先述此事緣起然後詢屈近尼斯君以其詳屈近尼斯君有兩弟一妹一

弟名華溫一弟名佐治其妹名勃倫達其弟妹之家在石十字架左近名屈雷鄧業華沙吾友昨夕在其家與弟妹以紙牌為戲十時許吾友告別而歸臨行時猶見



方桌而坐紙牌散置其上四燭已盡燭淚盈盤其妹僵坐椅中身已冰冷其兩弟則狂笑不止時或歡呼時或高歌蓋皆已病癩矣三人之顏色均以驚極是以猙獰可怖屋中似并無生人僅一老嫗巴脫夫人

弟妹無恙今晨吾友起殊早晨餐前出門小步途中遇列嘉資醫士之馬車醫士言有人招渠往屈雷鄧業華沙診視急病吾友深為驚訝遂偕醫士往及至其地則其兩弟一妹尚圍

夙爲司烹調者。嫗言夕間睡熟。殊未聞有聲息。室中事物無所遺失。亦未似經人移動。而其妹之所以驚極而斃。與其兩弟之所以魂魄盡失。卒至病狂致之者。殊不知爲何物。此則大難索解者也。福爾摩斯先生。余言盡於是矣。先生能破此案。則先生功實不淺。余初猶欲阻福爾摩斯使勿從事偵索。而以其病體爲念。至是余斜睨之。余知余縱進言亦必無效。蓋吾友已蹙額而沉思。默然良久。始曰。余將試一爲之。此案頗奇特。其中大有興味。郎特海君曾親往其家。乎教士曰。福爾摩斯先生。余尙未往。屈近尼斯君頃歸告余。余卽偕渠來。此與先生磋商。福曰。其地距此幾許。教士曰。約一英里。福曰。然則余儕可徒步而往。但首途之前。余尙有數語欲以詢屈近尼斯君。當教士緬述案情之際。屈近尼斯默然不作一聲。其神色雖較教士似稍鎮定。然潛窺其狀。則渠實強自抑制。蓋其驚怖之色。卒流露於不覺。其面色則灰白。其兩目則凝視。福爾摩斯其兩手則堅握成拳。而教士發言之際。其失色之昏。時時微顫。兩眸亦有懼色。及聞吾友語急曰。福爾摩斯先生。先生一一詢余可也。福曰。其以昨晚之情事語余。屈近尼斯曰。昨晚晚餐後。吾弟佐治欲以紙牌爲戲。余允之。余儕就座時。適爲九句鐘。及九句三刻。余乃告別而出。余出時。弟妹均無恙也。福曰。誰引君出。屈曰。巴脫夫人已睡。故余自行出門。旣出。余卽爲閉其扉。弟妹所居室中。玻璃窗已閉。惟百葉窗則未闔。今晨窗戶均未動。且亦不似有人曾入室。但吾兩弟已病癩。吾妹則怖極而死。垂其首。幾及於肩。此時室中情狀已深刻於吾腦筋之中。余將永不之忘。福曰。據君所述。此事誠可怪。君對

於此事不識有何見解。屈狂呼曰：福爾摩斯先生是必鬼怪所爲，是必鬼怪所爲。余意必有一物突入，是室攝吾弟妹之魂魄而去。是豈人力所能爲耶？福曰：此事苟非人爲，則余亦何能爲力。然余儕當盡力偵索，不得端緒，然後謂爲鬼魔所爲。屈近尼斯君，君既與弟妹分居，則君與弟妹之間甯不稍有參差乎？屈曰：誠然，但其事爲已往且亦久已了結。余儕昆季向在雷特魯斯以採掘錫鑛爲業，旋以余儕所有售諸某公司及瓜分所得，余儕皆差足自給。但余亦應於此時直承當余際瓜分之際，余儕固稍有爭執。然余儕尋卽忘之，和好如初。福曰：君設追憶昨晚情事，其亦憶有何事足以助余偵索乎？君其更一思索。屈曰：福爾摩斯先生，余實不憶有此等事。福曰：然則君猶憶有何事尚未語余者乎？余沉思良久，乃曰：余憶之矣。誠有一事，余尙未語。先生當余儕作紙牌戲時，余適以背向窗，吾弟佐治與余相向面窗而坐。余曾見佐治凝視窗外，遂亦返顧。時玻璃窗已閉而百葉窗則未闔，昏黑中余隱約猶能見草地上之矮樹。余髣髴視矮樹叢中似有一物行動，此物之爲人爲獸，殊不可知。余但覺似有物在耳。余旋詢佐治以所見，佐治亦言似見有物，然亦不辨爲何物。福曰：君等曾出審視乎？屈曰：未也。余儕殊不以爲重要，須臾卽忘之。福曰：然則君行之時殊不料災禍之且至乎？屈曰：余實未作此想。福曰：余殊不解。今晨君聞此消息，何早屈曰：余起頗早，早餐前每出小步。今晨余出門，曾無幾時卽爲醫士之馬車所追及。渠言巴脫夫人遣一童子招渠往，且言事甚急。余聞語遽登其車，及至其地，余見燭及爐火均已滅，兩弟必久坐暗中。又據醫

士言勃倫那僵已甚久。至少有六小時。室中亦未似有爭鬪。吾妹僵坐椅中。垂首幾及其肩。佐治與華溫方縱聲而歌。兩手舞動。類猩猩。噫見之。殊可怖。余不能久視。醫士亦面色灰死。仆入一椅中。幾暈。福遽起取冠。且曰。異哉。異哉。余意余儕當急往。屈雷鄧業華沙。余生平實未值一案。發現之初。其奇有如此案之甚者也。

余儕徒步往屈雷鄧業華沙。將抵其地。忽聞輪聲。轉轉旋見一馬車向余儕馳來。余儕俱讓路。立道傍。車過時。余見其中有兩男子。貌獐惡如鬼怪。日灼灼視余儕。屈近尼斯變色曰。此吾兩弟也。彼等向海爾斯敦去矣。余覩車中人之情狀。驚愕異常。日送車去。余儕俟車影既杳。始返身詣屈雷鄧業華沙。屋頗宏敞。當其前爲巨園。時雖初春。而香花已蓓。雷滿園。屈弟妹驚失魂魄之室。窗適臨園。屈近尼斯之言果確。則使其弟妹震駭之怪物。必曾呈身於窗外。福爾摩斯徐行於花樹叢中。且行且思。因而失神。行次。蹴一巨甌。竟未之覺。甌中爲灌花之水。甌覆水流。園徑盡溼。入屋後。余儕值巴脫夫人。福詢以所知。渠卽一一作答。謂夕間殊未聞聲息。三主人體均強健。渠實不料有此意外之變。今晨入室之後。覩狀卽暈。旣蘇。乃啓窗。使清氣得入。旋卽出門。覓得一童子。命招醫士勃倫達姑娘。今猶在其寢室。僵臥榻上。兩弟兄初不肯入瘋人院之馬車。四男子強扶之入。巴脫夫人又言。渠亦不欲留居於此。家在聖意扶斯。今日且歸。無何。余儕登樓視死者。勃倫達屈近尼斯姑娘幼時容色。必艷絕。今已將中年。然其風韻猶存。氣絕後姿態尙

秀美然驚怖之色。仍滿面。余儕自此室下樓。至三人驚失魂魄之室。余見爐中僅剩灰燼。桌上燭盤凡四。燭盡而淚滿盤。紙牌則散置桌上。桌畔之椅皆已移至壁下。餘物則均未經人移動。福爾摩斯既入室。即奔走於室中。從事審察。旋又移各椅至桌畔而坐。其中既而又驗視室中之人。能望見花園幾許。凡地板。天花板及火爐之屬。福均一一審視。然余終不克見吾友之神色。稍揚。以是知渠尙未得端緒。蓋福每偵案。苟於昏墨之中。忽覩一線光明。則其神色必爲之一揚也。當福驗視火爐之際。嘗發問曰。昨夕何有爐火。此間人豈於春宵猶生爐火耶。莫鐵滿屈近尼斯言。昨夕頗寒。渠來後。故即燃爐火。福審察既竟。屈曰。福爾摩斯先生。君今將何所爲。福微笑撫吾臂曰。華生君。雖屢戒余勿受淡巴菰毒。但余今又需此矣。福顧屈及教士曰。兩君其恕余。余今且歸。余無須更留於此。余歸後將熟思案情。一過設有所得。便當奉告。今則與兩君暫別。余儕既歸。吾友即踞坐安樂椅上。蹙其額而沉思。兩日直視口啣一煙斗。濃煙上騰。籠罩其一身。良久。良久。忽投其煙斗而起。笑謂余曰。華生。余儕不如詣海濱。覓石矢。此案端緒。較諸石矢。更難得也。資料不敷。遽欲運用腦力。是何異無煤而欲驅火車。使前必至粉碎。而後已。華生。余此時所需者。無他。清氣。日光。及耐力三者而已。余儕出至海濱。福曰。華生。余今將與君論此案矣。余雖所知無多。然不妨爲君言之。第一層。余決不承認此案爲鬼怪所致。鬼怪一說。欺人之談耳。此案驚失魂魄及怖極而死。者計有三人。致此者。自必別有一人或多人。今余試發一問。三人受驚時。爲何時。據屈近尼斯所言。則適

在渠告別之後而以情勢度之大約在其告別之後數分鐘內蓋紙牌散置桌上三人仍坐椅中三人於常日此時早已歸寢而三人受驚時均猶未曾起立然則其時必即在屈近尼斯離室之後固猶未十句鐘也第二步余當偵屈近尼斯離室後之行踪此殊不難偵而屈固無可疑也君隨余偵案久自必知吾習用之術君猶憶園甌之覆乎余既故意令覆園徑盡溼園徑以沙爲之屈之足印卽印其上昨晚固曾有雨余既得其足印便不難追蹤其昨晚之足跡而據余所審察則昨夕屈既別其弟妹遽疾行至教士之家此案要人設非屈近尼斯則其外尙有誰何苟爲外人必若何而後能使人驚失魂魄巴脫夫人余儕殊不必計及渠實無此能力然則曾有人潛至窗外使此三人驚失魂魄乎屈固言之渠謂其一弟見園中有物行動於矮樹叢中此語至可怪蓋昨晚有雨且滿天皆雲夜色絕昏墨苟有人欲使此三人受驚則渠須以其面與玻璃相接觸始能爲三人所見窗下爲花畦廣三尺許其泥至鬆而其上并無足跡然則外人何能使此三人驚失魂魄且外人何故欲使此三人受驚華生余謂此案非易破君謂然否余曰誠非易破誠非易破福曰然余儕設更得少許資料則破案或不甚難耳華生君苟於汝記載中求之或不乏難破類此之案然最後卒告成功咦余不云乎資料不足不如弗思余儕當於此時從事於考古福言訖便與余縱談散而鐵人種之古蹟及遺風抑若其腦球之中未嘗爲一絕奇之案所盤踞者余與福縱談久漸亦忘頃間之奇案無何余儕返寓所午餐有客已先在余儕一見遽識之其人爲偉丈夫

目眶深陷。兩眸灼灼。如流星精光四射。令人見而生怖。面色蒼黑。鼻高似鷹嘴。髮蓬蓬然。幾及於余。儕所傲居矮屋之頂。鬚鬣曲近唇處。已作白色。稍遠處。色黃似金。唇際雪茄一枚。濃煙上騰。裊裊空中。其人誰歟。蓋卽名聞歐非兩洲之大探險家。里虹史登旦爾博士也。先是余儕既來康尼喜半島。卽屢值博士於道中。然余儕雖久。已聞其盛名。未與訂交。終不敢遽進。與言。遂相視若路人。且余儕夙知博士居此。素不甚與人往來。渠在此購一矮屋。獨居其中。惡囂而喜寂。其性固然也。渠既見福爾摩斯。卽詢偵索之事。已得端緒。否旋又續曰。此間警吏之見解。莫不大謬。先生更事既多。必有一特異之見解。余之所以奉訪。蓋以屈近尼斯一家爲余戚屬。今忽遭此慘禍。余實深爲哀悼。余作非洲之行。已抵潑列莫司。今晨旣得此惡耗。遂急返至此間。深望案破在卽也。福爾摩斯曰。然則君非洲之行。須延期矣。博士曰。余將乘第二舟往福。曰。行裝已在舟中乎。博士曰。一部份已在舟中。惟大半尙在旅館中。福曰。君在潑列莫司。何以知此間事。博士曰。余曾接一電。是以知之。福曰。發電者誰也。博士不悅曰。君何喜研詰人事。福曰。余業偵探。不得不如是耳。博士乃曰。發電者教士耶。特海也。博士旋又詢福曰。君於此案果已得端緒否。福曰。余於案中情節尙多未明。然據鄙意推測。則破案或不甚難。博士曰。君已有所疑乎。福曰。無之。博士曰。然則余妄耗時光矣。言次遽起而行。閱五分鐘。福亦出。昏暮始歸。有電一封。已先至福啓視。旣竟投諸爐中。顧余曰。華生。此電爲潑列莫司旅館所發。余頃詣教士家。詢得博士昨夕寄寓處。卽發一電問博士行踪。館中人



答言博士昨宵固寄居館中行裝有數事已登舟今晨乃變計不行華生君於斯人有何見解者余曰渠似深注意於此案福曰誠然華生此亦黑暗中的一線光明也且余意此案案情猶有未露者案情全露之後此案不難破也翌日清晨余方立窗畔遠眺斗聞蹄聲得得旋見有馬車疾馳而至車止教士自其中出福爾摩斯時亦已起余儕共至門首迎之教士震懼無人色良久不能作一清晰語余末乃辨其若斷若續之語曰福爾摩斯先生此間多鬼魔可怖哉可怖哉莫鐵滿屈近尼斯已於昨夕死矣福既聞末一語一躍而起曰君車能容三人乎教士曰能福曰華生余儕姑勿晨餐速往速往遲則室中事物且爲他人擾亂言訖余儕便行先是屈在教士家賃兩室一室在樓上屈用作寢室一室在樓下用作客座窗前爲草地當余儕至其地時醫士及警察均猶未至室中空氣殊惡劣僕人初入室時卽已闢窗否則必愈不可堪室中空氣惡劣之原因或以燈尙未滅蓋室中央有圓桌桌上有煤油燈一黑煙自燈罩上騰死者坐桌畔椅中其瘦損蒼黑之面悉爲驚怖之色所佈滿其狀與其妹臨終時狀殊無少異凡見其狀者未有不以爲渠必怖極而死者死者衣履雖整然其衣衣之際必因急於從事微細處遂多草率教士又謂渠昨宵固睡寢室中其殞命必在今晨黎明之時吾友既至其地卽從事於審察狀似一獵狐之獒無何登樓入死者寢室舉目四顧卽洞啓其窗忽有所覩喜極而失聲旋即疾馳下樓偃臥草地上仰視樓頭警衛間又起入死者之室審視桌上之燈良久復自燈罩之蓋刮取灰少許納一信封中藏諸衣囊

事訖。警吏與醫士俱至。余儕與教士出迎之。福顧教士曰。此次偵察。幸非絕無成效。然余勢不能留。此與警吏長談。郎特海君。君其爲余告。警吏此間最足注意之物有二。一爲寢室之窗。一爲客座之燈。警吏如更欲俯詢。則可降臨鄙人寓所。福顧余曰。華生盍去休。余儕既行。警吏亦終未曾至。余儕寓所與吾友共商案情。福在寓所。惟以枯坐吸煙爲事。時又獨出小步。屈近尼斯殞命後一日。福購一燈。與死者室中之燈無少異。盛火油而燃之。且誌其燃盡所需之時間。是日午後。謂余曰。華生君。抑知此兩案至要之點。卽爲死者室中空氣之惡劣。當莫鐵滿屈近尼斯述第一案時。渠卽言醫士初入其室。不覺仆墮椅中。巴脫夫人又自言入室卽暈。既蘇卽啓窗。第二案則余儕固躬歷其境之人。余儕至教士家時。有僕人已啓窗。然室中空氣猶惡劣。不可堪。且據余訪聞。其後僕人卽病。今猶偃臥牀頭也。華生是寧非一至要之點乎。兩案皆有含毒之空氣。兩案皆有火。一則爲爐火。一則爲油燈。爐火固不可少。然油燈之燃。則在黎明以後。黎明後燃燈。又何爲然。則三事必互有關係。其一爲燃火。其二爲空氣之惡劣。其三爲兩人之病。癩及兩人之斃。華生此中有關係否。余曰。誠似有之。福曰。今余儕試設想兩案均有物。焚燒致其毒。侵及室中之人。第一案此物必在爐中。室中戶窗均闔。爐火煙焰大都由煙突而出。故毒氣之在室者。必較第二案爲少。是以第一案獨一婦死。兩男子均得免。惟皆病癩受毒微。故病癩也。由此推究。則余所設想者。似屬不謬。余乃更進一步而搜尋毒物於莫鐵滿屈近尼斯之室中。余首先注意者。卽爲燈罩之蓋。余果於其

上得灰少許。且又得棕色藥粉少許。蓋卽毒質之未燃者。余乃取其半。納信封中。余曰。君取其半。何也。福曰。余特爲警吏留其半耳。華生。余今將燃燈矣。但余將先行啓窗。以免吾二人之舍。此世界而去。君如不預其事。則尤佳。余搖首。福乃續曰。然則君可坐此椅中。余坐彼椅。與君適相向。吾二人中。如有一人見別一人容色大變。以爲此試驗宜卽告終。則余儕可奪門而出。藥粉在此。余今以置燈罩蓋上。余儕徐俟。變動可也。余旣就座。遽覺有芬芳之氣觸鼻。但濃厚可憎。嗅之欲嘔。繼覺心頭作惡。轉瞬間。又覺一身爲濃雲所籠罩。而種種鬼怪似卽匿此濃雲之中。余遽覺懾懼。髮皆森豎。背如爲冰水所澆。驚極而呼。則吾聲至微。幾不能達吾耳鼓。余於此危急之際。忽舉目視福爾摩斯之面。則其色如灰土。其驚怖之容。無異於兩案之死者。余見其面。始稍覺清醒。力疾而起。抱吾友同行。奪門遽出。兩人均仆臥門前。草地上。良久始能起坐。無何。福曰。華生。君已拯余於死。但余亦不特感君。余抱歉實深。此等試驗。余尙不當躬自嘗試。况吾友乎。余曰。然余固以助君爲樂也。福起疾馳入室。持燈而出。投蒿艾叢中。顧余曰。君對於此兩案之真相。今猶有所疑乎。余曰。無之。福曰。然此中原因尙多。不甚明晰。噫。余喉中此時猶作惡。彼物誠可怖哉。華生。第一案之罪人。大約卽莫鐵滿屈。近尼斯。君尙憶屈。近尼斯。昆季之間。固曾因事不睦。旋又復歸於好乎。余固不知其怨毒之深。至於何地。亦不知其復歸於好之爲真。爲僞。然以莫鐵滿屈。近尼斯之貌論之。其面狡黠。類狐。其兩眸灼灼。如鼠子。此種人。必不肯恕人也。且渠曾妄言園中似有物行動。其意惟欲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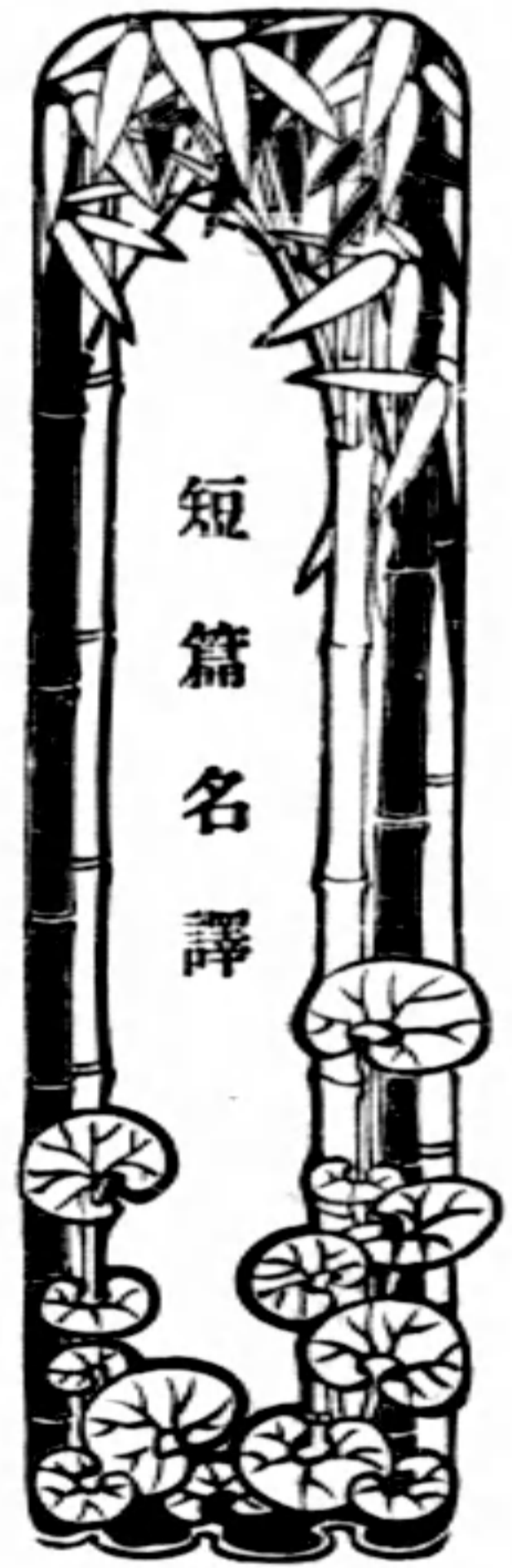
余思潮入岐路渠蓋恐余疑渠耳更進言之投毒爐中者舍渠更有誰何其弟妹之受毒適在渠既行之後設有外人入室則其弟妹何猶安坐而不起立且在康華爾省晚間十句鐘後安有客至者然則第一案之罪人誠即莫鐵滿屈近尼斯其人耳余曰其後渠即自殺乎福曰此亦意中事但余殊不以為然幸此間尙有一人深知此案真相渠將至此自言之噫渠已來矣福起向園門曰里虹史登旦爾博士來乎時博士已入園福曰余頃在室中作一試驗室中空氣惡劣遂不得不屈君至茅亭中博士既入亭就座謂福曰福爾摩斯先生一小時前余得君柬招余至是但不解招余何為福曰蒙博士光顧余實深以為榮余今將與君長談此事關係非淺斷不可為人潛聽但在此間則殊無可慮博士出雪茄於口愕然曰余殊不解君所謂福徐曰余所欲與君長談者無他即君殺莫鐵滿屈近尼斯一案耳吾友語方發吻博士即紅漲於面目炯炯可怖握拳若將搗擊福屹立以待之博士忽止立變峭冷之態謂福曰余久居蠻荒恒忘却法律為何物然余固絕無惡意福曰但君當知余亦絕無惡意否則余何獨招君至是而不以報警吏博士愕然良久惟以兩手相磨擦末曰君言何所指君言何所指福曰余將一一為君言之至於余將來之舉動則視君自行辯獲之言如何耳博士曰辯獲何事福曰即君之殺莫鐵滿屈近尼斯耳博士曰君毋妄言欺人福大笑曰里虹史登旦爾博士妄言者非余蓋君耳君之自潑列莫司返此行裝已有在舟中者余之疑君實基於此博士曰余之所以歸者蓋以句未終福遽斷其語曰君曩已言之但余

頗不信。君此姑勿論。余將述君行踪。君歸後。卽來詢。余疑及誰氏。余不言。君乃至。教士家。立屋外。良久始歸。君屋博士曰。君何以知之。福曰。余固尾綴君後也。博士曰。余何未見君。福曰。余隨君時。君安得覩。余君一宵不能成寐。後乃決意行一事。黎明卽出行之。當君行。經門首時。拾赤色小石數握。納衣囊中。博士聞之大愕。福曰。其後君疾行至教士家。其時君所用履。卽君今所用者。君先入教士之果園。旋至屈近尼斯之窗下。其時天已明。君自囊中出小石數枚。上擲屈近尼斯之窗。博士狂呼曰。君豈魔鬼耶。福微笑。續曰。凡三五擲。屈近尼斯始起。至窗畔。君命下樓。一談渠急衣。衣下樓。至客座。君由窗入室。入室後。與交數語。發語時。在室中徐步。旋復由窗出。闔窗立。窗前草地上。內矚。并出雪茄吸之。及屈近尼斯氣絕。君乃覓歸途。史登旦爾。博士君何爲作此舉。君如不實言。則此事余永不問矣。博士旣聞福語。色漸灰白。如土。福語畢時。方以兩手掩面。踰頃。突自懷中出照片一枚。投几上。歎曰。蓋以此耳。余斜睨之。爲一美婦人。小影。福俯視之。曰。勃倫達。屈近尼斯也。博士曰。誠然。勃倫達也。余二人相愛已多年。惟爲法律所束縛。不能謀嫁。娶蓋余固有婦。已離而未死。余終不能再婚。勃倫達徐待時機。余亦徐待時機。而勃倫達今竟棄余而長逝矣。博士言次。淚已滿眶。至是泣不能仰。踰刻。續曰。知余二人。事者。教士一人而已。故勃倫達死。教士卽發電告余。夫余所摯愛之人。已逝。則吾行裝雖已登舟。安能使余弗歸。博士言至此。遽止。福曰。君其續言之。博士自囊中出一小紙。裹其上有拉丁字三鬼脚草也。博士顧余曰。君業醫。君亦曾聞此乎。余曰。鬼脚

草乎。余殊未之前聞。博士曰：是亦無足怪。歐洲惟婆達一試驗室中有此物。少許。其外則全歐無此物矣。其物形如一足半似人而半似山羊。故在非洲傳教之徒與以名曰鬼脚草。非洲土人用此作毒藥。余在非時偶得此一小裹。言次博士啓裹示余。儕中爲棕色之粉與鼻烟頗相似。博士續曰：余旣愛勃倫達。因以識其兄弟。余知其昆季之間頗不睦。後雖復歸於好。余終疑莫鐵滿之爲人。蓋莫鐵滿固狡黠陰險人也。兩星期前一日。莫鐵滿來吾家。余以余在非洲所得珍異之物悉示之。其時余并以鬼脚草與觀。且言其性質謂能使人病癩或死。而歐洲之人斷不能偵知其所以。渠必於余啓閉箱篋之際乘機盜此粉少許。然余固未留意及此也。其後渠詢余以此物之用法。需粉幾許。需時幾許。余一一答之。終不料渠於斯時卽已蓄有惡意。渠俟余行卽害其弟妹。以爲余必不能聞此惡耗。孰知教士發一電而余立自潑列莫司返。此余已知所用毒質必爲鬼脚草無疑。余遂訪君詢君以案中有無別因。君不。余告余思兇手旣爲莫鐵滿無疑。余將何以懲之。夫渠之出此一以報夙怨。一以謀其弟妹之資產。然證據何在。設余訴諸法庭。法官信吾言乎。信余固亦意中事。然或將不信。余言但此等人安可使得幸免。余苟自行報復。則渠安得免。余固曾言余因久居蠻荒。遂幾不知法律爲何物。余寧自爲法律耳。余果如君言。終宵不能成寐。黎明卽出在門首。拾小石將用。以上擲其窗。使醒。渠旣下樓。余宣佈其罪狀。且自言將兼爲法官及行刑之人。渠覩余手鎗。怖不敢聲。余乃燃燈置藥粉其上。出至窗外。徐待其斃。渠設謀遁。則余擬斃以手鎗。閱五

分。時。渠。已。氣。絕。天。乎。天。乎。其。狀。至。可。怖。也。然。余。心。如。鐵。石。絕。不。爲。動。蓋。吾。所。摯。愛。之。人。其。死。狀。之。慘。亦。不。異。是。則。余。何。惜。其。兇。手。福。爾。摩。斯。先。生。君。如。爲。愛。情。所。驅。或。亦。將。自。作。此。舉。今。余。言。已。盡。但。余。今。絕。不。怖。死。君。欲。如。何。便。如。何。耳。福。默。然。良。久。乃。曰。君。初。欲。赴。非。何。作。博。士。曰。余。初。欲。詣。非。洲。中。部。從。事。於。探。險。福。曰。然。則。往。耳。余。必。不。阻。君。行。也。博。士。起。作。一。鞠。躬。徐。步。而。去。福。出。淡。巴。菰。實。煙。嘴。中。燃。而。吸。之。曰。華。生。鬼。脚。草。之。烟。終。不。如。此。淡。巴。菰。之。烟。佳。也。君。設。處。吾。地。者。君。亦。將。不。加。之。罪。乎。余。曰。決。不。福。曰。余。終。身。未。陷。入。情。網。但。余。苟。有。所。愛。而。余。所。摯。愛。之。人。所。遭。遇。亦。如。勃。倫。達。恐。余。亦。將。效。博。士。之。所。爲。誰。能。逆。料。者。華。生。案。情。尙。有。數。端。余。未。爲。君。申。解。余。初。見。屈。近。尼。斯。窗。檻。之。上。有。赤。色。小。石。即。思。教。士。家。之。左。近。無。此。石。後。於。博。士。門。首。見。赤。色。小。石。一。堆。余。乃。注。意。及。此。人。案。中。其。餘。要。點。余。所。藉。以。破。案。者。則。室。中。之。燈。及。燈。罩。上。之。藥。粉。而。已。華。生。余。儕。可。不。復。更。談。及。此。余。儕。其。出。至。殘。碑。斷。碣。之。間。從。事。於。考。古。乎。





短篇名譯

## 百萬磅

(笑) (呆)

看官們啊。你們別艷羨我擁着個千嬌百媚的夫人。珈館劇場到處都有我們的足跡。可知道我們有一段極新奇有趣味的歷史嗎。諸位請坐聽我道來。

我還記得在廿七歲的時候。做一個經理鑛業事務人的夥計。每日處置一切營業事務。綽乎有餘。我自己也只賴着自己的才幹。自己的信用。此外不靠着些什麼。何況說是要依賴他人呢。所以獨自一個。倒也逍遙自在。過這很滿足的日子。

到了星期六。只要到一到事務所。午後便是自由的身體了。我搖了一隻小舢板在海灣內閑遊。這也是我得意的事。不料有一天。搖得太遠。遇着大風。不能回船。烟水茫茫。這船正在顛播之中。天氣將晚。知道已無希望。後來幸虧來了一隻開往倫敦的輪船。救起我又沒有帶趁船的錢。只得在他船上充當一個臨時水手。相幫做事。等到船抵倫敦。即忙上岸。此時我的形狀已和乞丐可以稱得弟兄了。懷中僅有銀



一元餘。不過可以療一晝夜的飢渴。禦一晝夜的雨露罷了。第二天所以就變成一個最新的純粹乞丐。彷徨於街頭巷尾。

到了十點鐘左右已餓得清水直流。忽然見路傍溝中有一只大梨。近柄處僅咬去一口。這是方讓乳母車中那個小孩子拋去的。我這時立定脚頭向那隻塗泥帶水的梨。目不轉睛的看。差不多饑唾也掛下來了。胃腑也輾輾的鳴動了。我全身的器官好似無不向我要求。只想這殘梨。正要想拿。瞧那路上的行人對我。看。看。似乎曉得我食指已動。要取那梨的樣子。所以我更裝得若無其事。那知屢次被行路人看了。這個梨竟不能到手。後來我把耻辱名譽都丟在旁邊。決意去取這梨。不意後面小窗忽開。現出一個紳士來。喚道：你進來。你進來。說罷。就有一個僕役把我領進去。到一間極華麗的室內。椅上坐着兩個紳士。他們即招我入座。我一瞧。正是大餐初罷。皿中殘肴早已把我的五臟神引得欲進不進。那眼中要放出火來。然而對着極客氣的人。那裡可以如此放肆。只得用着全身的氣力教肚子忍耐着。這一家富豪人家。先前却有一件大事。我雖是到了後來。方纔曉得現在爲看小說諸君計。不得不先講一遍。

數日前。他們老兄弟兩位。却因一句話彼此爭執起來。年紀大的人。火氣尤大。兩個人一句也不肯服氣。鬧得面紅頸赤。仍舊不能解決。於是就賭了一個東道。這是個英國派的決定法。

數年前英蘭銀行因爲與某國爲着一項公款特製百萬磅的鈔票二紙用了之後不知爲着何事已把一紙打了消印作爲廢紙還有一紙尙存在銀行的金庫之中於是這裡的老弟兄二位在閒話之時忽然提起這一張鈔票來說若有一個外國人流落在倫敦一無親友把這百萬磅的鈔票送與他此外一文也不給且不能說明其所有權此人之運命當何如哥哥說此人一定餓死弟弟道不死的弟弟道他拏了此票因爲是個窮人忽然得了鉅大款項鈔票人家必定起疑所以他不敢向銀行滙兌的哥哥道照我看來那人拿了百萬磅的鈔票在一個月內能保存生命決不致有入牢獄之虞於是二人意見反對遂賭了二萬磅的東道他兄弟就往銀行中購了那張百萬磅的鈔票來原來英國人做事往往不屈不撓的商定後命書記訂了一張合同事情辦妥了兄弟二人終日坐在窗口看那往來之人打算挑選一個適當人物。

要選那正直的容貌倒也很多不過都很呆笨不呆笨的又不很正直二者兼備的也走過得不少可惜都不很窮極窮的人却也很多又全不是外國人我未來以前個個人都有些缺點他們兄弟二人忽然見了我都以爲是很合格的了我當時卽問喚我進來有何貴幹他們先把我的來歷問了一遍齊道你這人很合用你這人很合用我忙問何事卽有一人把一個封袋授與我道說話都在裡頭讀了自然明白我正欲開封他們又阻止道不行你須回至寓所拆看我也沒有法子想再問了他句話又都不答應

我這時不打破這悶葫蘆終究懷着鬼胎十分遲疑難道他們富豪和那些有勢力的人打算戲弄窮苦的人麼那時我也只得急急出門。

走到門口無端的

又想着這梨咧此

刻是無論在列強

環視之中也一定

要一口氣吞他一

個乾淨可惜可惜

那梨兒早已影踪

全無可憐我爲了

一件毫無意思的

事竟把很重要的

梨兒失去想起那



些過路的人更恨

之入骨了我走了

數十步即忙將封

袋折開原來裡面

是鈔票於是我把

恨心先驅逐了一

半急急把信封鈔

票藏入袋內趕入

一家小飲食店先

狼餐虎嚼了一面

再把鈔票取出攤

開一看登時嚇得我目瞪口呆原來是個百萬磅的鈔票看官們試想我那時還開得出口嗎停了一回

漸漸神志清楚定睛細看果然不錯那店主人走過來看了我這鈔票身體如化石一般呆呆不動我也

沒法只得把鈔票授與他。道：「店主，人請你找來店主。此時方纔驚醒他，一味的推托，總不肯接手。我道：『雖是這鈔票太大，累贅得很，要費你的手脚。然而我沒有零錢，也只得請你找了。』」店主道：『不妨，不妨，這些些零碎帳，何必必要緊？下次一起算罷。』我道：『恐怕不再到這裏也。』論不定，店主人道：『這也不打緊，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你老先生只要動一動小指兒，我們一輩子就吃着不盡。』你要用什麼東西，儘管吩咐。隨時可以辦到的。講到算帳，一層聽憑你到什麼時候。我總不來催你。我眼光很精確，像你老先生這樣的大財主，那有不信用、的道理。你老先生又很會遊戲，三昧打扮得如此寒酸，幸虧我眼睛利害，一瞧就瞧出來了。這時恰巧又有客人進來，店主忙將鈔票暗暗授與我，把我送到門口。我想：『這事如何措置？我却自己不能不去申說，便再回到那富豪人家去。我雖胆大，心中也不免有些鶻突。其實我並未做甚惡事。我想一定他們打算給我一磅的兩個人，都是近視眼，所以竟把百萬磅的鈔票弄錯了。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麼？』我走到那家門前，胸中的驚惶忽然間一靜。這是什麼緣故？只覺得四面鴉雀無聲，難道還沒發覺麼？我按了電鈴，方纔那僕役出來開門。我就要求見主人，他操着貴家奴僕的語調，冷冷的道：『出門去了。』我道：『那裏去的？』他道：『去旅行的。』我道：『到那裏？』他道：『大陸。』我道：『什麼航路？』他道：『不知道。』我再問何時歸來，他道：『一個月。』我道：『一個月叫我那裏等得及呢？有什麼通信的方法？』沒有因爲有重大的事，他懶懶的道：『旅行人無一定所在，那裏有什麼方法通信呢？』我道：『便是主人以外的人，也可以的。』家族中無論

那一位誰出來見見也好。他道：「家族都不在家，往埃及印度一帶去了。已有五六個月光景咧。」我道：「現在事情弄得太左了。萬一他們回來，你須說我來過的這件事，不辦妥當，我只得常常到此了。」他道：「他們偷然回來，自然可以傳話，但是恐怕不見得就回來。他們臨行時還說停了一點鐘，你必定要到此。所以我猜事情並不弄左。」我主人到了一個月也自然回來會你了。

此時我進退兩難，無法可施。究竟他們是懷着什麼意思呢？一想還有信札尚未讀咧，我精神一亂，竟把很緊要的信札也忘却了。急忙取出來細看，上寫道：

深知閣下爲聰明正直之人，且境況不佳，而又爲外國藉此鄙人等所確認也。呈上銀若干，望於一個月內任意使用，不取利息，不求還償。至期乞到舍通知鄙人等，以閣下之一身賭一東道鄙人。若能藉閣下之力而勝，則以鄙人力所能及當爲謀一相當之位置，以酬君雅意，決不吝惜也。

既不署名，又無地址，時日。

此中吉凶不得而知。然我已入其圈套，如何是好看官們想都知道，他們賭東道的原由，但是我在當時却全然不知，一味的在暗中摸索。他們的勝負不知如何分法，正不知有害我的生命沒有，還是能救濟我的貧困不能一些兒測度不出。我的身體這時不知不覺已走入公園之中，坐在椅子上，左思右想，總想不出個道理來。一點鐘之後，我自問自答，把這件事判決了。

我想那富豪人家究竟是好意惡意。一時間却不能明白。這可不去管他。但是他們目下一定在那裡計劃。或是把我做實驗之品。或是把我做戲弄之具。我都不知道。總之他們還把我的身體當做賭具。却是已定的了。只是那分勝負的方法。我還是不知。道。此刻我也只得暫時把以上種種不明白的事。概置不問。單把目力達得到的事來研究。我若把這張鈔票。拿到英蘭銀行。託他們記在主權者的帳上。他們一定答應的。我不知誰爲主人。他們是很清楚的。然而他們必定要向我盤問這鈔票。因何到手。我若實說。就把我送入養育院去。我若說謊。就把我押入牢獄。我把這鈔票向別處銀行滙兌貯蓄。或是抵押。也是一樣的結果。所以那家的主人。未歸來以前。我不能不負一個巨大的東西。這件東西在我看來。真如一撮灰塵。毫無用處。然我。只得慎重的保護他。就是我要放手。也不能放。因爲這種東西。就是送給人。也不肯受領的。我若把他失去。把他燒去。他們兄弟二人也決不着急。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可以向銀行內通知。停止支付。銀行內斷不使他稍受損害。可笑我利益也沒到手。薪俸也沒拿着。現在倒要先受一個月。的勞苦。此刻希望幫助他勝了。這東道那位置。也就立刻到手了。我很想在那富豪家裏得一個位置。每月領這巨大的乾脩。待我揮霍。揮霍這麼一想。我野心更動。然而位置是在一個月後的話。現在且不必提他。

我於是再走到街上。在一家衣服舖門前立定脚頭了。忽然覺得自己身上衣衫襤褸。要想買一身衣服。

來裝裝體面。這慾望雖熱，還是不能如願。我百萬磅以外，絕無半文，怎能買物？只得沒精打采，一直綫的走過了。走不到數步，不知什麼意思，忽然又回到衣服店門口。誘惑的迫害十分激烈，我和他只管奮鬥去了。又來了，又去，到第六回我就抵敵不過，竟敗下來了。只得向店中走將進去，便問有什麼人家定做的衣服，永久不來取的，拏出來給我看看。我問了一聲，他默然不語。把下顎向旁邊的人一指，我就向被指的人處去。不料此人，也一言不發，把下顎向第三人一指。我再走至第三人處，他道：你且少待說罷。他把手中所做的東西收拾了，引我到裡面一間小室內，只見衣服山也似的堆着，都是些形式惡劣，不合時宜的。這難道是爲着我選出來的麼？我隨便穿了幾件，不但不配身，并且穿了沒有美觀。然而只要是新的，我心中便很想購，所以肯不顧那些缺點。這有個原因，實在此刻進退兩難了。只得向店夥商量道：這錢可以緩幾天麼？因爲我一時不便，未帶着零碎錢。那店夥冷笑道：沒有帶零碎錢，麼不錯。像你老人家這樣體面人，自然身邊帶的都是躉項巨款。我聽了此話，勃然大怒道：你們不能瞧人家的打扮，就可以判斷人的貧富。我無論窮得如何，這一身衣服，的錢決不缺少。你的我，不過是帶的鈔票價額太大，怕你們受累罷了。那店夥就稍稍改了些態度，說道：不是這意思，請你別生氣。我們店雖小生意，做得還大。你老先生帶了一張鈔票，就說我們不能使用，未免太過分了。請你放心保管，替你滙兌。我就不慌不忙，拏鈔票授與店夥，便道：如此好極了。方纔的話，望你恕罪。我話猶未畢，店主人忽然趕來，目視

店夥急問何事。我靜悄悄的說道：「沒有什麼事，我向他要找還我的錢。」店主人道：「快把錢找給他。」此時店夥手執鈔票，呆呆植立在那裏，宛如一個銅像。立在旁邊，沒精打采的，道：「找錢找錢，這不是空口說白話的，請你親自瞧這鈔票罷。」

店主人一看，早已說不出話來。要想向那堆積如山的衣服裡頭鑽進去，又無縫可入，呆了一回，向那店夥怒道：「對着財主，却如此藐視，真是個不識好歹的糊塗虫。怎麼年紀長得如許，那財主與窮漢還分別不清楚，照你這樣做生意，我們店裏的主顧，可不被你送丟了嗎？」說罷，便向我陪笑道：「先生，請先把衣服脫下來，烤火。這件襯衣，你瞧好不好？我看一定合式的，請你穿穿，顏色又美麗，質地又堅牢，這是定做的一位外國親王，想你先生也知道他大名的，就是霍斯帕荅殿下，定在這裏的。後來殿下的母親去世了，穿了喪服，所以這一件就不用了。先生穿起來一定配身，咧褲子也是上等貨，大小和你一樣，宛如特地剪裁的，再巧也沒有這馬甲也好。旁的店裡決沒有如此的貨，這上衣如何真正是一套完全無缺的衣服。敝店雖是開了有七八十年，一套衣服之中，件件完全無缺，實是今天第一次纔做到，也是靠着你的福。此時我聽了他一派趨奉的話，臉上也滿足之色。那店主人又道：「先生，真是上等貨物，恰巧可以配用的。然而先生若量了尺寸做起來，必定更好。請你等一下，喂櫃上計帳，袴子長三十二。」他一壁量一壁喊：「我一言不發，他替我量了一身禮服，一身常服，一身餐服。我恐怕他只管量下去，只得插嘴道：我」



不能定這許多東西。你可以把這鈔票替我兌換。還是無期限的。只是等下去。麼。店主人道。別說無期限。就是永遠也不打緊。包你把這各種貨物送到你公館裏。請問公館在那裏。我道。今天打算搬家。等我下次走過此地的時候再來。關照你新地址罷。店主人道。很好很好。先生是第一次來。須送到你門口。諸位試猜猜以後怎樣。自然我見一樣買一樣。好得要他找錢。他只得賒給我。咧。於是尋一家上等旅館住着。吃飯還是到那哈利斯的小飲食店。這哈利斯小飲食店。就是我拿了鈔票第一次去吃東西的地方。所以我實是哈利斯出身。我那馬甲袋內藏着百萬磅鈔票的人。竟做了他店中的活招牌了。因爲他店中出了這件奇事。客人便一天多一天。名譽便一天好一天。我這廣告和他那店中非常有益。哈利斯感激我的大恩。就要強把錢借給我。口中強說情不可却。其實腰無半文。落得借用。此刻有人周濟自然金錢全無不自由之處。只管裝着貴族富豪的樣子。在外面騙人。我也曉得將來總有一天要不得了的。現在坐在這船上。如未搖到對岸。也只能隨風逐浪。這事情實在奇怪。仔細想想。不由人胆戰心驚。夜間不能安眠。到了明天紅日東升。我的驚懼也跟着他消滅了。依然是醉飽遊樂逍遙自在。不料這世界的大都會。竟把我做了一件名物。無論那一種報紙上都有「大鈔票紳士」的記事。和那最近的言行錄。起初還不過污那個人欄的末行。後來排在勳爵貴族之上。漸漸的將我抬上去。竟達那高山之頂。除王公大臣之外。就是我了。其他差不多點的貴人。長官。都在我名之下。咳。我想這果真是名。

譽。不過。是。虛。名。醜。名。而已。後來。被。那。滑稽。畫。報。上。替。我。畫。了。一。幅。圖。我的。虛。名。就。變。做。不。能。移。動。的。實。石。了。走到。街。市。之。上。就有。許。多。小。孩。子。指。着。我。道。就是。他。就是。他。今天。又。往。那。邊。去了。我。的。一。身。破。衣。服。早。已。換。去。但是。有。時。也。穿。了。去。購。買。東。西。警。戒。那些。勢。利。商。人。然而。這。幾。天。不。行。了。那。報。紙。上。的。插。畫。天天。把。我的。衣服。來。介。紹。於。世。人。所以。走。到。外。面。就。有。人。認。得。我。上。館。子。去。吃。東。西。便。見。衆。人。圍。做。一。簇。細。細。的。看。我。若。到。劇。場。中。那。上。上。下。下。都是。打。着。千。里。鏡。向。我。觀。察。所以。我。無。日。不。在。光。榮。之。中。

成名後第十天。我去拜訪美國公使。以盡鄉誼。公使照我的現況。把相當的熱情來迎我。併且說。你何不。早來呢。今天晚上。使館裏開宴會。恰巧有一人。因病。不能到空了一席。請閣下。屈臨了罷。我便答應了。後來談談。方知公使。與我父。乃竹馬之交。又是愛爾大學同窗。所以公使。對我。更覺親熱。叫我有暇之時。到他家。裡。去。走走。我自然。也應允了。

此時。我。心中。大喜。將來。一朝。弄得。不。了。的。時候。或者。他。可以。救。我。雖。說。不。出。怎。麼。救。我。總。可。以。想。想。法。子。若。是。在。我。這。奇。怪。行。動。的。起。初。我。必。定。詳。詳。細。細。講。給。他。聽。咧。到。了。今天。有。些。不。願。意。講。因。爲。自。己。的。脚。頭。沒。有。立。定。斷。不。肯。把。本。身。的。詳。細。情形。向。新。交。際。的。人。亂。講。的。

我現在是借債生活。所用的數。決不能超過將來報酬的薪俸。薪俸之多少。不得而知。把那情形。推想起。

來決不少的那老紳士若東道勝了。定能替我謀一位置。我毫不擔心。大約至少每年六百磅。至多一千磅。倘使第一年六百磅。將來看我作事認真。一年一年加起來。可以增至一千磅。現在我所負的債。已有六百磅。第一年的薪俸。足以相抵外面的人。都是強要把銀錢借給我。用我費了許多唇舌。方始謝絕了。我借債三百磅。賒欠三百磅。有了這六百磅。所以能生存。預用了第二年的薪俸。下半月可以過去。滿了一個月。我的東家旅行回來。我就腳踏實地了。把二年的薪俸償還的欠負。我再從事正業。

今天宴會到的有十四人。旭特知公爵及其夫人女兒。尼烏葛伯爵及夫人。雞蒲賽特子爵。潑刺酸克卿及夫人。還有無爵位的男女數名。以及公使夫婦和女兒。姑娘們裡頭有一位二十二歲的英國人。名叫帕希亞。兩分鐘內。我被他迷住了。他也被我迷住了。這是實在的話。

還有一個美國人。命僕役遞一張名片給我。我一看。原來是累特海斯慶氏。那人即忙過來看着我的臉。向我握手道。先生。我覺得面熟得很。我道。原來是你。他又道。閣下豈非那……我道。一大鈔票紳士。『破衣怪物。』只管呼我綽號。不妨的。他道。是了。是了。閣下的姓名和綽號。常常登在報上的。我不料果真是亨利阿騰斯君。你在桑港當個夥計。辦那鑛山的事務。不是六個月以前的事麼。豈知今天和你。在倫敦相見。真夢中也想不到的。怎麼頃刻之間。你成了大財主。名譽震動倫敦全市。豈非怪事。叫我如何相信。我道。累特君。你的生意想必也很發達。他搖頭道。不要說起了。前月同業宴會。在那館子裡。你也在。

內不是有一個月了麼。我道。可是在那一醉居。他道。不錯不錯。在那一醉居。不是夜間二點鐘麼。把擴張的信札文件整理之後。你我二人茗茶對談。我勸你同來倫敦。請假也是我來替你辦一切費用。也歸我來料理。那擴張鑛山一事。若能照我的預料。大大成功。自然另行重謝。你不聽我的話。說道此事沒有希望。斷難成功的。店中事務很忙。斷不能抽去一人。於是我只得另行想法。不料你早已來此了。豈非可笑麼。究竟來此是什麼意思。怎麼平白地發起財來呢。我道。事出偶然。講起來很長。鬚髯可以編成一部小說。咧。本應從頭講給你聽。不過現在可不行。他道。那麼什麼時候。我道。請你等到月底。他說那是還有二星期。叫我那裡等得及。還是一星期罷。我道。不行不行。其中有個緣故的。我要問你。你的買賣究竟怎麼樣。那精神充足的累特君。聽了我這一句話。忽然長嘆一聲道。你真能預料。我正在懊悔。咧。倘不來此。決不致如此失敗的。我也不願意講。咧。我道。講講何妨。今天這裡完了。可以住到我寓裡去。聽你詳談。他道。去也可以。不過又要叨擾你了。說罷。眼邊已含有淚痕。我道。不妨不妨。我必要從頭至尾。請你詳細講。咧。他道。多謝。到了今天。還有人替我表同情。實是想不到。我很感激你。這時累特與我緊緊握手。非常懇切。後來等開食堂。他已全然變了一個快活男子。那知食堂久待不開。雖是開了。却和不開一樣。怎麼呢。照英國式的宴會。就有許多常套。陳腐之事。誰人先走進去。最不容易定奪。所以外國人赴英國人的宴會。曉得耽擱時候。頗長。必在家中先吃了一頓。然後赴會。因為到了那時。不曉得鬧成個什麼樣子。咧。他

們對於外國人也不另外通告強要人去受這苦楚。今天總算是巧事。除累特君之外都是於此道不很熟悉的。併且邀客之時公使曾向累特君說過並不照英國格式。所以進食堂的順序就隨隨便便。各自伴了一個貴婦人進去。不料第一阻碍方過。第二阻碍又來了。旭特知公爵道。美國公使是代表一國國民的。不是代表君主的。我應占上席說罷。就去占着上席。這時我頗不平。我要主張我的權利。却也不肯退讓的。報章上登載我的事。往往與公爵並肩。我申明此意。要求上席。那時倒不能決定了。公爵却也不屈不撓。把他祖先的功勳念出來。爭奪高位。衆人只得再回客室。略把水菓茶食來點飢。後來議定。先選二人。以一銀圓在桌上旋轉。兩人猜他落下時在上的。是正面。還是反面。猜中的先進食。其次再用二人行這個法。以下便每二人互猜。以定順次。

食畢。合行菓子戲。每一勝負。六辨士英國人。若單爲娛樂。決不肯做勝負。總要有些出入。方肯從事。那時我很喜歡帕希亞姑娘。也很喜歡我。心中顧了他手裏的紙牌。早已算不清楚了。姑娘也是如此。兩人輸了再輸。全不覺得我對他很信實。把胸中的話。一些也不隱瞞。盡情向他說了。我說人家都曉得百萬磅的家私。其實我不獨百萬磅之外。一無所有。連這百萬磅。也不是我的。於是我把到倫敦時的情形。述了一遍。姑娘聽了。笑不可仰。究竟他怎麼如此好笑。我也不明白。我見他如此大笑。只得斷斷續續的講。使他中間休息。休息。否則笑得他呼吸也不能接續了。然而他狂笑的原因。總推測不出來。我所談的話。實

是我最憂慮最恐怖的遭遇愁悶也來不及那裡還笑得出來呢然而我說一句他笑一聲其中定有深意帕希亞姑娘的愛我是深信的俗語說的飽煖思慾我照近幾天的情形看來總得要娶妻纔是道理若要娶妻除非有這種愉快的女子不可我兩年的薪俸已無錢可餘所以我叫帕希亞姑娘要等我兩年然而他却並不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單勸我用錢要節省決不可把第三年的薪俸再用去了就是第一年的恐怕你預算得大了些也論不定此話我很留意我很感激於是向他說道帕希亞姑娘我將來見那老紳士之時不曉得你能同去否他躊躇了一回回答道你叫我同去我自自然然遵命但我去了究竟有益無益我道雖是有些不方便然而你去不去和我向他們的談判頗有關係姑娘道那麼不管好歹陪你去一回就是了。我只要於你有益斷沒有不肯的。我道利益自然不小像你這樣聰明美麗的姑娘做了後援我自然能把老紳士說得他佩服薪俸一層也可嚴行交涉還有你在旁慧口靈心的幫助着我他一人抵敵二人不是容易的事帕希亞姑娘忽然紅雲飛上面龐雙目含笑說道你是辯才無礙打算來哄我所以把種種的話來亂說我都知道的然而我還是陪你去或者可以幫助些你但是別人恐怕不是像我這樣容易受你哄騙的。

我心中暗暗打算到了那時一定要把第一年的薪俸增至二千磅纔肯滿足。這刻也不必向姑娘說預備將來使他突然的一驚。

一路歸去。累特君路上言語很多。我則一言不發。直至到我寓所。走入客室。累特君驚嘆我的奢華。說道：待我立在此地飽看一回。你竟宛如王侯了。恐怕宮殿也不過如此。那一件不是十二分的精美。亨利君。我不但羨慕你的豪華。就是看了你的飲食起居。愈覺得我貧乏了。我真是大大的失敗。被他怎麼一說。嚇得我酒醉已醒。覺我這一身恰如立在噴火山的口上。危險情形。不禁令人心頭小鹿兒亂撞。做夢的人。那裏知道所處的地位。全是夢境。我四面都負了債。貯蓄一文也沒有。再受領了一位絕代麗姝。除了依賴着虛空的薪俸之外。並沒有別的希望。我纔真是大大的失敗。咧。累特道：亨利君。你每天有多少進款。我道：你要問我的進款麼。你坐了。我們且飲且談。你若腹中飢餓。我們可以先吃些東西。累特道：我實在一些兒東西都吃不下。這兩三天內。我不很吃東西。終日沉湎在酒中。還是擾你一杯酒罷。我道：很好。很好。我來斟酒。你把你的事從頭至尾講與我聽。累特道：還要我講麼。我道：怎麼說。還要你講。我不懂你的意思啊。累特道：我沒有什麼意思。是否你再要來聽。我重講一遍。我笑道：你這話太奇了。怎麼說。再要聽。你重講一遍。你一些兒沒有講啊。累特道：那有此理。我在途中。不是已經詳詳細細講了一遍了麼。怎麼你會忘却的。講得還不到三十分鐘。咧。我也訝道：原來如此。實在我一句也沒有聽得。累特道：亨利君。什麼緣故。你沒有聽得。你今天在公使館裡。到底做些什麼事。快實說罷。於是我把帕希亞姑娘的事向他一一述了。他就走近我身旁。將我的手緊緊一握。再把前話重提。足談數有兩點鐘光景。原來他打定

了主意。覷定了好機會。趕到英國來。却是把卡利鑛山買來。打算賣與他人。買價是百萬元。若不賺錢。至少也得有百萬元。方不虧本。他拼命的運動。把所有的正當手段。已用盡了。商業上方法也窮了。自己的財產全部。都傾注在這一項上了。無奈遇不到一個資本家。那付銀的期限。漸次逼近。就是本月底到了。那時只有破產而已。話畢。他流淚不止。且道。亨利君。你總要救我。纔是道理。除了你。外斷難救我的性命。咧。我道。却叫我如何救你。累特道。你把百萬元買了這鑛山。再借些盤費給我。使我回去。這事便完了。我大驚道。累特君。別說救你不救你的話。你要曉得我是個窮人。一錢也沒有動一動。就是負債。但是我這時候。腦中置產的觀念。忽然不肯消滅起來了。我那時便泰然說道。累特君。我一定幫助你。累特道。你答應了一聲。我的生命。如己沉大海之中。從新浮起來了。現在也檢不出一句什麼話來。謝你。我道。累特君。救是救你。不過我不好用你的方法。就是我不買這鑛山。到底倫敦市是個商產的中心。資本的運轉。法很多。現在好得我於商務上。很熟。知道是個有利無害的生意。所以你此刻到外面去。只要利用我的名姓。造幾句謠言。包你在兩星期以內。可以賣三百萬元。賺了錢。咱們兩人平分。累特聽了。此話立起來。手舞足蹈。幾乎發狂。倘我不把他按住在椅上。他一定要將我室中之物。打個粉碎。大聲叫道。好好把你亨利君的姓名。利用起來。自然倫敦的資本家。要來向我爭奪。咧。那裏還有功夫論價。大成功。大成功。我已成功的了。我總不忘你的好意。說罷。他躺了片刻。便去。



看官說也奇怪。不到二十四點鐘。倫敦市中爲看鑛山的事。你傳我。我傳你。幾乎婦稚皆知。一天到晚。來打聽我的人。實在是應接不暇。

我今天晚上。到公使家中。約會帕希亞姑娘。把鑛山一事。瞞着他。一句也不提。以備做將來。做使他驚喜的材料。兩人見面。不是談戀愛。就是講薪俸。公使夫人和他姑娘。也很表同意。絕不妨礙我們。公使也不但公然的照應我們。暗裡也着力這恩義。是教我感銘不忘的。

到了月底。我的姓名。已記在倫敦地方銀行帳簿上。下面註着一百萬元。我那天趕到公使家中。尋着帕希亞姑娘。和他談薪俸的事。對他臉上。瞧了好一回。笑道。你長得如此美麗。我想每年二千磅。總不會少的。噲們開口。先要他三千磅。帕希亞姑娘道。亨利君。你如此胡亂行事。恐怕要破壞咧。我道。不妨不妨。只要你這絕代佳人。坐在旁邊。足以壯吾的膽。萬事都在我處。我一個人自有道理。商量定妥。二人立刻動身。途中。我還把他的勇氣鼓舞了一回。他時時向我。諄諄的勸告。說道。你總要留心。若要求過奢。他反一文也不出。那時我們便如何呢。將來的生活問題。又怎麼樣呢。

到了門口。仍舊是從前的僕役。領我們進去。那二位老紳士。果然在家。他們見我帶了一個女郎。進去。自然十分驚異。我便道。二位老先生。這是我未來之妻。我卽把帕希亞姑娘介紹。且稱呼他們的姓名。他們必曉得我還有查紳士錄的智識。倒不見得奇怪。他們卽讓了坐位。非常謙恭。我道。我今天。是來報告的。

那年稍輕的紳士道。來得很巧。我們正在等你。我和我哥哥亞倍爾賭的東道。全賴你的庇蔭。我若勝了。定能替你覓一位置。只要我力量做得到。總盡心助你。那鈔票還在麼。我便將鈔票授過去。道。還在此。那年稍輕紳士大。叫道。我勝了。我勝了。說時一手在他哥哥肩上一拍。道。哥哥。你看如何。那年長的紳士道。我並無怨言。他既能安然無事。我自願輸二萬磅。我也早不料真能如此的。我即忙插入道。我還有報告。不過全體的報告。很長。今天來不及。緩一天再來講罷。這樁事。宛如小說一般。其中遭遇都可充談話資料的。這裡有一件東西。請兩位老先生看看。年稍輕的紳士驚道。什麼是二十萬磅的貯蓄簿。你的麼。我道。是的。我拿了這張鈔票。空用了三十天。結果就多。出這一本簿子。來。咧。年稍輕的紳士道。倒也虧你。我又道。這便是證明我舉動的東西。請你收了。倘沒有證據。我的說話。都成無憑無據的空話。咧。此時帕希亞非常驚愕。即道。亨利。這真是你的麼。爲何瞞着我。我道。請姑娘恕罪。我其中有個緣故。所以如此做的。帕希亞道。你不應該一個人獨斷獨行。爲什麼。意思要瞞我呢。我再解勸了一番。姑娘方始不做聲。年稍輕的紳士又道。那位置一層到底。怎樣。我總要替你弄得個位置。纔算了事。我道。多謝。多謝。我不希望什麼位置。紳士道。你別客氣。我挑選一個最上等的位置。給你。我道。不必。不必。我並不想什麼位置。帕希亞道。亨利君。你爲何忽然糊塗起來。這有什麼客氣。待我來替你選擇位置。好不好。姑娘說罷。忙走至老紳士面前。坐在他膝上。兩臂鈎住他頭頸。與他接吻。此時兩紳士大聲發笑。我早已呆如木雞。只聽得姑

娘叫道。父親亨利君。恐怕父親沒有好的位置給他。所以還在那裏假客氣。我訝道。這是你的父親麼。姑娘笑道。不錯。這是我的父親。你到現在方知道麼。那一天我在公使館。只是對你亂笑者。就是此意。你不曉得我們的關係在我面前倒說上了。我父親和伯父的當這時候。我一看他們既是父女。不妨老老實實做到本題。即道。方纔我不希望位置的話。通通取消。但是我心中只有一個位置。紳士道。你且說來。我道。女婿的位置。二紳士又是大笑。那帕希亞的父親向我點頭道。好好。你得了。這個位置你們好好的做去罷。

我們見婚姻成就。有情人成了眷屬。只喜得手舞足蹈。不是簡單的幾句說話。可以表白的。二三日後。倫敦市民無不把我的一個月背負大鈔票的冒險談作爲談話的資料。

帕希亞姑娘的父親把百萬磅的鈔票拿到英蘭銀行換了現銀。銀行內把這鈔票打了消印。仍歸贈與他作爲紀念之品。我們結婚之日。岳父就把鈔票贈與新郎新娘。到今朝這鈔票還裝在玻璃架內。掛在房中。這鈔票實是我二人的大媒。若沒有這鈔票。我也決不逗留倫敦。決不往公使館。也決不和帕希亞姑娘會面了。所以我常對着這鈔票道。鈔票啊。鈔票啊。你實是我夫婦二人的大媒咧。



長篇名譯

俠情  
小說

白四哥

(續)

法國大仲馬著

母我盧譯述

第六章

話說幾日之後，白四哥聞得有個警長，四個巡兵，解一票銀子，由梅沁納運去泊勒摩，爲的是泊脫擊王爵被亞爾乾海盜拿住，關在富治羅小村勒贖，要索十萬全鎊贖款，約定先付一半，放其回去。回至雪黎後，再付一半。那王爵既被拘禁，連忙修書把危急情形告訴他管事，教他立刻籌辦五萬鎊款項送來贖身。這泊脫擊王原是雪黎巨富，區區款項，並不難籌，便將款子籌足，立刻送來阿非利加交代。那頭領倒也信義，受了銀子，即把泊脫擊王釋放。這泊脫擊王也不肯失信海賊，決意於年內再把所餘的五萬鎊送來。王爵回到雪黎，正在籌款，忽接國王佛留安第四手諭，說是目下本國正在開戰，何必以巨款接濟敵人。不如將此款移助梅沁納兵餉。這泊脫擊王爲人忠信，也不肯違命，只好仍把五萬鎊送去非洲，交與海盜，再籌五萬鎊送去梅沁納，交與嘎立尼王收下，以助國家兵餉。故此總督嘎立尼王派下一位警長，四個警兵，押着五萬鎊金子，送往泊勒摩京城交代。嘎立尼王又修書一封，教警長帶京，交他夫人金

美信裏說。因有國事。數月內未能回家。請金美自來梅沁納相叙等情。不必細表。且說當夜一千警士押着銀兩。正走到把沙地方。白四哥領着四條猛犬。自鄉間穿出來。到堤維多和斯巴夫達十字路口。攔住去路。候了一點鐘。時聽得車聲。轆轤。知道銀子來了。登時裝好了鎗。抽出佩劍。嘴裏一聲子。叫四條獵狗。靈敏便來埋伏在路傍。不到一盞茶時。那馬聲。腳聲。離此約有五十步。模樣警兵們早已看見。喊道。前面誰人走動。白四哥答道。老爺白四哥說罷。吹聲號笛。那四條獵犬好似出籠猛虎。勇抖抖的都向警士撲來。那些警士一聽得白四哥三個大字。一個個早唬得魂飛天外。不等猛犬趕來。已開腿飛逃。只剩得警長一人無奈。拔出刀來。與白四哥對敵。白四哥溫溫柔柔舉起獵鎗。對正了警長。約莫離開警長有十步之遙。只聽轟的一聲。那警長連人帶馬。一并都在白烟裏亂滾。白四哥的義子阿黎見他義父出來。暗暗裏先在後面跟住。以便保護。看見前面警長趕來。橫躲裏出其不備。提着寶刀。好似毒蛇似的閃將出來。對正警長的馬頭。刀起頭落。那警長翻落塵埃。跌一個不省人事。白四哥上前。和阿黎把警長抬到車裏。這車子却是白四哥早已預備的。便命阿黎先把車子趕回山裏。自己却來死馬身上。搜尋出一柄獵槍。一大卷紙張。一個皮包。一起收好。吹笛收了大隊。看時。那四條獵犬。牙縫裏滿了血跡。便帶着大隊。回到山中。來到營門場上。先把門戶關好。見警長直僵僵倚在場上。還沒有甦醒。便把警長扶起。抱進一間屋裏。放在席上。把自己衣服脫下來。替他蓋上。閉門而出。誰知一時匆忙。竟把警長的獵鎗忘在屋裏。未曾

帶出過了五分鐘。那警長醒來開眼，四顧摸不着頭路，不知身在何地，以爲還是做夢。拍拍腦門，也不知是真醒，是假醒。忽覺額上一陣痛，將起來攤開手心一看，原來是一手血。纔知道自己受傷，想起方才和一個大漢對仗，不幸從人個個逃走，正和那人打仗時，忽覺是已連人帶馬一氣翻落。此後便不知怎樣如何來到了此地。又想起自己擔着多大重任，不覺羞憤，憤胸四面一看，又不知身在何處，立起身來，走到窗口一望，但見窗外是一片荒郊，想要跳出去近村尋到帮手，再來報仇。主意決定，正要跳窗，猛可裏瞧見床頭一枝獵鎗，正是自己的軍器。心想外邊不要有人埋伏，不如看個清楚，提鎗在手，等那人來時，結果了他。出口烏氣，便裝好了藥，倒下身子，假裝未醒的模樣。好等敵人到來，那警長方才躺下。白四哥擎着杉木枝，走進房來，在爐裏點了火，又去壁厨裏取出二只碟子，二只杯子，二瓶酒，一塊燒羊肉，放在棹上，靜悄悄立在一邊等候。警長醒來，請他享用。當下警長躺的那間屋子，是個長方形，的一面是窗，二傍便是壁角，那邊却是一扇門，火爐架裝在房門及壁角的中間，那警長身子極其長大，乃是現任梅沁納巡警管帶。這些事是他親自對人說的。當時他正在靠窗邊躺着，白四哥的眼睛睡朦朧，看着門立在火爐邊，想心思。那警長自想道：此時不動，更待何時？不如就與他撞個你死我活。於是慢慢地伸出手來，握好鎗管，瞧得緻細，對正白四哥。正要開鎗，忽覺一陣子心跳，幸虧白四哥正在那里出神，不然早被他覺察了。警長壯了胆子，拍的一鎗打去，白四哥托地回身，灣下身去，拾起一件東西，倒把警長嚇得呆了。

白四哥拍拍警長肩頭說道朋友。你若要打我。不用銀彈子。是不濟事的。都像這樣自己會扁的。如今難得你醒了。我很是歡喜。我的肚子覺得有些餓了。我們同來用些點心罷。警長只得仍在原處躺下。說時遲那時快。只聽托地一聲。那阿黎手拿寶劍跳進房來。白四哥擋住他說道。不要忙。孩兒。這位警長只對我放了一鎗。如今安安靜靜躺在這裏。不碍事的。不要害怕。阿黎聽罷。自去門口。躺在豹皮上。攤手攤脚。休息去了。白四哥斟好二杯酒。便對警長說道。我的話你聽見了。沒有。警長連忙起來答道。怎麼不聽見。我既殺不了你。沒奈何只好和你喝酒說罷。走來棹邊舉杯與白四哥。撞杯一飲而盡。白四哥問道。貴姓大名。警長道。我叫保羅。湯麥西是個巡警。管帶慚愧。慚愧。白四哥拍著保羅肩說道。保羅。你的體子倒也長大。我有件小事和你相商。你可應許。保羅道。有事請說。白四哥道。官家懸賞。拿我這個獎賞。我決不願送給別人。定要周全閣下。保羅道。全仗大裁。白四哥道。是的。但是目下時機未到。我死期不到。姑且和你喝酒談心。那件事兒將來再說。保羅道。吃飯之前許我祈禱麼。白四哥道。怎麼不許。保羅道。怕你見怪。不得不問。白四哥道。誰來怪你。那警長於是畫個十字祈禱已畢。坐上棹來。放大了胆吃那塊羊肉。白四哥待他十分和氣。二個人同席飲酒。同壺酌酒。同碟吃菜。此時情狀。若教不知道的。見了。死也不信這二人如此要好。竟在一點鐘前。彼此拼過性命的二人。吃酒中間。各想起了心事。彼此不語。停了一刻。保羅先開口道。朋友。此地的酒菜真不錯。承你把好酒好肉待我。總不如放回去的更好。白四哥道。明早就放。

你回去不必擔憂。保羅道：難道你不會把我囚在這裡麼？白四哥道：我與你無仇，爲甚囚你？保羅道：唉，這樣果然很好，但不過……白四哥斟着酒問道：但不過什麼？保羅看着燈火說道：但不過不過，還有一件難事。白四哥道：快說。快說。保羅道：你不要見怪。白四哥道：我待你好歹？難道你看不出麼？保羅道：果然很好。這個我很知道。我說的並不是待我不好。我說的。我我來時不是空身來的。白四哥道：是的。還有四人和你同來的。保羅道：他們倒不關事。獨有那輛車子。我說的就是這一輛車子。白四哥看着燈說道：那車子現在場上。保羅道：這個我也知道。但是我沒了車子。如何回去？這件事須瞞你。不過白四哥道：我仍把車子給你罷了。保羅道：真的麼？白四哥道：正是。不過壞幾個錢。我只要應用的數目。餘多的不要。保羅道：如此說來，想必你有些爲難了。白四哥道：我只要三百兩金子。餘多的還你。就是警長道：這也不多。像你這樣豪傑，實在少有不怕見罪。我生平沒聽見這樣個正人。白四哥道：我再給你寫張收據，教你回去容易交代。警長道：甚好了。我袋裏有紙筆。白四哥道：不必爲難。我早已寫好在這裏了。拿了去罷。警長道：多謝。多謝。如此更好了。白四哥道：我也知道。這款子很是緊要。你的功名全在這票款上。第一張是我的收條。上有我印信。第二張是証書。說你許多好話。保舉你做個總兵。還有一封却是總督大人給他夫人的家信。我無意中看了他情書失禮之極。你回去時替我多謝夫人。這些紙張都在此地。好朋友你且收了。來來來。再飲一杯。願你稱心如意。請早些安息。罷。明朝五點鐘你就好動身了。路上保重。最好日行夜宿。



千萬不要連夜趕路萬一遇了別人怕不像我這樣好說話了。保羅道這都是真話據我看來你這樣誠實人比君子還強勝十倍真是令人敬愛說罷便將文書收好。白四哥道你既知道我的爲人我就喜歡你今夜也好高枕安眠了還有一事你可記得你休要走出場去我家的狗最是利害一出去便是性命難保。休要後悔。保羅道多謝關愛記得記得。白四哥道好了再會再會說罷自己便出房而去。檯上酒食並不來收去好教警長或是終宵痛飲或是安睡俱可自便。一宿無話。明早白四哥果然五點鐘來到客房見警長早已身起便殷懃問好伴送出門。白四哥又送了一匹好馬套好車子請上車去馬鞭一響得得而去。警長去的遠了尙且時時回顧直有依依不忍相離這位豪傑的意思。那車子約摸走去二十步。白四哥叫道王爵的信須要面交金美夫人切記切記。保羅顛頭那車子曲曲灣灣走的看不見了。看官要問保羅的鎗如何打不死白四哥。這個並不是奇事。大概做强盜的最會避鎗便是身上要害都有東西保護的。據保羅看來倒說確有仙法。至於究竟如何做書的也不曾看見不敢亂道。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話說白四哥放了保羅之後這雲黎地方聽不見別的新聞。街道茶坊所談的無非是義盜白四哥的迭事。說他佔據了奴華炮台如何打劫豪富如何救濟窮人。至於他的本領更不用細說。且說海居黎王有

一天慶壽在宮裡大開筵宴熱鬧非常那種富貴情形真是見所未見倒像亞拉伯一段故事直到如今泊勒摩人還沒個不記念這次盛典哩那屋裏上上下下的地板牆壁全是玻璃鏡子做的四面走廊裏都用上等絲綢紮出異樣細彩花紋裏嵌着嬌豔鮮花沒一處不是滿堂燈彩什麼彩綢格子格子裏鑲出鮮橘鮮花造了英國跳舞臺法國四班合舞臺歌妓圍着白石水臺川流不息介跳舞那大石臺中噴出亮晶晶的水來各處跳舞廳相連的甬道上都用金屑鋪地那條甬道繞到一座小山小山之傍圍足了噴水銀池那池中酒食糕菓無一不備想吃什麼拿來就吃周圍菓樹上紮滿了水晶菓品那山頂之上對着山上路口蓋有一座打拳場裡面裝有機器時常在那里轉動作樂的人藏在臺上故此但聞樂聲不見人影仿佛像半天裏仙樂一般這還不算更有最美女泊勒摩富家閨秀打扮的爭奇鬪勝各極其妍面上戴着面具手拉手的游行衣香撲鼻把空氣都弄香了聽着樂聲看着奇景不由人便心裏發癢引動起愛戀的觀念來以上所說不過是個大概論到那種真情實景真是說之不盡有見過的永世也忘不了呢三十二年之後在下到泊勒摩時泊勒摩人還是念念不忘哩且說這些客人裏面有一堆最觸眼的人你道是誰却是伯爵夫人金美身後隨着五個男女都是貴族模樣獨有金美長的最好故此衆人的眼都釘金美臉上進門時比德拉王親在門口恭迎後面的人愈跟愈多足見他吸力利害了走到一座寶塔門口大家立定這塔門口立着二個中國裝的兵勇一見王爵到來登時開了塔門裡

面裝飾都是中國珍品。正面坐着比德拉王妃，身穿中國貴主裝束。單論這套行頭，就值三萬佛郎。王妃見是金美親自下座迎接，後面隨着許多官長，身上衣服都是一個比一個強勝。這些人雖穿得十分華麗，見了王妃這套衣服，無不個個稱奇。原來王妃袍上把珍珠寶石盤成花錦，環佩釘鑄十分嬌豔。大眾把顧盼金美的眼光，竟移在王妃身上來了。這許多人那個不愛慕王妃，獨有兵官阿太維拉看得入了魔。今日的阿太維拉也不比往日穿着簇新的禮服。比德拉王對金美道：「呀，你見這位中國公主，有話說嗎？」金美笑道：「我說嘎立尼王現在梅心納他的心思和我一樣，他要替中國圍困雪梨歸我貴主，我們不久怕要被中國人打敗了。」金美正在取笑，忽見泊脫拿王裝着嘎拉平救大兵模樣也到了。走近王妃身邊，鞠躬道：「貴主可許我賞識這件袍嗎？」阿太維拉也搭口道：「太陽菩薩千萬小心袍上這許多金鈴，不要被白四哥偷去。纔好後邊又有一人說道：『貴主放心，白四哥只會殺人，決不會做賊，只會劫奪，不會剪鈴的。』」比德拉王說道：「這個倒是真話。」阿太維拉咬咬嘴唇，不做聲了。嘎多立嘎王說道：「你們新近聽見過他的案子嗎？」比德拉道：「誰的案子？」嘎多立嘎道：「便是白四哥了。還有誰呢？」比德拉道：「倒不會聽見嘎多立嘎道他劫了嘎立尼王送去拍勒摩的銀子。」泊脫拿王插口道：「想必是我的贖身款子。」嘎多立嘎道：「正是。正是像你這樣要算量氣大極了。」泊脫拿道：「我但盼望國王不要再來要錢才好。」說到此處，方纔回答阿太維拉那個人答道：「王爺放心，白四哥只拿了三百兩金子，餘多不要。嘎多立嘎回頭看時，見那人穿着亞

拉伯士人裝束年約廿七八便問道先生何以得知傍邊有一位希臘裝少年玩着寶劍說道我聽人說的我王爺要知詳細請問此人說到此處少年把手一指原來指着的就是警察長保羅他方從白四哥家到此先去謁見金美知道金美不在故此直尋到比德拉王府又不敢濟將進來衆人一聽便圍隴來都要保羅演說保羅順便先把總督書信面呈了金美夫人金美接來看過說道這是總督的書信命我前才梅沁納相見我明日便行好了朋友多謝你好回去了說時隨取出一把銀子賞了保羅保羅意欲就此告退誰知那幾位王爵圍住他左問右問那里肯放他只得把如何遇敵如何被白四哥擒去如何招待請酒的話對大眾說知那話也說之不盡幸虧比德拉王插口道這些事都是真的我很知道白四哥的人我都相信泊脫拿王問道如此說來你認識他嗎比德拉道我和他共過一夜怎麼認不得他泊脫拏道你在那里見他的比德拉道就在你這領土上於是把百馬大栗樹下如何借給他三百兩金子的事對大眾演說阿大維拉問道大人你想這票銀子他還肯還你嗎比德拉道一定還我的比德拉王妃插口道今夜在這裡的人還有誰見過白四哥的最喜歡聽強盜故事講起來真會嚇死人的亞拉伯裝的少年道還有伯爵夫人金美金美聽了一嚇於是衆人的眼都註到金美身上來了比德拉王問道當真嗎金美抖抖抖的答道真是真的不過那件事我忘記了亞拉伯少年道他一定記得的衆人都央着金美講給他們聽金美本不願講教大眾央懇得沒法只好把本書開頭那件事演講出來如

何白四哥闖進粧室如何被王爵放了一鎗如何於特萊沙結婚那一夜來府裏殺了新郎這件事講來都比別人的可怕衆人聽了一個個都害怕起來今夜若不是這花團錦簇的所在怕勢勢決不信是個壽誕喜日了阿太維拉說道這賊最重的罪就是今天害我們聽了少興其餘的事都饒得他獨有這個萬萬饒他不得不是小可誇口我發誓偏要立刻把他拿來辦給衆位看看亞拉伯裝少年在傍問道呀兵官你的話當真嗎阿太維拉道爲什麼不真我滿歡喜和他較量亞拉伯少年道恐怕辦不到權太維拉道有人領我去賊巢的賞他賞他亞拉伯少年道慢說賞賜我却認識個人他定能領你去的阿太維拉道誰敢去亞拉伯少年道你若敢去請隨我來說罷那亞拉伯少年就走了似乎明教阿太維隨他阿太維拉却是一時嘴硬那裡有什麼胆量這樣一來正是進退兩難說不得許多眼睛都在他臉上若不去去怎樣下場亞拉伯少年催道來來來這許多貴人看着你你若是不來分明沒胆氣面皮上下不去的阿太維拉沒奈何只好隨了他去二人去後金美戰兢兢問比德拉王道那個亞拉伯少年你認識他嗎王爵道我是不認識的此地可有認識他的人嗎衆人都是面面相覷沒個認得正在此時保羅上前躬身道我倒認識王爵道俺的大兵官你說認識他他到底是誰呢保羅道大人這個不是別人便是白四哥呀衆人聽了真嚇得真魂出竅都替兵官阿太維拉擔憂要知那兵官性命如何且看下面分曉

第八回 用巧計好漢報仇 貪便宜多姣受辱

却說大家聽說那位少年就是白四哥嚇得真魂出竅紛紛散了。比德拉王正要回房安息，忽見他中軍報道末將不是早已稟過王爺的嗎？王爵道：何事？中軍道：我說王爺若是常這樣寬恩他的胆子自然要愈弄越大了。王爵道：誰呀？中軍道：就是兵官阿太維拉。王爵道：阿太維拉怎麼了？中軍道：他嗎？難道王爺不記得嗎？我前時說過的說他時常把刀又藏我袋裏偷將出去。王爵道：是的，如今怎樣了？中軍道：王爺倒說只要拿他自己的刀，又沒有話說。王爵道：這個我還記得。中軍道：今天一數刀又短了八件，分明是別人的也袋去了。王爵道：這可不對，說罷便抽筆在紙上寫道：布脫拉王爵致書阿太維拉兵官閣下，先生自不貴重，由今日始本爵不欲再見先生，附奉小款補君口腹之損失，寫罷摸出五十兩銀子連信交與中軍吩咐明日把此信并銀兩交給阿太維拉兵官。這中軍佳谷馬奉了王爵的命令，那敢違慢，躬身辭出中軍去後，王爵自己正在靜悄悄整理紙張，忽聽那門迓的一響，抬頭一看，見一個嘎拉平裝鄉人，一手執着帽子，一手携個包裹，立在門口。王爵問道：誰？那人回道：我呀，大人。王爵道：你是誰？那人道：我白四哥。王爵道：到比何事？白四哥身邊掏出一包金子說道：第一件大人，我特來還你三百兩金子，多蒙你前時借給我的，我燒毀那間屋，如今造好了，多謝多謝。王爵道：啊，你這個人真誠實，我很歡喜你。白四哥躬自道：還有八副銀刀，又上面都有王府記號，我在兵官袋裏尋出來的，想來必是那位兵官偷你的。王爵道：一點也不錯，難得你倒去尋來還我，你那個包裹又是什麼？白四哥道：這包裡嗎？裏邊是個負心漢。

的頭我顯給你表表敬意說罷便拆開包裹在頭髮上提出血淋淋的一個人頭放在棹上王爵道你這  
個鬼送我這樣個禮物到底想我什麼心思呢白四阿道隨你便罷說完躬身自去只留王爵一人對阿  
太維拉的頭看了一回嘴裏吹起得意的歌曲一面按鈴叫佳谷馬進來吩咐道佳谷馬你明天不必再  
到阿太維拉那邊去了把信撕了那票錢給了你把這個東西拋在垃圾堆裡去罷這段事出在一千八  
百另四年的春天當時這雪梨島風氣未開人民都有些野蠻樣子直到佛笛安第四世登了王位纔把  
文化輸將進來仿着英國人民的程度倒也不差什麼如今從泊勒摩到梅沁納這條大路經過的它米  
那和嘎達尼亞兩處當時還不成個局面原來舊時却是水路行船經過的地方只有忒米尼賽法魯兩  
處如今陸路交通竟變得街市成行非常熱鬧了這都是天演公例無庸細談且說舊時要走這條大路  
除了騾車馬車沒有別法每隔四十五英里有個換馬的所在那嘎立尼王寫信教金美夫人前來相見  
金美若要前去除了騎騾坐船乘坐廠車之外沒有別法要騎騾子他體態嬌嫩那里能殼若趁小船又  
怕海裏渾浪至於二匹馬的廠車不但吃力又且走的很慢沒奈何用自己的馬車揀定了四處換馬休  
息的驛站便是賽法魯三搭亞加塔梅拉鎖四個所在這些個所在既無客店又沒個賣買飯店因此旅  
行的人須要自備乾糧考究的呢果然要僱個廚子隨帶些做菜傢生如帶這些應用器具至少要用二  
只騾子一個挑夫就論最省的用度每天也要三個金元有些英國游歷的內家怕路上沒處住宿每僱

三個騾子連帳棚都帶着同走爲的是路上遇了客店也很可怕的倒不如搭個棚帳來得清淨至於馬匹呢終身受人驅策決不能教他枵腹從事的不能不有換馬的所在從前常有英國旅行家爲了尋不着餵馬地方在路上餓死了騾子糧食沒人擔負餓的直要把廚子當做點心因此那條路上雖沒有客寓餵馬的地方倒很有幾處到了一千八百另四年以後便漸漸的熱鬧不像往時這樣冷靜了至於雪黎島舊時的情形做書的也不知底細就論當時泊勒摩至梅沁納路上在非嘎拉和拍弟之間忽然有了一所客寓那片客寓正造在路傍店小二和他老婆每日釣魚養鴨供一位主人享用寓裏並不招待客人倒像是主人的別墅那主人不時從梅沁納坐着自已的馬車來到此間據說並沒有公事不過歡喜這地方來此玩玩罷了來時必在馬車裡帶許多食品器具上自銀器下至檯布上自佳釀下至麵包無一不備他一到此地就進一間最精緻的客房銀盆裏燒起好香地上鋪着土耳其錦繡毯子吃的又是新南山最好煙絲往往獨坐屋中眼看着噴出的煙霧一捲捲的騰往空中漸漸那烟氣消請鳥有了他却正看得出神哩正在此時房門忽然呀的一聲響進來二個人一個便是店小二一個却是僕人打扮的生客那店小二跑在主人面前說道大人這主人頭也不回莊莊嚴嚴的問道何事店小二道稟告大人總督夫人金美駕到主人道噫店小二道他的馬壞了腿那馬車不能駁再走沒奈何停在本店門口主人道這樣嗎店小二道他在三塔亞加塔動身算來今夜一定好到梅拉鎖的所以沒有預備吃食



的東西。主人道：你去回報夫人，說我此地帶有廚子，廚具都好，通融借用。那僕人道：小人先替主母拜謝。大人還有一事：我家主母今夜想不到要在此地過夜的。然而除了此地，沒有第二個客寓。想要在此暫時借宿一面，就去梅拉鎖，趕緊再換好馬。未知大人許否？主人道：好極好極。只要夫人不嫌屋小，我那里都可以住得的。你快去回報夫人，說我此地奉讓。這主人隨同店小二僕人一起出房，自尋房間居住。不題單表總督夫人原是受人奉承慣的人，他的命令誰敢不依？只要一舉手一飛眼，就好要人性命。故此這主人如此奉承，也算不得過分。他老人家以為理所當然。那里放在心上？話說金美扶在了環肩，上走進房來，那般驕人氣概，人家見了，那個敢不下拜？他穿的行裝十分端麗，倒像騎馬的裝束。短而且緊，胸口和袖間繫着絲球，領口圍着一件寶貨，以擋山間寒氣的。這寶貨名爲貂毛帶，乃是嘎立尼王向意國京城買來的。他頭上戴的是黑剪絨小帽，是中古時代的樣式。帽下露出縷曲的黃金妙髮。他心想：只要有一間好好的房子，可以將就住住，想不到那主人讓他這間臥室，竟會如此考究的。所有梳粧的器具都是銀的，不但桌布地毯非常精緻，爐裏還燒着東方的好香。金美便對了環結莎道：呀，結莎，我還算運氣高哩。那僕人不小心沒把馬脚釘好，將就在此停留。誰想到又有那位主人讓我這個好房間，倒像專爲我造的一樣。結莎道：那位主人究竟是誰呢？怎肯無緣無故把好房間讓你？金美道：我真不知道。結莎道：夫人，你想想，金美靠在椅背上說道：我想不出呀。結莎照你看來，究竟是誰？快說快說。結莎道：我

想……我尤夫人恕罪說來不要見怪這也是情理中事一定是……金美道說呀結莎道定是王爺知道你經過這里他又不耐煩等你先在此地造了這間客寓自己先來寓裏恭候夫人的金美笑道呀說得有理是了是了除了他還有那個曉得我中意這樣個房間想來一定是他特意和我作耍自己偏不露面等我無意中再來嚇我的你道是否他既這樣刁巧我們偏要做得胆大即便他來了也裝做着看不見的樣子呀嘎立尼吓嘎立尼你真會討人歡喜待我這樣好你看這些東西何等週全可愛呀可愛他真正愛我結莎道還有這個好菜好飯你道那里弄來的金美道不是他是誰呢我們有了好東西只顧吃管他是那個報効的好在所有的東西都是上帝賜我們的我們但謝上帝造化之功也就完了噫看呀這些銀器多少精緻若使遇不到這個主人我們那里來這個所在呀這銀杯雕的真細結莎快去倒些水來吃結莎奉命在杯裏倒了一杯水加上幾滴上品葡萄酒金美飲了二三口其實他並不是口渴不過見杯子好看舍不得放手罷了吃酒時心裏想道難道真是我男人嗎不然爲什麼弄得如此稱心呢金美便迷迷糊糊想了一刻心事夜飯收開金美看了這些擺飾摸摸這樣玩玩那樣穿來穿去好似個穿花蛺蝶心裏迷迷夢夢只想着情人嘴裏雖在吃飯眼睛却無時不看着門口門扇一動他的眼看得格外緻細盼他情人到來盼的眼也穿了心也動了漸漸不知不覺自己也不知什麼緣故心裏起了慾火疲倦的支不住了結莎在傍問道夫人覺得不舒服嗎金美道沒甚不舒服你聞聞這般香似

乎有些氣悶。結莎道：「可要把窗兒打開，金美身不要我，覺得似乎要死了。雖是這樣死，也是開心的。你把我頭髮放開，我的頭覺得很重，幾乎連頭都抬不起了。」結莎奉命把金美長髮鬆解開來，那頭髮真拖到地上。金美道：「結莎，你不覺也有這樣感情嗎？不知道那里來的一種魔鬼跑進我心裏來了。我想來一定吃了什麼迷藥了。」扶我起來，攙我到鏡邊去。結莎扶了他主母，走到爐邊，金美把手托着香腮，一手攙在火爐筒上，向鏡子裏只顧瞧一面。命結莎道：「快把床鋪弄好，替我脫了衣服。」結莎先叫僕人預備好鋪蓋。僕人去後，便替他主母來解衣服，任他看住鏡子，並不驚動。那金美趁着結莎的手勢，略把手抬了一抬，那衣服都脫落了。脫罷衣服，便命結莎走出房去。金美獨自一人預備做他的好夢，懶洋洋靠在床上，手托香腮，眼看着門口，硬撐着不要睡熟。那眼皮不由自己徐徐闔了，攏來嘆了口氣，嘴裏念着他男人名字，倒在枕上睡熟了。次日醒來，記得有個男人和他同睡，摸摸身邊並沒有人，張眼四下裏一看，東西照舊。纔知道是一場春夢。然而夢境斷不會如此真切的回頭。正要想哩，忽然瞥見床前矮棹上有一封信取來看道：

伯爵夫人閣下。鄙人身爲大盜，欲報父讐，易如反掌。然既可安享王孫之樂，又何必出此強盜之手。段乎卿夢醒來，當知昨夜之事，並非真夢。如其不信，請對鏡一觀，方知我不作虛言也。白四哥手啓。金美看了，直嚇得渾身抖個不住，額上綠豈似的冷汗滾將出來，想要按動叫人，鈴却又沒些氣力，好看容。

易爬下床來跑到鏡邊一看。不看倒好看。是。不由得叫將起來。要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赴夜宴良友負心 得警耗商人報信

話說金美好容易爬下床來跑到鏡邊一看。不由得叫起苦來。你道甚的那頭髮眉毛都教人剃得一毛不剩了。於是趕緊罩了面紗鑽進馬車趕回泊勒摩去了。到了那里馬上寫了封信寄給嘎立尼王。倒說生了重病許願去廟裏暫做尼姑把眉髮全都剃去。病雖好了。但是一年內萬萬見不得人了。這事按下不題。單表一千八百另五年的五月一號。白四哥在奴華炮台請客。原來白四哥有個好朋友叫做米里拍拉西。乃是蓋沙地方偷稅名家。為人忠厚帶了兩個歌妓同來。探望白四哥將出雪黎美酒預備上好酒筵。款待來客。飲得十分高興。酒席方開。阿黎忽然送進一張紙條交給拍拉西。說是有個蓋沙鄉野人送來的。拍拉西看罷。怒冲冲把紙條握在拳裏說道。哼。他怎麼遍揀這個時候送來呢。白四哥道。誰呀。拍拉西道。便是那兵官茄馬。白四哥道。啊。不就是我們那個逃走的商人嗎。拍拉西道。怎麼不是他這條子。說有一船私貨沒等卸完。却被關上查着了。白四哥道。我們辦事要緊。作樂倒是小事。你快去辦事。我在此地候你辦完了再吃。快去。快去。拍拉西道。如此我去去就來。好在海面不過離此五百碼。不消一點鐘都好辦完的。白四哥道。我們還有通宵的樂哩。路上小心。拍拉西頭頭出門。自去。白四哥却和兩個歌妓同席坐地。故此拍拉西去後並不寂寞。白四哥坐在中間談得正有情趣。忽見房門開處進來一條

大漢舉目看時不是別人。便是常來賣貨的麥爾梯商人和白四哥。乃是至好朋友。見他到來。自然歡喜。便對那商人說道。呀。你嗎。歡迎歡迎。可曾帶些含香錠。好烟絲。帶子。這兩個寶貝。帶着手巾。問我要東西呢。還說平常的不愛。定要繡花。或是平金的才好呢。噲噲。還有你那些中國貨也帶着嗎。商人道。好辦。可惜如今沒功夫。還有要緊事辦哩。白四哥道。你不曾吃飯嗎。坐下來。讓我再來歡迎你。一次。這個位子。比皇位更好。就在酒瓶前面一對美女的中間。你道好否。商人道。你這里酒味最好。這幾位姑娘。倒也美貌。可惜有件要緊事。不得不告白四哥。道。告訴誰。商人道。告訴你。白四哥道。如此。請說。商人道。這件事只好告訴你一人。白四哥道。好朋友。今天我們好好兒作樂。明天再說不遲。商人道。這却不可。我立刻就告訴你。白四哥道。如此。你當着大眾。就說好在何論什麼險事。我聽了。決不會擔憂的。便是性命交關。我也不怕。商人道。這件事却是性命交關的。白四哥自在斟滿一杯酒。敬與商人。道。好。請先飲此杯。商人接來。一口飲盡。白四哥道。這樣方好。請坐下。講來。我這里洗耳恭聽。商人不好違命。只得坐下。白四哥道。這樣很好。請說。究竟是什麼一件事呢。商人道。你知道那嘎瓦魯沙。斯巴達。化拉。把沙。沙本。那拉。堤維多。洛米達。各處法官。都被拿問。你知道嗎。白四哥飲着酒。答道。我倒也聽見過了。商人道。你可知他們被拿的緣由。白四哥道。據我想來。或者嘎立尼王知道他夫人被辱。想要捉拿我。白四哥是也不是。我的頭上不是懸着三千兩賞金嗎。商人道。一些也不錯。白四哥道。不妨事。的我處處留神。怕他甚的。商人道。這件事

只怕你未必想到白四哥道阿黎常說的只有上帝最大除了上帝我都不怕你既知道何妨說說呢我  
這里聽教如何商人道有六個法官各人湊出二十五兩銀子總共是一百五十兩白四哥道這是一千  
八百九十個立亞你看我算也不用算就說得出好呀還有呢商人道法官們湊這些錢送給你相好  
的一個人教他裏應外合容易拿你白四哥道我想十里之內決沒有改做好細拿我的人這倒不怕商  
人道你休要弄錯那奸細如今現在白四哥縐縐眉頭握住短劍問道你如何得知商人道我得知此事  
很是容易昨天我正在梅沁納嘎立尼王處賣貨忽見有個僕人走來在王爵耳邊低低說了一句話王  
爵低聲道好了叫他進來王爵一面把手指指我去傍邊耳房裏等候我奉命立刻就走爲是心裏疑  
惑又彷彿聽見他們提起你大名我便在隔房細心聽着白四哥道後來怎樣商人道來的不是別人正  
是個奸細他說約定明晚他在裏邊接應開了炮台門趁你吃飯時候直殺到你飯房一手擒拿不怕不  
成白四哥道這人姓甚名誰商人道姓米利名喚拍拉西白四哥咬着牙叫道上帝的血呀他方纔還在  
此地商人道他不是出去了嗎白四哥道就在你來的前一刻去的商人道如此說來他一定去官兵處  
報信說你正在吃飯好來動手了白四哥道你看我們不是現在吃飯嗎商人道一些也不錯你若想逃  
走立刻就走白四哥笑道我豈肯逃走阿黎阿黎！阿黎進來白四哥對他說道孩子先把大門關住把  
三隻狗的練子鬆了放在場內再將那第四隻獅兒帶到此地你一面自去整備鎗彈火藥席上二個歌

妓嚇的叫將起來。白四哥道：「我的好菩薩，靜一些。到了這個時候，你們這種音樂用不着了，快快住嘴。」歌妓們沒奈何，只自瑟瑟地抖。那敢聲響，白四哥便對商人道：「老兄，你和二位姑娘少坐，我須去外面場上走一遭兒。」說罷，便拿起短鎗，裝了彈藥，來到門口。正要出門，忽聽外面有一片聲響。商人道：「這是什麼響？」白四哥道：「我的狗在那里叫，你聽見嗎？」料必敵人近了，比你不過遲到五分鐘，說着，喝他狗道：「不要亂叫。」俺的老虎說着，開了窗，在窗口吹了一聲哨，回頭說道：「一些也不錯，我現在預備停當了，不要害怕。當時那幾只狗輕輕的叫了幾聲，也就不响了。」那歌妓和商人嚇得發抖，似乎禍事來了。正在此時，阿黎帶着白四哥，這只愛犬進來。那犬一直跑到他主人面前，二腳立起，把前爪搭在主人肩上，把眼光看着白四哥，哼了二三聲。白四哥道：「是了，是了，獅兒，是的，你真是個佳人。」說時，他竟把獅兒當了女人，在他額上親了一口，又在頭上撫摩了一遍。那狗又嗚嗚的叫了幾聲。白四哥道：「來，獅兒，看來時候費不得了，來我的美人，隨我來罷。」於是帶着狗離了商人和女人，來到場上。但見三隻狗神情十分狼狽，其實那事情還不很吃緊，哩便開了園門出去。巡查那獅兒，忽然停住不走，嗅嗅空氣，向圍場裏一個地方走去。又把後腳立起，爪在牆上裂裂牙齒，輕輕鳴了一聲。四下裏尋他主人，是否跟在他身後。白四哥緊在後邊，跟住知道難此數碼，有個奸細藏着，記得前時囚過保羅，這間屋那窗口，看出去，正看得出那個所在，便飛也似的跑進裏面。那獅兒睜着全般殺氣的眼睛，磨磨牙齒，隨後跟來。白四哥穿過商人和二個女人，那

間屋子進了。隔房墨黑房裏只見淡墨色的窗口。獅兒等不及跨進房門竟像猛虎似的對着窗口只一穿。白四哥正要叫住他。他早已跳出二十尺的窗口。勇如猛獸趨向前去。白四哥靠着窗口看時。但見獅兒在單棵的橄欖樹傍轉了三轉。只聽噯呀一聲。早把樹下藏着那人的咽喉咬住了。那人大叫救命。白四哥聽出是拍拉西的聲音。那人連喊道。快快救我。白四哥快救快救。不然我打死他了。白四哥大叫道。咬住他。獅兒咬死他。咬死他。咬死他。……拍拉西眼見白四哥知道他暗算。沒奈何。忍了痛。發一聲大叫。用靜平生力氣和獅兒大鬪起來。白四哥手倚着鎗看這場古怪的決鬪。當下烏雲裏透出一線月光。瞧見二個動物忽起忽落。只是很鬪約莫有十分鐘。那月又被烏雲遮住。看不清楚。只聽一陣亂叫。也不知是人是狗。鬥到二十分鐘。隱約看見二個中倒了一個。要知拍拉西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曉。

第十回 猛獅兒除奸護主 白四哥重義捐軀

話說二個動物正在很鬪。忽見二個裏倒了一個。原來倒的不是別樣。便是那奸細拍拉西。白四哥吹了一聲哨。飛也似的出去開門。讓他這愛犬進來。那獅兒進門時。嘴裏牙縫滿流着鮮血。白四哥回頭正要關門。忽然瞥見通上砲台那條路。一閃閃的亮。細看乃是官兵荷着的刀。映着月光。一閃閃照人眼目。即把門口堵牢。便來客屋。但見那商人正在飲酒。二個婦人却跪在地禱告。商人問道。外面怎樣了。白四哥道。官兵嗎。商人道。拍拉西呢。白四哥道。他已經完了。可惜還有鬼想來拿我哩。商人道。誰呀。白四哥道。我



看來來的必是梅沁納巡警兵隊商人道你怎樣弄法呢白四哥道第一樣見一個殺一個商人道然後怎樣白四哥道然後我盡力去和那殺不盡的拼命二個婦人聽到這里嚇得瑟瑟地抖白四哥道噯領他們到地穴躲裏着他們要什麼都給惟有火那是萬萬給不得的怕他們放了火把火藥燒完壞我的事可憐二個婦人跪在地上求着要逃白四哥把脚只一跌喝聲快去二個婦人看着害怕白四哥眼色很凶嚇得一聲也不響起來跟住阿黎走了白四哥又對商人道噯兵官快把燈火滅了你去在躲那個角裏保你打不着讓出地方來好教我打仗

正在此時阿黎肩荷四桿洋鎗一筐子藥進得房來白四哥把窗門盡數打開阿黎拿了洋鎗立在一傍想來接應白四哥發出慈愛的聲音說道不要這樣不要你這是我一人的罪決不願教你混在我一處你年紀還輕將來不可很量哩兒啊你聽我說話快去避着罷阿黎道父親獅兒是個狗尙且帮你何況我呢你知道嗎世上我只有你一人你若死了我定要和你死在一處的白四哥道阿黎你斷不可如此我萬一死了你還須替我辦那件秘密的大事那件事只有我兒能托別人是斷斷托不來的兒吓你若是真愛我萬不可枉送這性命留待將來報仇阿黎道孩兒遵命就是父親是主孩兒那敢不依白四哥蕩下手來阿黎握住這手親了幾口說道父親難道一些不用孩兒幫忙嗎白四哥道你帮我裝鎗罷阿黎將鎗來裝好子藥那商人在壁角裡走出來說道我呢白四哥道你嗎兵官你留着等我

戰。敗。了。掛。個。免。戰。旗。罷。白。四。哥。瞧。見。第。二。隊。官。兵。的。鎗。頭。一。燒。燒。下。山。而。來。一。直。到。了。拍。拉。西。尸。首。躺。的。那。棵。橄。欖。樹。下。分。明。要。和。奸。細。接。洽。那。第。一。排。兵。早。已。踏。尸。而。過。原。來。獅。兒。的。鐵。牙。非。常。利。害。把。拍。拉。西。咬。一。個。血。肉。模。糊。弄。得。官。兵。認。不。出。是。誰。了。然。而。約。在。橄。欖。樹。下。接。應。的。決。沒。有。二。個。不。是。他。又。是。誰。呢。兵。官。在。四。下。裏。一。望。沒。有。別。人。因。此。知。這。尸。首。一。定。是。拍。拉。西。心。想。這。計。謀。已。破。白。四。哥。豈。能。一。無。防。備。倒。不。可。輕。舉。妄。動。大。家。聚。隴。來。商。量。着。進。行。之。策。白。四。哥。在。窗。裏。看。得。明。明。白。白。忽。然。那。烏。雲。裏。又。漏。出。一。線。月。光。正。照。在。白。四。哥。面。上。被。一。個。官。兵。瞧。見。指。着。喊。道。這。不。就。是。強。盜。嗎。於。是。一。片。殺。強。盜。殺。強。盜。的。喊。聲。隨。着。拼。拍。拍。的。洋。鎗。都。向。白。四。哥。打。來。可。惜。那。許。多。鎗。子。都。打。在。牆。上。雖。有。一。二。鎗。從。白。四。哥。頭。上。飛。過。却。無。傷。損。白。四。哥。絲。毫。不。亂。把。阿。黎。裝。好。的。四。管。鎗。輪。流。介。打。頭。四。鎗。就。把。官。兵。送。了。四。個。原。來。這。兵。隊。只。是。練。來。路。上。看。看。街。道。的。那。里。就。會。打。仗。眼。見。着。打。去。就。死。倒。害。怕。起。來。他。們。原。想。白。四。哥。今。夜。中。了。計。策。乃。是。籠。中。之。鳥。一。拿。就。着。怎。知。道。如。今。弄。得。如。此。光。景。即。使。圍。困。住。砲。台。也。是。無。用。那。城。牆。既。高。且。厚。又。沒。有。梯。子。繩。索。怎。能。進。去。除。了。對。正。窗。口。候。白。四。哥。探。出。頭。來。把。他。打。死。並。無。別。法。然。而。這。個。機。會。甚。是。難。得。哥。四。白。不。是。傻。子。豈。肯。白。白。地。送。出。來。討。死。故。此。決。意。退。兵。等。商。定。計。策。再。來。拿。捉。可。憐。來。不。及。退。去。官。兵。裏。又。教。白。四。哥。斷。送。了。二。條。性。命。白。四。哥。一。看。這。是。暫。時。的。解。急。走。到。對。面。窗。口。看。時。恰。逢。第。一。隊。官。兵。排。鎗。迎。面。打。來。那。窗。口。望。出。去。是。個。小。村。庄。幸。虧。這。排。鎗。子。都。沒。有。打。中。然。而。一。

聽鎗聲知道來的官兵不在少數。着實可危。不管什麼也把洋鎗回敬他們。幾下這第一隊兵又被他打死了許多。次序雖亂却不逃走。反倒排上了隊。立在牆邊。白四哥若不把身子灣出萬萬打不着他們。白四哥一想不必冒險。停着等他們動靜。那商人灣出躲在壁角裏的頭來問道。完了。沒有我們能唱得勝歌嗎。白四哥道。且慢。這是不過暫時罷戰。他們定去近村取了梯子繩索。再來。然而很有一刻停哩。說着便來斟了二杯酒。說道。我自。有道理。阿黎去把那桶火藥拿來。……喝酒呀。兵官那商人担着心問道。把火藥拿來。有甚用處。白四哥道。你看着罷。阿黎將火藥拿了進來。白四哥道。好了。再去弄個錐子來。在桶上錐個眼。阿黎奉命用十二分精神去辦事。白四哥將條手巾把來一絲一絲撕成了小條。接做一根長線。在火藥裏滾了幾滾。一頭塞進桶眼。把桶眼將潮藥塗沒。藥線擺好。正在此時。忽聽外面梯子響。門響。一時並發。白四哥一面把火藥桶滾去放在門口。這道門原來通個樓梯樓下。便是個方塲。牆邊乃是方纜。官兵靠着的高厚圍牆。且說白四哥滾着火藥桶。說道。我可有先見之明。商人道。唉。……我明白了。阿黎道。父親他們這次拿着梯子來了。白四哥一跳起身。仍到方纜。打仗那個窗口。一看果然。一行人拿着梯子。到來。白四哥頗有看不起他們的神氣。笑他們。這許多人打不過他一個。主意拿定。便問阿黎道。阿黎。……子藥裝好了。沒有。阿黎隨把裝好的鎗授給他。道。裝好了。父親。白四哥看也不看。受過鎗來。繳細看準。只聽拍的一聲。搨梯子的。一個官兵應聲而倒。第二個又來搨梯時。白四哥的。第二鎗。又把他打倒在地下。

官兵又出二人來。搗梯手纔摸到梯子。已一仆搭倒地死了。如是者三四次。嚇得這梯子沒人再敢搗。只好仍舊退兵。且說那第一隊官兵正在攻打大門。只聽打門聲。犬吠聲。鬧成了一片。門打得愈響。狗叫得愈鬧。後來兩扇大門居然被他們打開了。一扇人往裏很命的擠。誰知擠進門來。早有一羣獵犬把官兵。爪住。弄得無法可救。如要打死那狗人的性命。自然也就不保。一隊官兵擠滿了場上。被樓梯口三隻猛犬咬得不知死活。正在此時。樓梯口忽然開了。那桶火藥一級級的滾將落來。正滾在人叢中。時只聽振天介的轟隆一聲。那火藥炸得圍牆坍了半片。至於場上這些官兵。早炸得血肉橫飛。不留一個。那牆外的官兵呆了一陣。便把二隊合成一隊。統共也有三四百人。官兵道這許多人打不過一個賊。羞也羞死了。於是鼓足勇氣。排了隊向壞牆洞進。來到了樓梯口。倒有些不敢上樓。停了一刻。看看不見動靜。有幾個便攀住欄杆爬上樓來。發一聲喊。後邊的也爬上來了。前面的人本想退縮也無處可退。只好打門。誰知此門並不關鎖。一推就開。於是官兵大喊拿賊。正在此時。第二層的門也忽然開了。眼見白四哥。二手裏拿着二枝鎗。坐在一個火藥桶上。那商人發了急。抖抖抖出來。喊道快退快退。這門下埋着地雷。你們再進一步。準包你我全要飛上天去了。官兵看看商人神色。知道不是慌話。當下那扇門却也作怪。忽然又自己關了。於是一個個害怕起來。向窄樓梯下死命的逃走。你擠我軋。有的真像覺得腳底有些震動了。等不及下樓。竟自跳下樓去。不消五分鐘。白四哥覺得沒有動靜。聽聽也無聲響。原來那商人

趁。着。機。會。混。入。官。兵。裏。走。了。白。四。哥。來。到。窗。口。看。時。見。各。門。口。立。着。守。門。兵。却。又。在。桶。後。車。後。鎗。子。打。不。着。他。們。倒。也。沒。法。便。對。阿。黎。說。道。如。此。看。來。他。們。定。教。我。們。餓。死。在。此。地。了。阿。黎。道。可。憐。那。些。狗。吓。白。四。哥。笑。道。你。不。要。辱。侮。這。些。苦。獸。他。們。爲。我。拼。了。死。命。休。叫。他。們。狗。你。叫。一。聲。人。罷。阿。黎。道。父。親。呀。白。四。哥。道。做。什。麼。阿。黎。道。你。看。見。嗎。白。四。哥。道。看。見。什。麼。來。阿。黎。道。那。邊。不。有。一。片。亮。光。嗎。白。四。哥。道。呀。真。是。呢。這。是。北。方。決。不。是。天。亮。阿。黎。道。恐。怕。莊。上。火。災。罷。白。四。哥。道。上。帝。的。血。呀。真。是。火。災。嗎。當。下。白。四。哥。愁。容。滿。面。跳。起。身。來。走。到。門。口。正。遇。着。那。商。人。迎。面。進。來。白。四。哥。叫。道。你。嗎。兵。官。商。人。道。是。是。我。不。是。別。人。是。你。朋。友。萬。不。要。動。手。白。四。哥。道。歡。迎。歡。迎。外。面。怎。樣。了。商。人。道。他。們。拿。不。到。你。無。處。出。氣。逼。着。村。上。那。些。百。姓。限。他。們。同。來。拿。你。不。依。的。便。放。火。燒。他。房。屋。白。四。哥。道。百。姓。怎。樣。說。商。人。道。百。姓。死。也。不。肯。白。四。哥。道。是。是。吾。早。知。道。他。們。寧。願。把。房。子。燒。去。決。不。肯。扯。一。扯。我。毫。毛。的。好。了。兵。官。你。去。告。訴。他。們。快。把。火。救。滅。了。罷。商。人。道。他。們。怎。肯。依。我。呢。白。四。哥。道。叫。他。們。只。要。滅。了。火。我。情。願。自。己。束。手。就。搏。阿。黎。叫。道。呀。父。親。你。怎。麼。自。首。呢。白。四。哥。道。是。的。但。是。我。這。頭。顱。從。前。許。過。願。送。給。一。個。人。你。先。教。他。們。滅。了。火。再。到。梅。沁。納。把。那。人。請。來。麥。爾。梯。商。人。道。那。人。是。誰。白。四。哥。道。保。羅。湯。麥。西。便。是。那。個。警。察。長。商。人。道。你。還。問。別。的。不。問。白。四。哥。道。只。有。一。件。事。便。在。他。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阿。黎。道。你。不。必。求。他。們。饒。我。性。命。白。四。哥。道。我。不。是。告。訴。過。你。等。我。死。後。還。要。你。成。功。那。件。事。嗎。阿。黎。道。呀。孩。兒。忘。記。了。求。你。恕。罪。白。四。哥。便。對。商。

人道去罷。快去說去。我這里看見火光一滅。就知道他們應許了。商人道如此做法。你豈不恨我嗎。白四哥道。我不是早和你說過的。教你來掛免戰旗嗎。商人道不錯。白四哥道。那邊統共燒毀了幾處房子。商人道。我來時候。只燒了二處。白四哥道。這袋裏還有三百十五個金錢。將去分給被災的苦人。商人道。奉命匆匆的去了。白四哥把手鎗拋開。呆呆地坐在火藥桶上。想心事。那亞拉伯少年阿黎。却去攤手攤脚。躺在豹皮上。合着眼。倒像睡熟的一般。漸漸的火光滅了。白四哥知道要求的事。官兵必然應允了。過了一點鐘。這門口忽然站着一個人。白四哥和阿黎都不曾看見那人。咳嗽做個記號。白四哥聽見有人咳嗽。回過頭來。要知來的是誰。且聽下文分說。

第十一回 強懺悔終身抱恨 真怨孽覲面難親

話說白四哥聽見有人咳嗽。回過頭來。見是保羅。便笑嘻嘻說道。你嗎。警察長。你倒一請就來不教我等候。真爽哩。保羅道。是呀。我正在路上。撞見他們。我領着兵。正到這里。你要求的事。他們告訴我了。白四哥道。是的。我的話。從沒有翻悔的。保羅道。這是我向來知道的。白四哥道。我這個腦袋。值得三千塊金元賞格。從前許過你的這票錢。應該你得。故此特來尋你。保羅咋舌道。唉。唉。使不得。使不得。白四哥道。這是什麼意思。保羅道。這……三千元。我不想到手。白四哥道。爲何呢。保羅道。因爲你是一個好漢。這樣好漢。真也少有。白四哥道。唏。你管我好漢不好漢。這件事。與你功名上。很有益處的呢。警察長。保羅嘆道。這個我。

都知道這樣說來你不想自己投案嗎白四哥道我自己投案保羅道投給我嗎白四哥投給你保羅道真的還是假的白四哥道大丈夫一言爲定豈肯反悔你快教那些下流東西走開我不願意見他們保羅便到窗口喝道你們回去罷這犯人的事我可以擔保你們先去梅沁納報信說已經拿住了那官兵們聽着歡呼而去白四哥便對保羅道我們正在吃飯被他們一陣胡鬧鬧得飯也不會吃完警察長請坐就此用些便飯罷保羅道很願意我趕了二十多里路肚子正餓得死哩白四哥道你這人很有趣味可惜我們只有今夜這一夜相叙了大家須要作作樂阿黎去把二個歌妓叫來噯警察長喏喏這二杯酒賀賀你升官當夜白四哥如何作樂按下不提且說五日之後噯立尼王正和他美人金美同在一處那美金自從做尼姑後出廟纔不過七天聽得有人報道白四哥就擒現在梅沁納監裏十分快意噯立尼王道好了戈都王許過的若有人能把他拿到賞給三千塊金錢他自然會照付的快把那人提出審問就地正法美金却在傍邊軟綿綿的說道我常聽說這人怎樣本事可惜沒有見過倒要看看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王爵道俺的夫人你真想看時俺便把囚犯提來泊勒摩絞給你看看你道好否

噯立尼王爲要討好他夫人果然命將白四哥由梅沁納解到泊勒摩來派了大隊警察直押到本城牢裏那牢房正在白蘭沙之後與白蘭養病院相連且說白四哥到了城牢第二天有個教士來到他監裡白四哥見是教士進來起身恭迎教士請他就此懺悔白四哥不依教士勸了幾遍見他極其固執無可

如何便問。究是什麼緣故。白四哥道。那緣故嗎。只爲我生平永不會犯過罪孽。教士道。我的兒呀。這是怎麼說呢。白四哥道。第一樣。凡人臨死。要求懺悔。不但爲自己的罪。也爲來世與我仇人解解怨恨。是也不是。教士道。這個自然不這樣算。不得完全的懺悔。白四哥道。唉……然而我終不肯恕那害我的人。即便懺悔。斷斷不會完全的。這種不完全的懺悔。我不願意。教士道。你犯下這樣大罪。你的靈魂不怕受苦嗎。須知道上帝最肯寬恩。他是有求必應的。我看還是懺悔的好。白四哥道。神父還有一樣。譬如我這心。此刻改了善。等到臨死。我沒法子自制。那壞心思又回來了。這却如何。教士道。若是這樣。那懺悔也就無益了。白四哥道。如此說來。我不必去懺悔。我自己知道那壞心思。一定會來的。教士道。你不會把心裏那些壞念。一氣趕出嗎。白四哥笑道。神父。你怎能知道。我若沒有這壞心思。早不肯活着了。爲的是要報仇。纔把身子留在世上。你想。我就肯教人在這許多人前處死嗎。不見得我情願自己把練子切死。決不肯教他們絞殺的。我一聽得提到這裏來。本要想自盡的。想必爲的是他爲要看我死罷了。教士道。誰。白四哥道。便是他。教士道。你這樣含含糊糊死了。去上帝決不肯饒你的。白四哥道。好在他也要含含糊糊死去的。因爲他臨死。萬萬想不到就會死的。他臨死時。不但等不及懺悔。連個教士還怕沒有哩。上帝既不肯饒。我想來也未必肯饒他。我二個同在一處受罪。倒也有趣。正在此時。看牢的進來。報道神父這罪犯應該提到禮拜堂禱告去了。教士又問道。兒呀。你究竟肯懺悔嗎。白四哥道。我決不肯實說的。教士道。如此我



替。你。去。做。彌。撒。盼。望。上。帝。的。聖。神。前。來。摸。你。的。心。教。你。回。心。轉。意。棄。去。惡。念。這。就。好。了。白。四。哥。道。偷。能。這。樣。時。最。好。我。只。怕。未。必。能。真。改。教。士。去。後。那。兵。士。擁。進。牢。來。開。了。白。四。哥。的。練。子。將。他。押。到。聖。撒。爾。禮。拜。堂。這。禮。拜。堂。造。在。牢。房。對。面。裏。邊。亮。煌。煌。點。滿。了。白。燭。照。例。罪。人。臨。刑。先。要。在。堂。裏。過。上。一。夜。一。面。做。彌。撒。一。面。禱。告。行。刑。的。時。刻。定。在。明。朝。八。點。鐘。便。把。他。鎖。在。一。個。鍊。圈。上。這。鍊。圈。套。住。在。柱。上。幸。虧。那。練。子。很。長。可。以。鬆。得。到。那。根。鐵。條。使。他。跪。在。鐵。條。上。祈。禱。那。彌。撒。正。在。開。場。忽。見。瘋。人。院。司。事。帶。進。一。個。棺。材。架。來。放。在。禮。拜。堂。的。中。間。這。架。上。是。個。瘋。病。死。的。婦。人。院。長。知。道。今。夜。堂。裏。替。罪。人。做。彌。撒。趁。便。把。死。尸。抬。來。也。請。教。士。帶。着。念。些。經。超。度。亡。靈。那。個。廟。祝。即。在。帆。布。床。頭。脚。邊。點。了。二。枝。洋。蠟。開。場。念。經。白。四。哥。聽。得。很。是。留。心。等。到。聖。經。念。完。教。士。重。新。走。下。台。來。問。他。心。裏。壞。念。退。些。嗎。白。四。哥。道。雖。則。聽。了。禱。告。無。奈。心。中。之。恨。終。沒。有。減。少。教。士。道。我。明。朝。七。點。鐘。再。來。看。你。想。你。今。夜。獨。在。神。前。過。夜。那。良。心。照。着。十。字。架。自。然。會。發。現。的。那。時。我。再。替。你。超。脫。不。遲。白。四。哥。等。教。士。去。後。一。個。人。獨。在。堂。裏。思。前。想。後。把。一。生。的。事。逐。件。提。到。了。眼。前。記。得。自。小。遭。了。惡。運。那。是。命。中。所。定。避。也。避。不。開。的。自。己。無。非。要。孝。敬。上。帝。給。他。的。父。母。記。得。祖。宗。家。世。原。是。極。安。寧。的。爲。什。麼。忽。然。把。安。寧。快。樂。都。變。成。苦。惱。和。眼。淚。呢。那。緣。故。連。自。己。也。說。不。出。來。記。得。有。一。天。他。父。親。拿。着。尖。刀。出。門。回。家。時。滿。身。是。血。又。記。得。那。晚。父。親。被。官。府。拿。去。臨。刑。送。他。到。禮。拜。堂。時。也。像。自。己。如。今。鎖。在。這。廟。裏。一。樣。由。此。看。來。其。中。定。有。命。數。定。有。反。覆。的。機。會。定。有。惡。魔。

硬把我一家拖上了錯道。思前想後，人生在世，那有怎麼趣味？不是誇口，自己在信實上總算不錯，並沒有享過樂處。想到此地，盼望借此時刻，心裏或者會識破天機，低了頭，在上帝面前勉強發誓，定要把一切可怕隱事宣佈出來，定要解脫來世怨仇，減輕自己罪惡。想了半天，那心思偏轉不過來。當此萬籟全絕，聽不見別的聲音，只聽得自己心脈裏彷彿言道：報仇呀！報仇呀！……又想着自己是將死的人了，爲了要死，纔把這個死尸抬到此地來的。可知一個人生在宇宙中央，原沒甚麼用處。凡百事物都靠自己去做。若是享了安樂，什麼事也做不成了。還是這苦惱性質，倒是旋轉乾坤的樞紐哩。白四哥慢慢地立起身來，並不是怕死爲報仇的心願未了，急得面無人色，愈加悲切。漸漸回過頭來看看傍邊那個死尸，是個瘋死的婦人。白四哥說不出爲了什麼，不覺一陣寒顫，心想上去看看那死尸，到底是誰，可惜那面目正被衣角蓋住，看不出是誰來。忽然想起那個特萊沙呀！自從遭了人天之忌，他永不曾見過。特萊沙聽說發了瘋，在瘋人院裏住了三年，能穀不死，也算運氣。然而我白四哥若不是命裏悔氣，早已和特萊沙成了夫婦。又何至於弄得他發了瘋？我又何至於受這死罪呢？白四哥疑乎不決，便要上前去看個仔細。忽覺頸子被練子勒住，原來練子太短，又鎖在柱上，不能再走了。想伸手去衣角掀開，誰知遠遠開幾尺，也是穀不到四下裏尋尋，可有長些的棒好挑開衣角。又尋不着，一根沒奈何，鼓着氣把嘴去吹力氣。完了，那衣角倒像鐵石一般，仍是一絲不動。於是冒起火來，抓了練條，擺了幾擺，用足平生力氣，要把練

子折斷。誰知那練子實在堅固。一些也不理。氣得額上出了一頭冷汗。回到枕頭上。坐下。把手掩了。面直氣得呆了。等到明朝教士來時。他還沒有動過一動。那教士靜悄悄走進堂來。面上全是天主模樣。以爲白四哥還睡着哩。便去到他肩上。輕輕拍了一拍。白四哥忽覺一驚。抬起頭來。教士對他說道。兒呀。你還肯懺悔嗎。我來替你解免。解免白四哥道。神父。我馬上回覆你。但是先請你做個好事。神父道。你要什麼。告訴我。白四哥起身。握着教士的手。要想到那棺材架邊。却被練子牽住。再也走不上去了。只得把手指着死尸說道。神父。這婦人的面。教衣角遮住了。我看不出是誰。費你神。把那衣角掀開。教士便上去掀開。要知那死尸果是誰人。且看下文分曉。

第十三回 白四哥刎頸法場 俏金美斷頭繡閣

話說教士把衣角掀開。露出那死尸面目。原來這死尸不是別個。正是發瘋死的特萊沙。白四哥看了一回。悲切切搖搖頭。做手勢。教神父放下了衣角。教士仍將衣角遮好。說道。兒呀。你見了這婦人。心裏可感動了些。聖念嗎。白四哥道。這個婦人和我原是天生快樂無罪的。只爲他教這婦人破了誓。教我殺了人。(他)害這婦人發了癲。害我失了意。弄得如今我二人同歸地下。上帝若敢饒他時。只願饒去。然而我我是決不肯饒他的。

教士見白四哥勸不轉。也就沒法。只好自去。且說是日天朗氣清。泊勒摩正逢佳節。學堂放假。本處人民。

都聚在圖連度大街這是罪犯處決自聖撒爾教堂押赴殺人場必由之路那殺人的場地即在馬林那若。在。平。日。這。個。時。刻。婦。女。朦。着。錦。被。正。睡。得。濃。哩。今。日。特。爲。看。殺。人。一。個。個。等。天。亮。起。身。都。在。樓。窗。口。觀。看。各。庵。裏。鐵。欄。內。全。是。尼。姑。的。影。子。因。爲。泊。勒。摩。規。矩。每。逢。佳。節。尼。姑。不。能。出。來。遊。玩。只。許。立。在。欄。內。看。看。熱。鬧。至。於。各。庵。巨。刹。都。去。圖。連。度。街。鬧。熱。地。方。租。借。沿。街。房。子。因。此。這。些。房。子。都。有。地。道。通。着。各。處。大。廟。最。大。的。地。道。差。不。多。有。一。里。路。長。那。沿。街。平。頂。屋。上。露。天。立。滿。了。看。客。二。面。的。人。比。麥。田。裏。麥。子。還。多。教。堂。門。前。見。一。輛。騾。車。車。上。立。着。犯。人。前。面。便。是。天。主。教。的。教。友。滿。身。穿。了。白。頭。一。人。肩。上。擡。了。十。字。架。後。面。的。四。人。抬。了。棺。材。架。再。後。面。便。是。刀。斧。手。騎。着。馬。手。裏。持。一。面。紅。旗。刀。斧。手。後。面。便。是。二。個。步。行。的。副。刀。斧。手。後。面。又。是。教。友。穿。着。黑。袍。緊。靠。一。隊。從。人。兩。邊。二。排。兵。隊。及。鄉。勇。中。間。却。是。一。大。群。穿。着。灰。色。長。袍。的。人。頭。上。罩。着。頭。巾。只。露。出。二。隻。眼。睛。一。個。嘴。一。手。捏。個。鈴。一。手。拿。只。袋。這。是。捐。募。義。款。拿。來。超。度。犯。人。死。後。靈。魂。的。滿。街。上。人。聽。說。犯。人。不。肯。懺。悔。互。相。談。論。都。說。不。但。大。背。禮。教。那。白。四。哥。和。我。們。衆。人。難。免。永。無。解。仇。的。時。候。然。而。看。客。心。裡。雖。覺。得。十。分。害。怕。却。並。不。聲。張。前。後。白。衣。和。黑。衣。教。友。一。路。唱。着。聖。歌。黑。衣。教。友。後。面。便。是。那。輛。犯。人。車。沿。着。圖。連。度。大。街。向。馬。林。那。進。發。後。面。隨。着。看。的。人。不。計。其。數。大。衆。沒。一。個。不。心。緒。碌。亂。正。是。舉。國。若。狂。獨。有。白。四。哥。却。是。心。氣。和。平。顧。盼。自。在。倒。像。很。明。白。社。會。裏。心。理。本。該。如。此。的。一。樣。並。不。像。有。什。麼。仇。恨。似。的。走。到。坎。托。尼。街。口。是。個。鎮。上。中。心。點。二。面。來。往。的。人。擁。斷。了。

路。白。衣。教。友。和。兵。隊。走。不。上。去。這。犯。人。車。只。好。停。住。白。四。哥。趁。便。立。起。身。來。在。車。上。向。四。下。裏。張。望。好。像。要。尋。什。麼。人。但。是。看。了。許。久。尋。不。着。只。得。仍。舊。坐。在。車。面。鋪。的。那。榻。草。上。面。上。忽。現。出。極。傷。心。的。神。氣。來。那。邊。方。場。上。殺。人。架。就。在。眼。前。了。又。在。人。頭。裏。面。看。去。那。人。頭。一。個。個。砌。得。很。緊。祇。有。比。德。拉。王。王。府。前。倒。並。沒。有。許。多。看。客。忽。然。瞧。見。一。處。富。麗。樓。房。掛。着。紫。金。簾。月。台。上。坐。着。許。多。美。女。乃。是。泊。勒。摩。王。公。貴。眷。中。央。的。一。位。便。是。的。個。金。美。夫。人。分。明。要。一。眼。不。失。的。看。住。他。怨。家。受。罪。故。此。在。殺。人。架。對。面。特。造。了。一。個。看。台。白。四。哥。的。眼。光。一。轉。正。和。金。美。眼。光。相。遇。眼。光。裏。閃。出。一。個。是。仇。一。個。是。恨。他。二。個。正。在。眼。對。眼。看。時。忽。聽。車。傍。人。叢。裏。發。了。一。聲。怪。叫。白。四。哥。的。身。子。一。抖。立。刻。轉。向。那。叫。聲。響。處。面。上。不。但。安。靜。忽。現。一。般。極。喜。歡。的。顏。色。那。車。子。正。走。了。一。步。白。四。哥。高。喊。道。住。這。個。住。字。倒。像。變。什。麼。戲。法。把。一。行。人。的。腿。都。釘。住。在。地。上。一。步。也。不。敢。走。了。於。是。幾。千。對。眼。睛。都。釘。在。白。四。哥。一。人。身。上。那。刀。斧。手。問。道。做。什。麼。白。四。哥。道。我。要。懺。悔。刀。斧。手。道。你。不。是。叫。神。父。走。了。嗎。他。不。會。再。來。了。白。四。哥。道。尋。常。聽。我。懺。悔。的。便。是。那。個。和。尚。即。在。左。邊。人。堆。裏。就。是。他。刀。斧。手。把。眼。睛。一。豎。似。乎。不。許。那。些。看。客。聽。得。犯。人。要。懺。悔。都。喊。起。來。道。懺。悔。的。和。尚。快。來。來。來。刀。斧。手。沒。法。只。好。依。允。把。車。子。停。住。那。個。黑。面。孔。的。少。年。和。尚。身。量。很。高。似。乎。平。素。修。行。太。誠。心。把。肉。都。修。完。了。莊。莊。重。重。的。爬。上。車。來。大。衆。見。白。四。哥。雙。膝。跪。下。無。論。立。在。路。上。坐。在。台。上。的。一。齊。跪。下。只。有。馬。上。那。個。刀。斧。手。和。二。個。副。刀。斧。手。不。跪。這。種。人。似。乎。別。具。心。肝。沒。什。麼。慈。悲。

心的當下那些教友便替犯人高唱祈禱歌故此犯人懺悔的話除了這個和尚別人不能聽見白四哥道我尋了你好久阿黎道我卽在此地候你白四哥道我但恐他們不放你阿黎道他們照約放了我故此我能自由了白四哥道靜心聽着阿黎道我聽着呢白四哥的手因爲捆着不能動便把嘴唇一歪說道此地卽在我的右邊那個掛着紫金簾的樓房阿黎道是白四哥道那廂有個婦人年輕貌美鬢邊插着鮮花的阿黎道我看見了他如今也和別人一樣跪着祈禱哩白四哥道他便是奴華堡的金美郡主阿黎道你肩上受傷我在外邊等候的就是他的窗口白四哥道這個婦人便是害我倒運的原力害我第一次犯罪的是他害我至有今日的也是他咳我死後他若能稱心作樂我死在地下萬不能瞑目阿黎道你放心瞑目是了白四哥道多謝你阿黎道父親讓我親個嘴白四哥道去罷阿黎道就此告別了那少年和尚卽在犯人臉上親了一口這也是教門常有的便下車雜在人堆裏不知去向了於是大衆立起金美也笑嘻嘻復了位一行人來到殺人架場上刀斧手下了馬上了吊人架爬上梯子把一面血紅的旗插在架上試了試繩索脫去褂子以便殺起人來方便些白四哥登時自己跳下車來撞開了副刀斧手爬上架去倚在那梯子上於是捐十字架的那位教友把十字架插在白四哥面前讓他臨死好看見這十字架抬棺材的教友坐在架上等候那兵隊便把殺人架團團圍住中間只有二個教友三個刀斧手一名犯人白四哥不要人扶助爬上梯子見金美這看台正在對面便對金美笑了一

笑。當。下。刀。斧。手。把。索。子。套。住。白。四。哥。咽。喉。在。犯。人。身。子。中。段。擊。住。向。梯。子。下。只。一。擲。扣。住。繩。索。把。全。個。身。子。壓。在。犯。人。肩。上。二。個。副。手。連。忙。吊。在。犯。人。兩。隻。脚。上。只。聽。喀。喇。一。聲。那。繩。子。吊。不。起。四。個。人。斷。了。因。此。一。個。犯。人。三。個。刀。斧。手。一。股。腦。兒。都。滾。在。那。殺。人。架。上。四。人。之。中。一。人。先。起。先。起。的。不。是。別。人。乃。是。犯。人。白。四。哥。兩。隻。手。臨。刑。前。已。經。鬆。了。一。手。在。刀。斧。手。腰。間。搶。過。刀。來。說。道。廢。物。廢。物。你。不。值。一。個。刀。斧。手。不。值。一。個。強。盜。休。說。吊。人。連。刀。還。用。不。來。哩。說。罷。把。刀。子。向。自。己。咽。喉。裏。一。抹。倒。下。去。死。了。許。多。看。的。人。嚇。得。大。喊。大。嚷。起。來。有。的。逃。走。有。的。冲。向。殺。人。架。來。那。刀。斧。却。被。百。姓。撕。煞。了。當。下。嘎。立。尼。王。命。將。白。四。哥。頭。顱。割。下。放。在。鐵。籠。裏。號。令。並。把。尸。身。教。友。抬。去。掩。埋。分。咐。停。當。就。和。孟。利。爾。總。牧。師。同。去。宴。會。去。了。婦。女。照。例。不。能。和。聖。教。人。同。席。的。故。此。把。金。美。留。在。嘎。立。尼。王。府。當。時。雖。則。夜。間。天。氣。却。也。晴。好。金。美。房。裏。掛。着。紫。金。緞。窗。簾。前。窗。口。遙。望。看。得。見。亞。梨。哥。笛。山。山。後。沙。林。拿。和。非。立。古。第。二。個。小。島。在。海。上。如。同。水。泡。後。窗。外。却。是。個。花。園。園。裏。種。着。橘。樹。石。榴。和。松。樹。園。的。右。邊。是。彼。萊。古。林。拿。山。左。邊。過。去。便。是。孟。立。爾。地。方。金。美。憑。了。欄。杆。望。着。那。滿。王。的。故。宮。前。面。看。住。向。泊。勒。摩。來。的。馬。車。怎。麼。王。爵。還。不。來。呢。看。看。天。色。黑。了。遠。的。地。方。漸。漸。看。不。見。了。便。回。進。房。來。按。了。鈴。喚。使。女。進。來。伺。候。他。上。床。因。爲。日。裏。看。殺。人。很。覺。得。乏。了。又。怕。海。風。教。把。靠。海。的。窗。關。好。把。靠。花。園。的。窗。打。開。讓。園。裏。梨。花。橘。花。的。香。氣。好。透。進。房。來。且。說。嘎。立。尼。王。被。總。牧。師。留。住。不。好。意。思。就。走。直。到。十。一。點。鐘。方。纔。坐。了。馬。車。回。來。到。泊。勒。摩。時。已。交。十。一。點。

半。又。過。了。五。分。鐘。纔。到。王。府。問。使。女。道。夫。人。現。在。那。裏。使。女。回。說。夫。人。困。倦。十。點。鐘。早。已。安。歇。了。王。爵。連。忙。來。到。他。夫。人。房。裏。推。推。那。扇。常。出。進。的。門。知。道。裏。面。門。着。只。好。開。了。走。向。金。美。睡。房。去。的。那。扇。密。門。開。門。時。格。外。放。輕。了。手。脚。怕。驚。醒。他。那。位。千。嬌。百。美。的。夫。人。心。想。看。看。美。人。睡。態。到。了。床。前。立。了。一。刻。心。裡。很。是。愛。戀。不。忍。去。開。他。房。裏。只。點。一。盞。三。珠。圈。的。白。玉。燈。故。此。看。不。大。清。楚。金。美。躺。在。牀。上。被。窩。推。在。一。傍。領。口。圍。着。那。個。黑。貂。皮。領。巾。越。顯。得。皮。膚。白。嫩。王。爵。呆。呆。地。看。了。一。刻。覺。得。奇。怪。灣。下。身。去。細。看。但。見。金。美。面。色。白。得。不。是。樣。子。聽。聽。胸。口。不。見。呼。吸。摸。摸。手。冰。冷。於。是。把。他。抱。近。胸。口。替。他。溫。溫。煖。煖。誰。知。這。一。抱。驚。得。大。叫。起。來。你。道。甚。的。金。美。那。個。頭。已。和。肩。膀。分。了。家。滴。溜。溜。滾。到。地。上。去。了。明。日。只。在。窗。外。尋。見。阿。黎。的。一。把。阿。拉。伯。劍。這。段。書。就。此。收。了。場。了。

(完)





## ●婚姻奇談 (冷)

▲愛極之離婚 美國某省有一新婚夫婦未及數禮拜其婦即請離婚官問其故婦云其夫愛好過甚力不能勝故請離婚官問如何愛好甚婦云夫婦相抱事之常也惟我夫抱時用力過猛使我身寔不適且每於人前亦不避忌我夫之愛固屬可感而我心寔有所不適故不得不求離婚以贖我身體之自由云云官乃准之。

雜記隨筆

# 尊鄉漫錄

滿員笑柄 二則

(一庵投稿)

前清乾嘉間。內務司員某。外任揚州鹽院。值丁祭。吏人循例預白。某曰。何祀。曰。祭孔夫子。某不解。以問塾師。曰。孔夫子。何人也。師曰。孔子。聖人也。仍不解。以問奏摺幕友。曰。孔子曾居何官。友曰。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愈不解。友因曉之曰。即今之刑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耳。某恍然。召吏人及塾師。譙讓之曰。何物夫子。何物聖人。寧孔中堂而不知耶。

吳縣潘文勤公(祖蔭)於前清光緒初葉。長刑部。有滿司員某。聞其好尚文雅。思所以媚之者。乃急就成詩數十首。恭楷錄正。於堂上署諾時。揖而進之。文勤即時繙閱。及見首章題目。乃(跟一太爺阿媽逛廟)八字。一都人謂從曰跟。謂伯父曰太爺。阿媽者。滿人稱父之詞。都中隆福等寺。月有常期。陳百物以待售。往遊者輒謂之逛廟云。一不禁狂笑。冠纓幾絕。某是時面若死灰。逡巡自退矣。

## 曹文正公軼事

前清歙縣曹文正公（振鏞）兒時好弄。嘗于塾中爲龜戲。匍匐地上。覆大木盆于背。手足并進。蠕蠕然固一龜也。太翁某亦顯宦。深怒其無狀。一日偵其爲是戲時。突入塾中。公窘急。即全體縮入盆下。太翁佯爲不知也者。就坐盆上。與塾師暢談。日昃乃去。師恐公不堪。揭盆視之。乃呼噪而出。如無所苦焉。

## 奇書

鄉人爲客久。致書家中云。『帽如海。鞋如江。日行千里。不出門框（即門闌）夜臥八脚涼床。如有便船。起早還鄉。』末附小字一行云。『此信云云。可問瘦鷓。』家人讀之。殊不能解。遍詢鄰右。亦無知者。其妻聞之。笑曰。我知之矣。彼不明明使君等問我乎。衆愕然請故。妻曰。帽如海者。其帽已無邊矣。（諺謂海無邊）鞋如江者。其鞋已無底矣。（諺謂江無底）日行千里。不出門框者。伊蓋役於茶肆也。夜臥八脚涼牀者。伊夜眠無床。蓋臥於兩案之上也。如有便船起早還鄉者。又將改業爲纜夫矣。衆復問瘦鷓之說。妻忸怩良久曰。夫鷓食雀者也。伊蓋憫我獨居久。故以此相况耳。



湖  
湘  
第  
一  
美  
人



影 小 喜 桂

泥城橋西民影照相拍



影小芬桂



# 題寒香集

(樊增祥)

一。株。紅。桂。倚。霜。寒。犀。葉。經。冬。亦。未。殘。欲。駕。銀。橋。空。裏。度。好。奉。金。粟。月。中。看。  
 有。淚。都。和。別。酒。傾。臨。分。勸。酒。囀。春。鶯。一。聲。河。滿。堪。腸。斷。爭。忍。連。年。唱。渭。城。  
 茜。衣。閒。凭。望。江。樓。數。盡。江。南。上。下。舟。欲。識。歸。帆。天。際。影。一。行。朱。字。在。筵。候。  
 解。佩。投。瓊。昔。所。珍。豈。知。今。日。惹。沾。巾。蕭。娘。欲。剪。相。思。蒂。鬢。髮。弓。鞋。莫。贈。人。

八指頭陀敬安

先。生。結。習。在。狂。痴。逼。我。同。爲。艷。體。詩。莫。怪。白。雲。耽。冷。靜。嬾。隨。丹。鳳。比。威。儀。散。花。天。女。顏。如。玉。臥。病。維。摩。鬢。  
 已。絲。名。士。美。人。幽。怨。意。云。何。却。遣。老。僧。知。

## 贈桂芬

夏時濟

桂芬蜀之長壽人父故孝廉以翰翰選授某省知縣迂拙迂上官意滯省久之別委署一瘠缺甫受印索債者紛集迫無以應憤鬱發病死陳尸彌旬不成殮桂芬故無兄弟姊妹慟哭嚮身草草舉葬事奉母北上戊申三月余東游還謁京師陳隱庵招陪市樓集杜句褒之云絕代有佳人零落依草本艱難隨老母回首望松筠復爲三律贈之借酒杯非賦閒情也

十年不作邯鄲夢。萬里相逢蜀道難。巫峽行雲驚夕照。湘靈挾瑟怨春寒。風波去路橫身過。江海佳期袖手看。咫尺銀輪天樣遠。靈苗許否供仙餐。

環珮聯翩來月窟。瓊枝搖落到天涯。洪濛氣轉泥中絮。雨露春回雪裏花。啼笑芬芳聞上界。仙靈窈窕試浮槎。姮娥解惜幽蟾意。倚樹何人哭素華。

蓬萊跨鶴終成恨。枳棘栖鸞信有時。難與吳剛平罪案。虛傳紅拂借柔枝。蟲沙浩劫須迴首。雲雨千年更誤誰。脂墨飄零兩魂斷。東君好爲送靈吹。

疊韵奉酬叔輿

夏時濟

衡雲畫地爲霖遍。塵海漫天放權難。極浦琵琶寫憔悴。六朝風月送清寒。王官驄馬流星過。下界鶯花背日看。鋤盡芙蓉千萬藥。秋英儘許鶴分餐。

卅載經堂留幻影。旬年粉署弔生涯。借籌前箸逡巡酒。放眼神洲頃刻花。客裏悲吟關塞路。雲邊待泛斗牛槎。蓬瀛那比銀潢闊。要向扶桑鬥日華。

桂宮寶樹蕭條甚。月窟仙人謫墮時。濁劫偏埋鶯燕侶。祥風遍拂鳳凰枝。江南瘴癘難爲客。漢室弓旌更屬誰。寄語靈荃休悵望。東山晴笛倚牛吹。

再疊韵題小魯湘江訪舊圖

夏時濟

湖湘佳氣分明在。生死交情粉飾難。紈素千絲餘涕淚。清流一棹向荒寒。薛蘿山鬼雲中見。蘭芷佳人夢裏看。風雨休迷衡九面。好憑芝朮薦常餐。

悲歌燕市人千里。搖落孤雲水一涯。橫海能傾金屋酒。臨江怯看後庭花。九疑草木秋零露。三峽星辰夜駐槎。今日夔巫追屈宋。也將哀怨寫京華。

曹娥化去緹縈老。慘絕韓香失路時。別有啼猿揮慟淚。錯疑黃鵠借栖枝。江潭憔悴情如昨。肝膽崢嶸寫向誰。欲葬離騷窮九辯。孤帆那惜劫風吹。

三疊韵訓伯嚴實甫

夏時濟

雙飛白鶴橫空唳。薄命紅鸞度劫難。從古高名擅才色。於今遺子艷孤寒。仙鄉寶籙雷音震。孽海瓊樓霧裏看。縱斧休鋤天上藥。霞漿乞與寄三餐。

欲擬靈均賦。天問先憑神女訊。生涯美人遲暮。嬋媛淚。公子佳期。薜荔花。一道星河照仙侶。三山晴翠送浮槎。草堂蟲語都澹寂。靜聽松風漱玉華。

北書春恨渾如夢。南雁秋心又此時。日暮朱霞媚澄練。雲間靈鷲叫高枝。峨眉萬里難逢汝。龍虎分張欲鬥誰。携手神州歌代哭。幽芳願借好風吹。

四疊韵漢上贈廖桂喜

夏時濟



當年鳩目通媒誤。此日蠶心脫繭難。交甫還珠猶有淚。晴川種樹又生寒。雲霄墜影冥冥見。江漢迴波惻惻看。重向人天訴榮落。一花一葉禁風餐。

難將舊恨填新恨。祇以無涯寄有涯。尺碧晴絲綰征雁。九秋風露蘊奇花。海棠扶醉鏡如豆。牛斗通津夢繫槎。芳草應憐鸚鵡倦。簾鈞一夕警霜華。

十年青眼酬知後。一代紅妝墮劫時。臣里芷蘭逗薤澤。上京鶯燕綴寒枝。畫圖春影還傾國。紈扇秋光卻怨誰。聞道蓬山召朱雀。玉簫休向月明吹。

劍叟四和贈桂芬詩復和贈桂喜詩五疊韵奉酬

夏時濟

珮環消息瓊霄路。迴合精魂契闊難。春去猶爲弄晴雨。秋高祇自喻清寒。頻張健翮聞鸞嘯。戲撲香塵與燕看。莫把金針刺泥佛。胡麻飯冷許同餐。

綵筆無靈惺寤寐。元關有路訪津涯。神風解惜鶯藏柳。幻夢誰悲蝶戀花。鏡裏懸天搖萬影。琴聲挾海走千槎。白頭埋向珊瑚窟。不爲西鄰吉貝華。

情根烈蕩虛空界。精石能無破碎時。嬌鳥入懷仍入夢。閨風辭葉又辭枝。雲間媒灼天難問。江上蘼蕪我寄誰。逃出雙眸珠淚外。晶餅還汝任風吹。

次韵和贈桂芬

陳兆奎

盈盈如月何時掇。脉脉芳心入穀難。淪謫青衫餘涕淚。分明玉宇自高寒。流鶯夕囀留枝久。舞袖春迴背影看。多少蘭因成底事。獨憐幽秀許常餐。

珊瑚碧樹俱零落。羨爾微生尚有涯。雲散西江勞濯錦。月明南苑正當花。玲瓏鈿朶添新樣。珍重仙源誤客槎。聽取滿城歌舞盛。英將清怨捐年華。

坐對芬芳渾不覺。等閒消受已多時。南來玉佩停雙轡。北地金鈴護一枝。慧眼有情窺衆妙。痴心如訴付阿誰。當前桃李無顏色。寄語靈風莫浪吹。

蘭窈以戲贈詩見示步元韵并呈叔輿澤生

黃嗣東

白門結社逢三益。弱冠傳箋感二難。獨恥高名非黨錮。今知廣廈盡孤寒。桃花燕子猶堪玩。禾黍銅駝不忍看。同學幾人裘馬在。暫時爪菜故侯餐。

昊天不雨憂桑孔。甘露無靈哭餽涯。早逐冤禽填海石。近辭雲鶴訪烟花。金丸暗指三珠樹。絳節還乘八月槎。六代江山入詩卷。長安紙貴寫皇華。

蒿逕一尊招隱地。薰絃萬里阜財時。敢將貧病驕端木。總爲多情別柳枝。袞袞乾坤官似傅。滔滔湖海我知誰。征南劍佩飄零甚。又聽江城畫角吹。

次韻贈蘭窈

袁緒欽

五年江左知交在萬事中原行路難。滙浦管絃自蕭瑟。石城梅雨亦高寒。呢人白袷登樓倦。過眼青山倚閣看。相見歌呼劇豪蕪。何如蔬筍故園餐。

清愁閨闈了無着。浮世悠悠未有涯。千樹早栽臣里橘。九門重看帝城花。閒居金谷先謀酒。暹客銀河學泛槎。醉後更須磨綺語。莫將霜鬢訴年華。

南郭未忘橫舍地。東京猶紀夢華時。流雲繞閣三千騎。璧月籠燈十萬枝。楚客黃塵揮手過。藥師紅拂賞心誰。當年裾屐都零落。鈿笛欵風早罷吹。

次韵題湘江訪舊圖

袁緒欽

分賤湘社論心久。乞米長安見面難。撩亂芳塵淞滬別。竭來梅雨冶城寒。初驚健骨如山瘦。已有長髯似雪看。世變從來痛翻覆。且須梁肉日加餐。

浮舟每過洞庭野。持節先經灞滄涯。西極銀沙勞牧馬。南朝玉樹罷題花。譚天枉笑淳于轅。橫海爭傳博望槎。訪舊獨尋梁下戀。楞伽一卷悟鬢華。

傷時抱朴遊仙日。多難維摩示疾時。死別真成雲一幻。魂愁空繫柳千枝。拊膺長歎衣冠盡。翻手相逢陌路誰。獨有巨卿千里約。豈徒鄰笛不堪吹。

次韵和贈桂芬

李登雲

西山舊譜謫仙怨。東國新歌行路難。袞袞朱塵愁日暮。盈盈翠袖怯春寒。桃花風雨尊前淚。桂樹山河影裏看。寄語天台狂道士。胡麻莫更望分餐。

白紵闌干歡子夜。紅樓咫尺悵天涯。一片朝雲不成雨。三清琪樹幾開花。無人解惜機中素。有客虛迴海上槎。莫唱遺山新樂府。娃兒十八怨芳華。

綠陰青子遲三月。雌鳳雄龍各一時。杳若楚雲尋斷夢。蘊然莊窆覓殘枝。黃金台盡愁無主。白雪歌闌和者誰。何處相思明月夜。共將長篴管中吹。

次韵和贈桂芬

熊壽鵬

春入長安和夢去。風吹弱絮上天難。貂裘月黑黃衫敝。燕市塵紅翠袖寒。孤調別從絃外索。名花偏向霧中看。元霜搗罷雲英瘦。化作瓊漿許共餐。

曾穿巫峽過江漢。更逐東風到海涯。鶯轉春殘官道柳。鶻啼血濺故園花。雲鬟妙解臨臯珮。香窟虛浮貫月槎。祇惜潯陽白太傅。青衫愁損鬢邊華。

艷劫飄零金粟影。春陰惆悵海棠時。眉彎新鬥初三月。花落猶傳第一枝。蝶粉含香終惜舞。鮫珠織淚竟貽誰。柔絲莫遣縈紅豆。試倚鸞簫跨虎吹。

再和前韵遺懷

熊壽鵬

百。年。多。病。行。逾。半。異。地。無。家。客。轉。難。雲。氣。漫。山。先。雨。暮。江。流。逆。海。末。秋。寒。鄉。書。雜。沓。愁。心。繞。曉。夢。離。奇。醒。  
 眼。看。種。菊。未。營。陶。令。宅。歸。來。誰。與。落。英。餐。  
 還。丹。駐。少。都。疑。幻。漆。圃。談。生。竟。有。涯。鶴。語。舊。經。千。歲。雪。鶯。聲。新。囀。六。朝。花。神。山。飄。忽。游。仙。夢。煙。海。迷。茫。奉。  
 使。槎。偶。倚。危。樓。望。南。斗。五。雲。何。處。是。京。華。  
 吏。部。文。章。爭。衛。道。杜。陵。歌。哭。祇。憂。時。探。驪。誤。結。千。絲。網。棲。鳳。難。逢。百。尺。枝。秋。水。芙。蓉。堪。絕。代。春。風。楊。柳。更。  
 攀。誰。江。南。自。古。鎖。魂。地。柯。笛。何。人。解。一。吹。

## 次韵恭和戲贈

李萃蘭

江。湖。載。酒。情。聊。爾。絲。竹。中。年。意。倍。難。鳳。泣。麟。游。俱。有。憾。風。微。霧。重。不。禁。寒。軟。紅。塵。裏。尋。常。見。羣。玉。山。頭。仔。  
 細。看。何。處。藍。橋。親。杵。藥。瓊。漿。合。許。供。仙。餐。

春。盡。絮。飛。當。此。際。酒。闌。日。暮。向。天。涯。柘。枝。顛。放。槳。中。舞。桃。葉。歌。迴。陌。上。花。蘇。小。橫。塘。虛。弭。棹。張。鸞。銀。漢。待。  
 浮。槎。靈。風。吹。落。瑤。臺。露。腸。斷。當。年。萼。綠。華。

闌。風。伏。雨。今。無。賴。淺。醉。濃。香。又。一。時。偶。託。閒。情。追。栗。里。漫。傳。綺。語。唱。楊。枝。年。來。結。習。除。都。盡。我。未。成。名。惜。  
 者。誰。休。訝。小。兒。無。禮。甚。胡。牀。三。弄。爲。公。吹。

## 聯和前韻

陳三立 易順鼎

劫灰揚盡沙。蟲在天路探迷鳩。鳥難皮骨一鞭衝。霰入伯嚴心肝。餘血戰冰寒。瑤華寂寞。憑誰贈。藩溷飄零。忽汝看實甫。却認文君為取酒。傳來蒟醬許同餐。伯嚴

霧閣雲窗猶恍惚。伯嚴猿魂。鷓血此生涯。誰憐翠袖偎修竹。獨替春風。哭落花。實甫留夢枕空妨。墮珥支機石。爛乞靈槎。才人厮養。憑傳說。伯嚴一樣惺惺。惜鬢華。實甫

纔知滄海生桑後。便是吳剛倚樹時。實甫蟾匿半規。疑有藥鳥飛三匝。恐無枝。蘭心自暖。添香地。伯嚴萍跡相逢。解佩誰底事。天涯風乍起。又將春水一池吹。實甫

次韵和贈桂芬

吳廣霽

萼綠仙人慘綠顏。上清淪滴欲歸難。良媒玉佩誰相假。韞積珠光祇自寒。可許劉楨平視久。莫教楊素列屏看。天台洞裏桃花發。好煮胡麻勸客餐。

知是瓊英來歷劫。偶張艷幟到天涯。汗泥不染青蓮瓣。仙露能培帝女花。笑狎公卿同傀儡。夢游銀漢泛歸槎。刀圭一餌雲霄近。那惜寒霜鬥素華。

六年不作金臺夢。與世浮塵解玩時。繭老猶抽絲作繫。楊枯更祝藥生枝。笑看神女荒唐賦。休問騷人姓字誰。憑仗新詩寫哀怨。吟髭撚斷晚風吹。

吳廣霽

再次原韵

人天心事兩漫漫。不易相逢別更難。滄海橫流擢紛黛。仙鄉歡讌破春寒。壺空幸託藏身穩。柯爛無妨背局看。莫賦琵琶感淪落。落花秀色儘堪餐。

一從幻海來游戲。喜負山顛與水涯。收放久拋雲際鶴。榮枯歷看鏡中花。胸間五岳峻。嶒嶸氣足底三洲。汗漫搓猶有撐腸佳句在。醉眠午夜發光華。

沉珠碎璧誰相惜。狡鳳囚鸞亦養時。愧與吳剛同姓氏。擬求大士借楊枝。風雲失路能齊物。肝胆論交更有誰。和到香山綺情作。幽蘭簾外送香吹。

坐雨三和前韻簡蘭交

吳廣霈

天瓢倒掛海波翻。訪戴應知著屐難。促坐匡牀疑中酒。連霄凍雨幻生寒。蛟螭自快陰霾戲。朝野猶將麟鳳看。行矣避人兼避色。西山薇蕨儘堪餐。

紛紛蠻觸知何底。蠢蠢群生亦有涯。濁世看人餘白眼。故園歷劫剩黃花。揣摩新政師鈞黨。輸灌文明仗海槎。老悖豈堪牛後事。橫腰一劍尙含華。

半生淪落幾心知。祇爲韋脂未入時。瓦缶已囂琴瑟韻。鴝鷓爭占鳳凰枝。請携猿鶴從茲去。試問蛾眉更妒誰。磊塊填膺銷不盡。頑雲端賴大風吹。

苦雨四和前韻簡蘭交

吳廣霈

簷溜如繩滴未殘。琴心三疊和章難。夏黃高致弓旌緩。屈宋驚才格調寒。風物暫爲娛老計。鴻文都當送窮看。年來熱血填膺滿。待剖冰瓜供早餐。

揚子江風旅燕斜。遍舟訪戴過西涯。邀同廿四橋頭月。看偏蕃厘觀裏花。不買金樽澆畫舫。但携琴鶴泛仙槎。漫勞漢女明珠贈。鏡引霜痕點鬢華。

平生期許獨心知。雲雨蛟龍會有時。野鹿懶宜棲茂艸。鳴蟬清愛擇高枝。白門花信渾如舊。金屋營成待佇誰。慚愧少年飛動意。漢書牛角笛橫仙。

吹韻和贈桂芬

譚麥

一墮紅塵還自笑。落花風颭上枝難。謫仙舊夢春雲幻。神女生涯暮雨寒。滿地鶉聲愁入聽。寥天鶴影許重看。姮娥無計求靈藥。願擷秋英共夕餐。

欲叩九閭陳往事。春明門外即天涯。靈根漸老霜前樹。劫海新添雨後花。每引迴風憐舞袖。長將貫月想仙槎。蕭條遙指邯鄲道。記否當年走翠華。

巫猿消息憑衡雁。歷盡滄桑乍見時。碎搗瓊漿勞玉杵。爭攢鉄網誤珊瑚。枝人問琴劍誰知己。天上風霾却護誰。手擘瑤笙王子晉。月明還向帝城吹。

書感次漢上贈桂喜韻

黃嗣東



鴛湖織錦千絲易。雁嶺傳書片羽難。况復霓裳罷歌舞。重聞水調想高寒。懸弓有影杯中射。爛斧無柯局外看。繡被汀洲同話舊。玉壺宮露好傳餐。

好客尊空傾北海。畏吾碑在訪西涯。眼看鸚鵡血中草。腸斷麒麟臥後花。謂譚鏡甫王爵棠兩中丞百尺江樓堪倚笛。九秋牛渚未歸槎。小山叢桂留香久。獨夜無聲泣露華。

圖開益地要荒外。樂奏鈞天醉夢時。寂寂牝鷄猶未旦。飛飛鳥鵲已無枝。濠梁極樂魚非我。郎澤頻呱虎是誰。獨有秦淮好明月。涼風一夕接芳吹。

次韵和贈桂芬

江峯青

岷峨千仞無家別。蜀產風雨四時行。路難名士青衫詩酒債。美人翠袖綺羅寒。罽前絮語留髭久。霧裏花枝忍淚看。雲路蓬山憶君處。為君秀色本堪餐。

溫香膩玉人千里。朱箔青樓天一涯。杜宇春風未歸客。芙蓉秋水可憐花。紅顏自古悲傾國。銀漢從來許泛槎。我亦江湖同落魄。那堪回首數年華。

製錦堂前隨侍日。某省縣令明珠掌上戲嬉時。驚飈驚地撼春樹。又髻隨人唱柳枝。父沒於官債累甚巨。女銀甲彈箏聊寫怨。紅綃聚淚欲遺誰。搯花惱煞東風惡。墮溷飄茵任意吹。

次韵和贈桂芬集唐

王以愨

雪面淡眉天上女。能詩人少詠應難。情懸碧落飛何晚。身墮瑤池魄暗寒。之子棹從天外去。老年花似霧

中看。玉桃偷得憐方朔。數顆仙桃仍未餐。楊炎 白居易 朱慶餘 章孝標 章莊 杜甫 李商隱 護 國

風流性在終難改。故國春暈未有涯。見說木蘭征戍女。可憐桃李斷腸花。江中白浪如銀屋。岸下魚磯繫

海槎。莫怪當歡卻惆悵。豈知人世有榮華。結句又作何似浣紗溪 薛能 司空圖 徐凝 盧照鄰 韓偓 羅鄴 白居易 許景光 張祐 李白 吳仁璧 曹鄴 杜荀鶴

雨迎花送長如此。月落潮平是去時。向月已為迷眼伴。繁花始遍合歡枝。畫眉今日空留語。蜀魄千年尙

怨誰。爭得遣君詩不苦。舞人休唱曲休吹。吳融 元稹 皮日休 許景光 韓偓 羅鄴 白居易 張祐

蘭交歸自海上出示桂喜玉照並示疊韵贈章次韵奉酬 吳廣霈

少年遊俠奮雲翰。綺習閒情掃未難。一自青衫傷老大。更誰紅袖慰高寒。盈顛蒜髮霜前認。傾國名花霧

裏看。爭怪吳兒腸木石。無雙秀色讓君餐。

臨風玉貌失羊車。慙對伊人在水涯。紅豆枉拋南國淚。青琴虛負上林花。雲龍意氣燕然筆。芻狗功名博

望槎。錦瑟無端追憶渺。祇餘松節傲黃花。

懷珠倚玉原關福。弄月嘲風尙有時。似此丰神高濁世。自須英彥締連枝。畫眉筆老痕逾澹。錦字書成寄

與誰。只合忘情師太上。蘇門長嘯破靈吹。

次韵和贈桂芬

陳華

丹霄咫尺紅樓遠。阻絕人天。一見難。桂葉香浮溝水濁。蘭苕夢醒峽雲寒。誰知白傅唵懷倦。猶許劉郎老去。看孤秀。類教妬勞燕。療饑只合彩雲餐。

不信才人嫁厮養。獨憐神女隔天涯。鄉愁萬里蛾眉月。玉露層霄帝女花。滄海劫餘閒弭棹。銀潢窄處試浮槎。上清倚醉歸何晚。慘絕人間萼綠華。

失路鸚鵡無見日。成橋烏鵲有離時。何如打漿迎桃葉。莫爲湔裙惜柳枝。愁入蟾宮追斷夢。唵成錦瑟付何誰。江潭一樹垂垂老。聊遣東風作絮吹。

## 次韵和贈桂芬

嚴毅

多情豈爲風流誤。顧曲須知唱和難。北地胭脂瓊佩冷。錦江春色玉釵寒。蛾眉幻出山頭秀。鴉鬢愁從鏡裏看。子夜四時歌不絕。晨霞屑玉讓君餐。

燕趙佳人新活計。高唐神女舊生涯。無心春種相思豆。墮玦時聞解語花。遠夢悽悽因對月。凌波步步豈湏槎。琵琶待訴傷心事。上苑何年挹素華。

一從省識春風面。嫩綠成陰淡蕩時。花蕊彈詞新濯錦。薛濤剪紙續迎枝。事殊平蜀終憐汝。曲擬求凰聽是誰。欲託巫湯賦天問。江迴峽斷破幽吹。

疊韵奉和漢上贈廖桂喜

熊壽鵬

湖海十年豪氣減。風塵千古賞音難。雲辭遠岫思歸晚。月入春江照影寒。新樣又驚黃額變。好花羞對白頭看。秋霜莫更蘭芽妒。秀色應和沆瀣餐。

鸚鵡橫洲驚過客。鴛鴦弄影愛臨涯。傷心古月非今月到眼。新花勝舊花。徙倚高樓懷玉笛。浮沈滄海仗靈槎。多情獨有衡陽雁。霜信年年感桂華。

薊北曾歌望湘曲。江南又遇落花時。春絲醞釀新蠶箔。碧樹徘徊老鳳枝。鶯燕邴愁煙雨黯。阿山不識主賓誰。依依無限長亭柳。寄語東風好爲吹。

## 次韵和贈桂喜

江峯青

天上吳剛斫金粟。月中仙桂託根難。自從小謫來雲夢。記否前身住廣寒。百尺龍門誇獨秀。中霄蟾魄好誰看。何年招得劉安隱。玉杵瓊漿苦勸餐。

長劍哀吟成獨往。懸餅爛醉亦生涯。浪傳消息音聲樹。重看章臺藥宿花。神女江皋曾解佩。客星天漢又浮槎。芳洲綠艸前塵在。十載徐娘鬢已華。

狂碎唾壺嫌舞袖。醉歌金縷惜芳時。拚將鐵血英雄淚。遍灑風團蛺蝶枝。深院月來花寫照。三生石畔汝云誰。瑤林墜蕊須珍重。忍聽江城玉笛吹。

## 次韵和贈桂芬桂喜

吳頤

蜀道會驚三峽險。江天欲駕六鰲難。鷲經化鶴沈沙劫。重觸瓊樓玉宇寒。神女生涯將夢遠。湘娥血淚倚雲看。巴箋十幅緘愁遍。未抵尊鱸一夕餐。

白狼丹鳳含愁地。此恨絲絲未有涯。忽漫天香逢合浦。又驚江筆吐奇花。靈通湘渚沈瑤瑟。巧乞支機駐漢槎。莫別殘燈寫牛女。滿窓圓月自清華。

天青海碧沈沈夜。衣羽裳霓淡淡時。雲雨荒臺驚斷夢。芷蘭秋館憶春枝。銀箏翠袖頻憐汝。畫髓琴心欲付誰。明鏡坐催吾輩老。好將白日照春吹。

## 無題和蘭交韻

樊增祥

夢回蝴蝶遊春易。除合鴛鴦選色難。細寫紫蘭霜裏怨。強支青桂月中寒。未容石尉將珠換。剩把崔徽當畫看。飽飯桃花三十載。胡麻莫復勸加餐。

一送河陽金犢車。垂楊何處不天涯。詩篇倩我頻書稿。衣帶煩卿半刺花。黯黯雲頭看過雁。沈沈天際望歸槎。他年倘伴伶元老。擁髻燈前認鬢華。

桃葉歌殘團扇詩。歷頭揀盡合歡時。郎當暗語悽鈴鐸。欸乃柔聲在櫓枝。珠佩贈人聊復爾。金釵爲熱欲從誰。舊裁尺八青瑤管。總待如蘭氣息吹。

## 次韵和贈桂芬

魏程先

微聞鸚鵡話雕欄。獨有哀弦寫怨難。繡閣燈懸金剪冷。妝樓香燼篆煙寒。紅牙小婢含顰侍。白髮詞臣掩淚看。今日杜鵑啼血盡。胡麻爛煮不能餐。

腸斷梁園走鈿車。出門半步卽天涯。分同漢苑三眠柳。羞對河陽一縣花。暮雨未成巫峽夢。終天不返錦江槎。關心獨有衡陽雁。年去年來管歲華。

長慶初成紀事詩。蝦蟆陵下獨來時。一雙畫楫宜桃葉。千束吳綾稱妬枝。班管題箋剛到我。黃金裝合欲投誰。舊騎么鳳添紅尾。祇祝靈風着意吹。

## 次韵和贈桂喜

魏程先

桂喜姓廖氏小字關關湘之益陽人母曰佛萱二十年前有重名於漢滬間繭笈識佛萱時關關生始數月耳自庚寅迄丙申歲必數數見一別十三年遂成爲絕代之佳人南北汽車通行漢口繁盛甲中華裙屐駢羅關關數冠其曹輪帆所至小影無不至見者皆奪氣術者推其命相富貴無等決爲他日之陳圓圓云佛萱久歸某軍門巍然稱夫人矣

廿年舊地消魂易。一代傾城寫照難。桐葉生時憐乳臭。蔗竿甜後爲心寒。儘教嫁日量珠待。猶索嬰年弄玉看。夫婿長楊宜執戟。絳仙珍重莫論餐。

沽酒難尋阿母家。紫鸞消息渺天涯。賸將玉兔毫邊樹。開作金鰲頂上花。喜極酒闌能一擔。愁來石爛在

孤。槎。舊。時。家。令。呼。重。認。掩。淚。樽。前。感。鬢。華。  
紅。豆。爭。歌。艷。體。詩。歌。時。都。是。斷。腸。時。多。年。錦。帶。餘。三。尺。深。夜。華。燈。照。九。枝。一。夢。驚。回。還。爾。汝。六。州。鑄。錯。得。  
阿。誰。漢。江。水。闊。波。如。練。祇。恐。春。風。到。又。吹。

## 次韻和贈雙桂

李 雋

良。宵。好。月。重。圓。易。絕。世。名。姝。再。得。難。春。以。歸。遲。添。客。感。花。因。清。極。覺。香。寒。十。年。杜。牧。渾。如。夢。一。別。鐘。陵。忍。  
更。看。已。誤。天。台。尋。舊。約。胡。麻。誰。傍。白。雲。餐。

蜀。鳥。驚。魂。啼。故。國。吳。蠶。作。繭。寄。生。涯。滄。桑。漸。悟。身。輕。葉。蜂。蟻。何。知。淚。濺。花。漢。女。尙。傳。遺。玉。佩。客。星。曾。許。泛。  
銀。槎。羊。權。自。贈。金。條。脫。悵。望。丹。成。萼。綠。華。  
乍。見。似。驚。真。失。喜。相。思。無。奈。未。多。時。綠。陰。風。定。剛。垂。子。紅。豆。春。濃。不。計。枝。釵。鈿。長。生。盟。悔。負。琵琶。老。大。曲。  
傳。誰。玉。簫。聲。斷。揚。州。月。好。向。秦。樓。引。鳳。吹。

## 次韻和贈桂芬

袁緒欽

迢。迢。玉。宇。無。邊。麗。瑟。瑟。銀。河。欲。到。難。閨。苑。相。逢。非。舊。侶。瑤。宮。昨。夜。報。新。寒。參。差。霞。珮。諸。天。起。次。第。霓。旌。下。  
界。看。珍。重。月。娥。留。桂。蠹。飢。時。分。與。散。仙。餐。  
到。來。又。見。桃。三。實。欲。去。難。拋。水。一。涯。琳。館。無。人。停。鈿。笛。香。輪。隨。地。放。銀。花。求。仙。枉。缺。吳。剛。斧。迷。路。休。尋。博。

望。槎。一。自。青。鸞。沉。玉。楮。水。天。閒。坐。數。年。華。  
 曾。看。紫。府。清。游。日。苦。憶。春。明。送。別。時。寒。到。雲。牕。二。里。霧。夢。沉。天。路。九。華。枝。鏡。中。香。影。猶。窺。汝。篋。底。瑤。華。欲。  
 贈。誰。解。道。花。飛。易。惆。悵。更。堪。花。葉。任。風。吹。

次韻和贈桂喜

袁緒欽

初。疑。弱。水。歸。無。定。更。隔。蓬。山。見。亦。難。未。必。珠。塵。終。旖。旎。本。來。玉。宇。劇。清。寒。三。霄。鸞。珮。凌。煙。去。一。鏡。煙。波。照。  
 影。看。從。此。騎。龍。隨。早。晚。胡。麻。聊。飽。洞。中。餐。

塵。外。仙。人。餘。結。習。夢。中。神。女。各。生。涯。十。圍。鬢。鬢。香。臺。樹。千。葉。玲。瓏。玉。藥。花。又。見。投。壺。流。電。笑。重。勞。倚。節。送。  
 銀。槎。維。摩。示。疾。空。諸。相。也。對。金。風。惜。鬢。華。

十。洲。縱。有。靈。飛。日。千。載。曾。無。劫。盡。時。雲。際。雪。銷。金。粟。界。星。邊。秋。冷。白。榆。枝。鯨。飛。碧。海。甯。知。誤。鶴。去。青。田。定。  
 怨。誰。蕭。史。獨。工。求。鳳。曲。集。靈。臺。上。盡。情。吹。

次韻和贈桂芬

程璟光

珊。珊。媚。骨。生。天。易。淡。淡。長。眉。入。世。難。返。到。香。魂。憐。露。冷。傳。來。芳。訊。怯。風。寒。紅。燈。如。豆。和。愁。剔。翠。袖。嬌。花。倚。  
 醉。着。怨。苦。恩。甜。嘗。遍。否。年。時。珍。重。夕。英。餐。

曾。是。上。清。香。案。吏。漫。從。雲。海。問。津。涯。橫。天。月。浪。衝。高。樹。捲。地。風。波。送。落。花。蘿。徑。牽。愁。空。補。屋。桑。田。回。首。憶。



乘。槎。玉。簫。好。訂。他。生。約。莫。使。韋。郎。惜。鬢。華。  
女。龍。雌。鳳。交。飛。舞。雲。散。天。空。一。霎。時。心。似。紅。蕉。愁。捲。雨。心。如。黃。葉。弱。辭。枝。小。星。五。夜。應。同。命。片。石。三。生。欲。  
問。誰。閱。盡。繁。華。歌。管。罷。年。年。芳。草。任。風。吹。

次韻和贈桂喜

程璟况

花。叢。回。顧。愁。余。懶。臣。里。佳。人。一。見。難。畫。閣。春。深。梅。有。訊。藍。田。煙。煖。玉。生。寒。憐。香。心。事。琴。邊。寫。歷。劫。精。魂。鏡。  
裏。看。猶。喜。朝。雲。伴。禪。榻。拔。釵。沾。酒。勸。同。餐。

倚。樹。吳。仙。眠。未。穩。天。香。雲。外。邈。無。涯。飛。瓊。已。並。雙。清。影。搗。藥。猶。開。四。照。花。墨。海。翻。瀾。頻。擱。筆。藍。橋。波。折。不。  
通。槎。遙。知。朱。戶。春。歸。去。莫。怨。東。風。感。歲。華。

依。稀。瓊。玉。山。頭。見。香。樹。團。團。浥。露。時。髻。影。斲。磨。蝴。蝶。夢。鬢。天。棲。穩。鳳。凰。枝。黃。花。晚。節。應。遲。汝。綠。葉。春。陰。更。  
怨。誰。好。借。阿。環。頻。寄。語。罡。風。休。向。廣。寒。吹。

蘭叟出示寒香集次韻奉酬並示綺秋 辛亥十一月

楊鐘義

尖。叉。韻。鬥。蘇。和。仲。羣。紀。居。鄰。李。阿。難。與孝笙喬梓對露而居聽。雨。每。懷。東。府。舊。尋。梅。猶。念。北。枝。寒。熊。湘。落。落。才。堪。數。龍。  
漢。茫。茫。倦。眼。看。藜。粥。雙。弓。蓋。百。甕。全。生。天。地。且。加。餐。

閒。者。居。尋。孫。北。海。畏。吾。墓。訪。李。西。涯。廿。年。京。國。春。前。夢。一。笑。元。都。去。後。花。奉。使。唐。蒙。空。仗。節。談。兵。鐵。木。得。

歸。槎。與。人。家。國。都。何。補。獨。向。荒。江。惜。鬢。華。

瞻。園。會。合。多。詩。酒。桑。海。須。叟。感。歲。時。身。世。君。平。原。柄。鑿。文。章。亭。伯。本。駢。枝。求。田。晚。歲。堪。借。隱。買。繡。平。生。欲。向。誰。奈。有。斜。川。能。唱。和。鶴。笙。緜。嶺。不。孤。吹。

荷花生日集吳園遙祝瀟湘佳人廖關關辛亥

繭 窠

繞。郭。羣。龍。何。處。去。

園中後堂懸張文襄書聯當門一鑑青浣水繞郭羣龍白下山

冥。飛。忽。已。到。西。池。

西池喻西歐

莫。愁。湖。上。荷。花。發。

莫愁湖一名西湖

正。是。靈。

風。夢。雨。時。

借款築路收為國有竟成事實

圓。錢。滿。眼。疑。楓。葉。為。染。蒼。生。血。淚。殷。

湘鄂蜀粵商民拒欸

等。是。驪。珠。買。環。珮。

某革督以十萬金購督辦

黃。金。祇。合。鑄。紅。顏。

某親貴謀以十萬金取關關垂

成而關關遁去

寄。向。蟠。泥。能。解。脫。生。逢。仙。謫。強。分。違。

關關母名馥仙

瑤。池。則。有。靈。根。在。不。逐。天。涯。柳。絮。飛。

秣陵白梅影女士容華總代儀態萬方驟見之與桂喜逼肖細親之梅影尤若秀雙跌尤極瘦削梅影

為繭窠詩弟子明慧矜慎屢強之不肯攝影故傳桂喜實所以傳梅影也此事別有詩文暫不披露

雙桂詞

夏紹笙

天。開。仙。桂。馥。長。空。一。樹。雙。花。萬。片。紅。遠。馭。狂。飆。聞。鳳。吹。高。懸。明。月。見。蟾。宮。明。月。初。生。照。三。峽。蛾。眉。秀。黛。青。天。插。凌。煙。神。女。入。瓊。臺。映。日。蓮。花。出。玉。匣。君。家。本。是。天。上。人。謫。墮。塵。寰。欲。問。津。咸。陽。杏。花。傷。心。色。章。臺。楊。

柳。可。憐。春。可。憐。垂。柳。任。攀。折。可。憐。落。花。悲。離。別。丹。山。自。繞。玉。妃。魂。錦。水。空。濺。杜。鵑。血。強。隨。王。母。去。金。川。從。此。彩。鸞。飛。上。天。十。色。仙。都。開。粉。黛。五。光。靈。閣。鎖。雲。烟。雲。散。烟。銷。等。春。夢。人。閒。誰。復。望。飛。鞚。瓊。枝。曾。發。上。林。花。玉。樹。還。爲。華。厦。棟。美。人。如。花。再。飛。翔。竟。爲。軒。轅。吐。異。香。傾。國。傾。城。銜。巧。笑。行。雲。行。雨。夢。巫。陽。此。日。桂。芬。良。可。羨。此。時。桂。喜。亦。相。戀。欲。爲。瓊。珮。護。纖。腰。欲。爲。靈。犀。燭。嬌。面。嬌。面。纖。腰。絕。點。氛。前。身。豔。說。是。湘。君。金。刀。橫。海。穿。黃。月。玉。劍。磨。天。割。綠。雲。瑤。池。曲。曲。魚。龍。走。阿。母。香。名。燦。人。口。霞。臉。豔。含。桃。李。花。星。河。嬌。睡。鴛。鴦。偶。蘭。旗。別。樹。領。春。風。雲。鬢。玉。顏。誰。與。同。珮。馬。朝。天。飛。劍。白。花。裙。踏。海。綻。烟。紅。珮。馬。花。裙。乍。填。咽。流。星。飛。入。蒼。龍。闕。鸞。裾。縹。緲。步。香。烟。寶。璐。玲。瓏。炤。花。月。石。崇。金。谷。貯。娉。婷。百。斛。明。珠。量。選。聲。舊。怨。未。銷。芳。草。國。新。愁。又。上。美。人。城。當。今。休。自。輕。貧。賤。當。日。何。須。重。鶯。燕。過。江。花。雨。萬。年。香。去。國。蓮。雲。幾。千。片。雲。霞。千。片。幻。花。樓。星。斗。成。簾。月。是。鉤。羞。倚。玉。龍。爲。天。死。願。將。金。虎。填。海。愁。露。臺。仙。掌。誰。堪。託。赤。帝。加。餐。赤。霞。藥。飛。上。金。天。驂。八。龍。翻。來。銀。漢。騰。雙。鶴。雙。桂。仙。花。一。日。開。海。神。齊。上。金。銀。臺。但。憐。洛。陽。女。兒。貌。誰。愛。洛。陽。賈。傅。才。

小 說 時 報 價 目 表

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一號發行

編輯者 小說時報社

發行所 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旭街有正書局  
 鎮江柴炭巷有正書局  
 四川成都粹記書局

四川重慶粹記書局  
 河南開封茹古山房  
 河南彰德茹古山房  
 安慶新學書局  
 常州新羣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揚州世界交通社  
 平湖綺春閣  
 湖南長沙羣益書局  
 山西太原文元書局  
 山西太谷文成堂記  
 山東濟南維新書局

山東濟南全昌官書局  
 奉天省城文明書局  
 廣東雙門底蒙學書局  
 廣東雙門底寶記書局  
 廣東廣智書局  
 南通州翰墨林  
 烟台誠文信記  
 營口承文信記  
 天津文美齋  
 漢口昌明公司  
 常熟孚記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冊	郵費	二元五角
半年	二十五冊	郵費	一元二角五分
每一冊	六角	郵費	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六元
半頁	四元

第 一 章 概 論

一、本學科之地位  
二、本學科之範圍  
三、本學科之重要性

8

四、本學科之發展  
五、本學科之現狀  
六、本學科之展望

有正書局各種美術圖畫價目

中國名畫第一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楊昇雪霽圖幅。元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幅。元陸天游丹臺春曉圖幅。元吳仲圭墨竹幅。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幅。明董香光山水幅。王烟客仿大痴山水幅。王麓臺仿大痴山水幅。王石谷仿荆浩山水幅。王石谷山水畫冊之一。二。御題南田畫冊第一第二第三。羅兩峯妻方白蓮夫人畫杜鵑花

中國名畫第二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松雪畫馬橫幅。宋管仲姬竹亭高逸圖橫幅。明沈石田山水仿古九段錦畫冊一二。明唐六如山水雲槎圖卷。明仇十洲山水雲槎圖卷。王麓臺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立軸。王石谷畫冊之三四。御題南田畫冊第四第五。湯雨生桐蔭書屋橫幅。戴醇士山水卷第一第二第三

中國名畫第三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挑耳圖題跋。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三。唐六如秋林叢竹圖。陳老蓮仿唐人春秋圖。藍田叔喬岳高秋圖。王廉州畫冊之一。吳墨井摹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山水冊之五。御題南田畫冊第六。王麓臺做黃鶴山樵丹台春曉圖。王麓臺做梅道人山水。大滌子溪山釣艇圖。石溪風雨圖。揮南田秋聲圖扇面

中國名畫第四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孫太古達摩像。趙松雪楊妃簪花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桐陰玩月圖。王烟客南山松柏圖。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麓臺做高尚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南園畫馬。郎世甯畫虎

中國名畫第五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宋夏珪山水卷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紈扇圖。王廉州雲壑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王麓臺畫贈石谷山水。石溪上人秋山釣艇圖。戴醇士羅思巖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兩峯畫蘭石梅花雙軸

中國名畫第六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董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盛子昭秋林漁隱圖。明程孟陽山水軸。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題文衡山山水軸。明仇十洲擣衣圖。王煙客擬一峰筆意山水。王麓臺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楊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中國名畫第七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璣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九。王烟客仿梅道人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陡壑密林圖。石谷畫冊之八。王石谷泰嶽松風圖。王麓臺富春大嶺圖。王麓臺仿趙松雪館溪松仙圖。查二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萱花沈。南嶺秋棠錦雞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鍾馗

中國名畫第八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卷。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小景。明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之九。明唐六如蓮香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仿大痴山水。吳墨井南嶽松雲圖。王麓臺仿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改七癩天女散花圖。王麓臺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鳳圖。王石谷虞淵草堂圖。禹之鼎畫王漁洋踏雪尋梅小影

有正書局精印各種圖畫價目

中國名畫第九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宋靈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之十。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麓臺赭色山水。明李流芳山水。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聽瀑圖。明莫雲卿山水。明馬湘蘭畫蘭竹。查士標山水。王烟客墨筆花卉。王東莊淺絳山水。王廉州翠峰萬木圖。董蔗林芝仙祝圖。壽王石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成性小照天香滿院圖

中國名畫第十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蟄圖。王廉州松湖泉聲圖。王石谷楊子鶴王漢藻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臺溪橋流水圖。八大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漸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晨教子圖。錢南園三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倬殘臘分粥。羅兩峰飲饗園圖。錢叔美仙壑螺舟圖。金冬心畫竹

中國名畫第十一集 每冊二元五角

南唐徐熙百鳥圖卷長分三幅。惲南田做惠崇花塢夕陽卷分二幅。元錢舜舉漁舟風雨圖卷分二幅。黃瓊瓠人物橫幅。陳老蓮人物長卷分三幅。王蓬心山水小冊計六開。明項子京深谷幽花圖長卷分八幅。高花佩指頭畫卷分三幅。王廉州山水小冊計六開

中國名畫第十二集 每冊二元五角

宋馬遠問道圖。明唐六如秋樹豆藤圖。明王元度畫牡丹貓。明金本清太僕畫雙鉤竹石圖。明張二山水。明藍田叔雲壑秋高圖。惲南田做宋人畫鷄。王石谷畫冊之十一。王麓臺晴峯疊翠圖。石濤上人山水大軸。石溪上人山水大軸。黃瓊瓠東坡得硯圖。黃尊古歲寒圖。金俊明梅花。梅遠公山水。樊會公山水。樊青若山水。鄭板橋畫竹。鄭板橋行書幅。蔡松原山水冊。錢玉魚山水花果冊。奚鐵生仿王叔明畫扇。戴醇士枯木竹石扇。張得天楷書扇

中國名畫第十三集 每冊二元五角

宋人畫鶴鶉秋菊宮扇。元人畫嬰戲圖。顧見龍仕女停琴圖。王烟客仿黃鶴山樵山水。王烟客仿惠崇山水。王廉州柳溪泛舟圖。王廉州仿叔明松溪高隱圖。惲南田豔菊圖。王石谷畫蘇子美詩意。石谷冊之十二。王麓臺畫虞山圖。楊子鶴牧牛圖。八大山人山水。高其佩山水。高西園山水。錢叔美着色工筆山水雙幅。戴醇士畫翠簾高捲圖

中國名畫第十四集 每冊二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宋人畫工筆梅花。趙松雪雙松平園圖卷。趙仲穆畫馬橫幅文衡山筆墨山水卷。唐六如山居圖卷。吳墨井雨散煙巒圖卷上。吳墨井雨散煙巒圖卷下。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第一。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第二。王石谷谿山霽雪圖。五彩珂羅版印惲南田做子于久富春山圖。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上。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下。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一。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二。戴文節湘帆歸隱圖卷。戴文節鴛湖春樓圖卷。顧西樸摹亭送別圖卷。戴醇士秋樹讀書圖

中國名畫第十五集 每冊二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惲冰女士工筆花卉卷一。黃皆合女士山水立軸。徐湘蘋夫人渡海觀音像。冒巢民姪人金曉珠花鳥立軸。冒巢民姪人蔡女羅荷花鴛鴦。范雪儀女士木蘭從軍圖。范雪儀女士張敞畫眉圖。馬湘蘭畫蘭竹石。韻香女士蘭竹石。隨園女弟子廖織雲女士設色花蝶冊一二三四。明韓媛絲繡寫生冊一二。五彩珂羅版印吳香翰女士牡丹中國名畫集全年一分共十冊洋十二元郵費不取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

精製名畫外集已出五十七種

木匣四十種用木匣裝為一匣極為精雅送人最

佳購者連匣實洋念四元不折不扣

第一冊董香光山水册 山水八開題字十

得意之作共十八頁平等閣藏本全册價一

元二角

第二冊南田山水册 紙本墨筆山水八

六頁王氏寄青霞軒藏本全册定價一元二

角郵費五分

第三冊王山水合册 南田墨筆山水四

合為一册誠精妙之品現為陶齋尚書所藏

定價一元

第四冊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有翁

叔平相國題誌共為一册定價六角

第五冊石濤山水册 陶齋尚書藏為石濤最

佳之作每册定價七角

第六冊南田花卉山水合册 程聽彝觀

察藏每册

定價八角

外冊第 國朝六 四王惲吳山水合册

計煙客一頁廉州一頁石谷二頁麓台四頁

南田三頁墨井一頁皆極精之作顧鶴逸觀

察藏八角

外冊第 金冬心畫梅小册 此册為冬心

之超逸字之可愛題句之有味均稱得未曾

有共十二頁一册定價八角

外冊第 王石谷仿古山水册 此册十

石谷中年用功時仿臨宋元名家誠為石谷

生平合作此册與印入中國名畫集內陶齋

尚書所藏之册端稱雙壁明眼人當自知之

後有吳榮光題誌一頁辛仿蘇部郎藏茲用

珂羅版精印以供同好每册定價一元五角

外冊第 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此卷

為增 蔣民觀察所藏極工秀之能事最便于臨學

共印成一册定價六角

外冊第 扇面第二集 石谷巨然烟浮岫遠

○大漁子○趙左○張子羽○蔣南沙○張

賜甯○王忘菴○王宸○王虛舟定價一元

為著名劇迹屢四著錄火焚缺少許有至

孟陽沈峯程清溪王蓬心錢茶山諸誌誠稀

實也陶齋尚書藏定價大洋五角

外冊第 明代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

蔡觀察藏浩伯每册定價八角

外冊第 國朝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

蔡伯浩觀察藏每册定價一元

外冊第 扇面第二集 定價一

外冊第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外冊第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

外冊第 山水花鳥仕女草虫合册

定價一元

外冊第 戴醇士山水花卉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石谷臨安山色圖長卷 此

嵐萬壑筆墨生動欲飛本用大片照為十八

開茲合印為九頁定價洋八角

外冊第 戴醇士三卷合册 一山居圖有

一香雪草堂圖有俞蔭甫香雪草堂記一篇

附後一春江帆影圖三卷共裝一册定價六

角

外冊第 扇面第四集 三松居士○南田仿

留韻圖○醇士雲風烟樹圖○藍田叔○文

衡山張君度○徐侯齋○南田仿趙大年畫

柳○王伯毅寫詩扇定價大洋一元

外冊第 蔣南沙花鳥草虫册 此册為

生翅

欲活精秀絕倫可稱美術之精十珂羅版印

原畫底清楚因此印出亦清朗見此册品可

以規本局印刷之程度矣此册於學堂中臨

摹最為合宜樊樊山方伯藏者計二大頁洋

一元二角

外冊第 藍田叔山水册 計十六頁極精之

作平等閣藏定價

一元五角

外冊第 藍田叔山水册 計十六頁極精之

作平等閣藏定價

一元五角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

外册第 三十 翁松禪人物山水册 相國畫 極難得

外册第 三十一 李復堂寫生册 且上有小楷題詩極精共十一頁定價八角 爲復堂最得意之作題詩亦可

外册第 三十二 憚南田工筆花卉蔣南沙 愛之至計十頁定價洋八角

外册第 三十三 扇面第五集 石谷六幅 南田一幅 定價一元

外册第 三十四 徐青籐墨筆花卉 青籐老人此法移寫花樹令見者嘆觀止始知向所見草

外册第 三十五 華新羅八段錦畫册 新羅此歌一長大又用青籐畫法作爲狂草題之真

外册第 三十六 御題南田山水花卉册 是册八段做名八段錦乃著名之件計山水花草

外册第 三十七 張華南山水册 此册乃聚精會神最爲經意之作樊樊山方伯藏有題誌于後連跋共九開

外册第 三十八 南老樓人鳥花山水册 陳氏號南樓老人錢陳羣之母也此册乃生平最得意作有其翁題首其夫題詩於上爲角錢

外册第 三十九 顧橫波女史蘭竹石卷 有黃氏家藏定價八角

外册第 四十 夫人蔡玉卿黃女史媛介姜實節之妹桂蔣

外册第 四十一 南沙之妹蕪南等諸女史題詩於上又有錢香樹爲各女史書傳於卷後更有錢籀石何

外册第 四十二 費曉樓臨耕烟十萬圖 定價六角

外册第 四十三 八大山人石濤上人畫合册 定價一元二角

外册第 四十四 翼半千細筆畫册 定價八角

外册第 四十五 改七香百美嬉春圖長卷 此卷共美人一百人窮態盡妍乃改七香臨

外册第 四十六 王石谷谿山霽雪圖卷 此卷甚多凡墨色濃滯用筆粗俗者皆僞作也此

外册第 四十七 董思翁山水兩種合册 第一種用濕筆潑墨爲香光別開生面之作二種

外册第 四十八 邊頤公花果草虫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册第 四十九 王烟客山水册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册第 五十 華新羅山水册 定價大洋二元

外册第 五十一 王耕烟墨筆山水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册第 五十二 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册第 五十三 顧西眉仕女人物大册 七角

外册第 五十四 顧西眉畫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册第 五十五 大滌子大水册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册第 五十六 趙孟頫畫枯樹圖 定價大洋六角

外册第 五十七 沈石田墨筆山水長卷 定價大洋八角

元柯九思竹譜 丹邱墨跡竹石譜人舊藏庚子之役失之嗣後於滬上以千元購

天然習畫帖 第一册 此册乃選取各種花

南田樵古花卉册 本局現印

耕烟山水小册 大洋六角

李復堂畫小册 大洋六角

董東山畫册 定價大洋六角

#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碑帖價目

## ●漢碑

- 西嶽華山廟碑三冊 定價五元
- 虞世南夫子廟堂碑 定價三元
- 海內無二本東海廟殘碑 定價四角
-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定價一元二角
- 明拓漢隸四種 定價六角
- 漢石經殘字 定價二角
- 隸明拓史晨饗孔廟碑 定價五角
- 海內第一漢劉熊碑 定價三角
- 宋拓孔宙碑 定價七角
- 最初拓禮器碑及碑陰本二冊 定價八角
- 陶齋藏魯相乙瑛碑 定價三角
- 宋拓魯峻碑及碑陰 定價六角
- 宋拓薛少保書信行禪師碑 定價五角
- 又珂羅版印精本 定價二元
- 明拓曹全碑 定價三角
- 附篆明拓石鼓文 每冊三角
- 篆吳天發神讖碑 定價四角
- 明拓秦嶧山碑 定價六角
- 泰山秦篆二十九字 定價二角半
- 魏碑 定價四角
- 海內大代華岳廟碑 定價四角
- 初拓崔敬邕墓誌 定價四角
- 初拓刁惠公墓誌 定價四角
- 初拓張猛龍碑 定價五角

## ●晉碑

- 最初拓劉懿墓誌銘 定價二角半
- 初拓鄭文公碑 定價六角
- 魏孝昌石窟碑 定價三角半
- 原拓魏鄧道忠墓誌 定價三角
- 宋拓黃初修孔廟碑 定價二角半
- 魏墓誌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半
- 龍門二十品 定價六角
- 魏齊造像二十品 定價四角
- 珂羅版何媛叟藏張黑女誌 定價一元
- 小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 共一元六角
- 常熟翁氏藏青玉版十三行 定價八角
- 小宋拓十三行 定價三角
- 唐拓十七帖 每冊定價六角
- 草宋拓河南本十七帖 定價四角
- 宋拓十七帖 定價四角
- 宋拓黃庭內景經 定價四角
- 陶齋藏瘞鶴銘二種合冊 定價一元
- 大水前拓本瘞鶴銘 定價四角
- 宋拓定武蘭亭 定價二角半
- 開皇本蘭亭序 定價二角
-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 十三行原拓片洋六角
- 珂羅版印柯丹邱藏定武蘭亭瘦本定價一元
- 附最初精拓魯龍顏碑 定價五角

## ●隋碑

- 宋拓龍藏寺碑 每冊四角
- 隋上方塔寺鑿遺刻漢池五瑞圖題名合冊 定價四角
- 初拓董美人墓誌銘誌 定價三角
- 初拓張陶二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 初拓元公姬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 宋拓智永正草千字文 定價五角
- 五代拓聖教序 定價五角
- 北宋拓聖教序 定價六角
- 宋拓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定價五角
- 唐拓顏魯公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 北宋拓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 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 定價五角
- 大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 定價八角
- 北宋拓顏魯公爭坐位帖 定價三角
- 明拓顏真卿元次山碑 定價四角
- 大宋拓柳公權玄秘塔 定價五角
-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八角
- 宋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五角
- 宋拓皇甫君碑 定價五角
- 真宋拓道因法師碑 定價五角
- 宋拓河南枯樹賦合冊 定價兩角
- 宋拓河南同州聖教序 定價四角

#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碑帖墨蹟價目

<p>人間孤本珂羅李北海法華寺碑 何燬叟藏版印 定價四元</p> <p>又太史手鈎重刻本一冊</p> <p>行陶齋藏宋拓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p> <p>行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p> <p>行宋拓李北海雲麾碑 每冊六角</p> <p>草宋拓薛稷彭書譜 定價七角</p> <p>草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p> <p>草大本初拓書譜 每冊六角</p> <p>寸原拓塢塔銘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半</p> <p>寸珂羅原拓塢塔銘 定價三角</p> <p>楷版印 原拓塢塔銘 定價三角</p> <p>寸宋拓唐姜柔遠碑 定價四角</p> <p>草唐賀季真草書孝經 定價四角</p> <p>草初拓懷素草書自叙帖 定價五角</p> <p>唐國子祭酒曲阜孔達冲碑 定價三角</p> <p>初拓出土本虞世南東廟堂碑 定價五角</p> <p>張司直書李元靜碑 定價六角</p> <p>小楷舊拓靈飛經 定價五角</p> <p>初拓滋蕙堂靈飛經 定價四角</p> <p>●宋元明帖類</p> <p>行書宋拓蘇長公雪堂帖 定價四角</p> <p>宋拓東坡西樓帖 定價五角半</p> <p>大楷北宋拓蘇書醉翁亭記 定價八角</p> <p>宋拓蘇書豐樂亭記 定價七角</p> <p>行書新拓蘇文忠公習字帖 定價三角</p> <p>三希堂蘇長公法書帖三冊 一元四角</p> <p>三希堂黃山谷法書一冊 定價六角</p>	<p>三希堂米南宮法書帖上下兩冊定價八角</p> <p>三希堂蔡君模法書一冊 定價三角</p> <p>三希堂小楷八種 定價四角</p> <p>三希堂小楷五種 定價三角</p> <p>小舊拓 王右軍樂毅論 合刻 定價三角</p> <p>行舊拓趙松雪蘭亭十三跋 定價二角半</p> <p>正舊拓趙松雪正草千文 定價二角</p> <p>趙松雪小楷金剛經 定價三角</p> <p>小宋拓王右軍金剛 定價三角</p> <p>楷趙松雪蕭山大成殿記 定價二角</p> <p>行金拓蜀先主廟碑 定價五角</p> <p>行新拓董香光習字帖 定價三角</p> <p>●叢帖</p> <p>精印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大冊定價十四元</p> <p>宋拓淳化閣帖十冊一套 定價七元</p> <p>宋拓淳熙秘閣續法帖 定價一元半</p> <p>初拓快雪堂帖五大冊 定價一元半</p> <p>思古齋真本足榻 定價三角</p> <p>初拓真賞齋法帖 定價四角</p> <p>初拓南田叢帖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p> <p>●雜類</p> <p>匊齋吉金錄 定價十元</p> <p>鐘鼎款識原器拓片第一 定價四角</p> <p>秘殿珠林 八冊 定價大洋二元</p>
---	---

<p>●墨蹟一 (六朝唐宋元)</p> <p>中國內府藏右軍千文 墨跡合冊一元四角</p> <p>日本內府藏右軍尺牘 定價四角</p> <p>六朝人書左氏傳墨蹟 定價四角</p> <p>珂羅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墓誌墨蹟洋七角</p> <p>版印 唐李懷琳草書絕交書 每冊四角</p> <p>草書 蘇黃米蔡墨寶 一元二角</p> <p>宋元墨寶第一集 定價六角</p> <p>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 定價六角</p> <p>黃山谷書屏 四條 洋一元六角</p> <p>宋人手寫發願經 定價二角</p> <p>趙松雪淨土詞墨寶 定價四角</p> <p>行趙松雪書海賦墨蹟 定價四角</p> <p>書趙松雪心經墨寶 定價二角</p> <p>宋張樛寮寫華嚴經 定價三角半</p> <p>楊鐵崖書張氏通波阡表墨蹟定價三角</p> <p>元明古德手跡 定價大洋三角</p> <p>遺民爲僧之遺墨 定價四角</p> <p>●墨蹟二 (明代)</p> <p>明代名臣墨寶第一至第八 每冊四角</p> <p>明代名人手蹟第一至第五集每冊四角</p> <p>黃石齋書張天如墓誌 定價四角</p> <p>吳毅人手書有正味齋續之九集定價四角</p> <p>黃石齋手書孝經 合冊 定價六角</p> <p>黃石齋夫人書孝經 定價六角</p> <p>文衡山行 北山移文合璧墨蹟 定價三角半</p> <p>王雅宜草 正文徵明正草千文墨蹟 每冊三角</p>	<p>秘殿珠林 八冊 定價大洋二元</p>
--	-----------------------

<p>秘殿珠林 八冊 定價大洋二元</p>	<p>秘殿珠林 八冊 定價大洋二元</p>
-----------------------	-----------------------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墨蹟價目

行書 董香光行書錢忠所神道碑墨蹟洋四角  
 行書 董香光墨蹟三種合刻 定價四角  
 董香光四種墨蹟 定價五角  
 董香光五種合冊 定價四角  
 祝枝山草書詩稿墨蹟 定價四角  
 祝枝山草書杜詩墨蹟 定價三角  
 草書 王覺斯草書 每冊三角半  
 沈文合璧 定價三角  
 沈文恪公妙法蓮華經楷書墨蹟定價二角  
 ●墨蹟三 (國朝)  
 國朝名人手跡第一至第八集每冊四角  
 劉石庵墨蹟 定價三角  
 劉石菴楷書墨蹟 定價三角  
 劉梁合璧 定價四角  
 行書 張文敏公真蹟 每冊三角半  
 行書 姜西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趙搗叔吳讓胡荻甫篆書合冊定價三角  
 王夢樓行書墨蹟 定價三角半  
 行書 王夢樓行書墨蹟二三集 每冊二角半  
 王夢樓書壽屏十二幅合冊 定價四角  
 小楷 陳玉方小楷墨蹟 每冊三角  
 行書 王虛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王虛舟臨萬歲通天帖墨蹟 每冊三角半  
 行書 汪退谷臨河南聖教序墨蹟定價二角  
 包安吳家書臨帖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

錢南園楷書墨蹟 定價二角  
 鄧石如書司馬溫公家訓 定價三角  
 鄧石如楷書隸書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  
 隸書 鄭谷口隸書姜敬亭傳 定價二角  
 何子貞臨張遷碑 定價五角  
 何子貞書石門頌禮器碑 定價四角  
 翁相隸書三種 定價五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四角  
 翁覃溪手鈎宋拓化度寺碑墨蹟洋二角半  
 寸成親王臨宋拓化度寺碑墨蹟洋二角半  
 楷 大楷張廉卿墨蹟 定價四角  
 明姚廣孝手書金剛經正楷 定價三角  
 汪由敦臨多寶塔楷書墨蹟 定價三角  
 何煖叟行書墨蹟 定價二角半  
 梁聞山水陰符經 定價一角半  
 檀聯墨迹第一輯 定價五角  
 翁松禪寫書譜墨蹟 定價四角  
 小楷習字帖詞林硯滴 定價三角  
 板橋書道情詞墨跡 定價大洋三角  
 ●墨蹟四 (手札二十一種)  
 行書 三希堂藏趙松雪手札墨跡每冊四角半  
 明代名賢手札墨蹟一二三集每冊洋四角  
 明清兩代名人尺牘 定價一元半  
 翁覃溪手札 定價六角  
 行書 陳曼生先生尺牘 定價四角

常熟翁相國手札墨蹟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二集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三集 定價三角  
 翁相國手札四五集 每冊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六集 定價三角  
 翁相國手札第七集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八集 定價四角  
 十家手札 定價六角  
 奚鐵生手札 定價二角半  
 瑛夢祥致竹軒夫人手札 定價四角  
 高鳳翰左手書手札 定價二角半  
 劉石菴手札 定價三角  
 李申敏公手札 定價三角  
 完白山民手札 定價大洋二角  
 董香光手札 定價三角  
 王文敏手札 每冊大洋五角  
 ●墨蹟五 (手寫詩稿八種)  
 林和靖先生手書詩稿 定價四角  
 舒鉄雲往來手札及詩曲稿合冊大洋四角  
 王仲瞿 定價四角  
 行書 傅青主先生自書詩稿墨蹟每冊四角半  
 元楊孟載手錄詩稿眉菴集 兩冊八角  
 草行文徵明書懷歸詩墨蹟 每冊二角  
 草書祝枝山草書豔嗣墨蹟 每冊三角  
 汪退谷楷書御製說經詩 每冊六角  
 小楷金冬心先生自書詩稿墨蹟定價三角

顧西眉仕女人物大冊

一漳陽琵琶圖 一歸去來兮圖 一岳陽樓圖 一放鶴圖 一畫筆極精印成大冊 定價大洋七角

吳墨井畫王右谷小影留耕圖

詩於後翁松禪英欽卿等多跋印成特別大冊

此卷為耕烟嗣孫瑞峰茂才世藏卷有耕烟父子肖像圖中樹為墨井用意之筆且題 定價大洋一元

顧西眉畫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大獠子山水冊

定價大洋一元

上海新髮式信箋

上海自光復以後婦女頭髮形  
式翻新茲擇八種繪為信箋

堆雲托月式 ○ 綠雲鎖鳳式 ○ 東來鬢影式 ○ 綠鬢堆雲式 ○ 樣翻  
墮馬式 ○ 雙鴛戲影式 ○ 雲鬢倭墮式 ○ 舞鳳堆鴉式 ○ 共一百張  
為一套大洋一角五分

時裝仕女新信箋

一封定價大洋一角五分

奏本紙者每套三角

一打網球圖 ○ 一打絨線手工圖 ○ 一姊妹上學圖 ○  
一聽德律風圖 ○ 一騎自由車圖 ○ 一湖絲阿姊圖 ○  
一讀情書圖 ○ 一對鏡新妝圖 ○ 計八種共一百張為  
新設分發行所 泥城橋西有正分局

錄目聯楹畫圖術美種各印精局書正有

大畫片類

八彩珂羅版印

南田艷菊圖大幅

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五彩珂羅版印

○五彩大 中堂四種

沈南蘋柳陰鷺禽圖  
郎世寧羣兒戲鸛圖

唐六如羣鴉高樹圖  
吳墨井村莊歸棹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五彩小 中堂五種

戴醇士深山讀易圖立幅  
王才梅美人立幅  
唐六如寒林新雁圖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

一號中堂大畫片十五種

蔡松原水怪獻寶圖  
唐六如南州借宿圖大幅

每張八角  
南田艷菊圖  
沈翠蘋柳陰鷺禽圖  
慈禧太后硃筆葡萄圖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石濤溪山釣艇圖  
董香光山水大幅  
仇十洲墨筆人物大幅  
每張八角 綾裱一元三角

高其佩鍾馗像  
沈南蘋五倫圖  
方白蓮夫人杜鵑花  
蘇東坡畫竹墨寶  
王石谷松壑垂輪圖  
丁南羽淵明瀟酒圖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圖  
黃一峰天池石壁圖  
沈石田秋江泛舟圖

珂羅一號條幅畫片六種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

樂民桐蔭整環圖  
王小梅柳蔭驚影仕女條幅  
顧西眉仕女條屏四張共一元二角  
顧南田竹石古柏小軸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版印二號條幅畫片六種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珂羅二三號大畫片十三種

每張大洋五角 綾裱一元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大幅 王石谷仿天游生山水大幅  
王石谷竹林棲鴉圖大幅 御題仇十洲畫臘梅水仙大幅  
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大幅  
天下第一董元畫山水大幅 仇十洲彈箏鶴美人大幅  
王石谷平坡曲澗圖大幅 王石谷冷光濕翠圖大幅  
王石谷青山春樹圖大幅 郎世寧嬰戲圖大幅  
王烟客擬峯一筆意山水大幅 每張大洋三角

楹聯類

新法印宣紙大楹聯五種

用特別新法印出與石印不同比真蹟無絲毫之異計先出

劉石菴七言一 又八言一  
左宗棠七言一 張廉卿八言一  
翁覃溪六言對一 每對大洋一元

石印書房掛小楹聯十一種

選擇名人最精之聯縮成三尺左右計  
王夢樓七言一 張得天七言一  
翁覃溪七言一 李春湖七言一  
劉石菴七言一 陳玉方七言一  
鐵梅菴書與夫人七言一 戴醇士七言一  
陳勾山七言一 顧南雅七言一  
梁山舟七言一

石印名人墨迹楹聯橫幅

每對定價大洋兩角已裱者加裱工洋四角  
洪北江聯  
黃小松篆

翁相國字屏片

聯 湯金釗 聯 裱成五尺對 每副大洋六角  
每堂定價六角

楹聯第一輯

共二冊 定價大洋五角

楹聯第二輯

定價大洋四角

有正書局各種美術畫圖目錄

條屏類

五彩珂羅版印 **王小梅小青詩意條屏** 畫小詩小  
用小青詩意幽詭可愛四幅共洋二元

**石印名人書小單條三種**

張船山行書一幅  
每幅大洋兩角已錄者加洋三角

彩色精印 **秦淮八艷小像** 八條屏  
此為璧雲女史所畫明末八名姬小影共八幅用彩色膠目版精  
印定價大洋二角半全屏八幅定價洋一元六角

李香君小影 陳圓圓小影 寇白門小影  
畫小宛小影 馬湘蘭小影 柳如是小影  
願橫波小影 卞玉京小影

照相類

**秋波小影册子** 此舒鐵雲之情人小影也用  
文曲聯畫等共數十起之多誠為瓶水齋韻事也 定價四角

**艷斂花影** 一名全國各埠名姬小影  
此册乃收全國各省會各商埠 凡著名妓女及女優影  
相用五彩精印洋裝成册

北京為 洪媛媛 洪彩玉 洪寶寶 洪寶玉 蘇寶寶  
雲屏別墅 金月香 王韻秋 于品一 花寶琴 翠蘭  
妙香閣 蘇映雪 花五寶 韓月娥 喜鳳 桂蘭  
金桂 蕙芬 湘雲 小萍果 賽金花 謝珊瑚  
洪鴛鴦 金仙 金紅 月仙 玉福 金喜

天津為 金月梅 賈玉文 王克琴 楊琴喜 孟金子  
林桂蓀 月香等共一百九十影

南京為 李金花等七十影 小四子 小五子 小五寶 薛文仙等  
蔣玉文

杭州為 江山船上諸妓十九影  
蘇州為 金鳳 李雙珠 小白蘭花 湘妃閣 阿毛等

五十影

上海為 胡四寶 洪四寶 文桂香 花瑞英 高錫玉  
金文仙 孫鳳雲 茶花女 怡情別墅 時鳳來 張娟娟  
其餘尚有 漢口 江西 九江 鎮江 揚州 奉天 山東  
保定 烟台 河南 山西 陝西 安徽 蕪湖 回部  
福建 廣東等共六百餘影不及細載較驚鴻影頁數多加  
一倍洋裝精製每册定價三元五角

海上驚鴻影

上海一埠為中國最繁盛之區茲徵集得三十年來名妓照相齊  
全以及現在最時髦之信人影片共計五百人上海一埠之名妓  
盡在此册中矣用五色新法銅版精印較原片清晰麗過之遠  
甚西國美術館中之陳列美人照片然則此册於畫士及美術家  
當有益不少茲擇其名之最著者列數十名於後

花佩珍 秦美雲 潘逢春 繡雲閣  
翁梅倩 沈寶雲 趙斐雲 紅水館  
身雲小樹 胡玉蓮 王寶雲 花蘭芬  
王桂英 陳蕊寶 吟香館 凌鈺卿  
蔡新寶 花寶林 洪如意 文素琴  
金媛媛 秦雲 林月英 十二樓  
秦微雲 左芸臺 夏月閣 天香閣  
林四寶 張波小樹 趙香玉三張 賽金花三張  
張雅雲 花奇玉 時鳳儀 胡玉梅  
花元春 林小星 金元仙 妙香閣  
朱小二寶 小洪媛 高金秀 林鳳仙  
名女優 阿金月 阿招 文鍾  
冶葉 阿小梅 阿小梅 小脚阿毛

全國學堂影相

六十人現用精墨大紙印刷與原片無分毫差異洋式裝訂共  
一大册特別從廉取價定價大洋八角台之照相每片僅取小錢  
三四文可為豪華也

**漢口大戰真相** 初集一角六分 二集四角  
**南京大戰真相** 定價大洋二角  
戰地照相 漢口大戰真相 南京大戰真相  
漢族流血 頭顱 影 每册大洋三角  
英雄遺像

有正書局各種書籍發行

**敦煌石室秘寶** 全書出版  
 一 唐人畫壁彌陀法會圖  
 二 唐人藻井畫佛堂內諸

三 唐人畫壁千佛岩圖  
 四 唐人畫壁明王像  
 五 唐人畫壁太子求佛舍利圖  
 六 唐太宗溫泉銘  
 七 化度寺崑禪師塔銘  
 八 柳公權書金剛經  
 九 西州志殘卷  
 十 尚書顯命  
 十一 摩尼教經殘卷  
 十二 景教三威靈度讚  
 十三 老子西昇化胡經  
 十四 佛頂陀羅尼經  
 十五 金剛經刻本

**江郵消夏錄** 照初版 此等書籍不能不有絲毫  
 精印 錯誤有則誤人不淺今  
 鑒于此弊用初印本點石精印好古家請一觀便知言之不謬  
 共三冊定價大洋八角

**麓臺題畫彙** 定價大洋  
**吳墨井畫跋合冊** 二角五分  
**聖嘆選古文** (一名天下才子必讀書)

聖嘆批左傳 一本 幼時讀聖嘆批西廂讀法云昔因兒子及甥姪  
 聖嘆批國策 一本 聖嘆批國策蘇等書雜撰一百餘篇依張侗初先  
 聖嘆批史記 一本 生必讀古文舊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  
 聖嘆批漢書 一本 讀書云云當時讀西廂至此便急欲一讀此書  
 聖嘆批唐文 一本 股而久竟不能得蓋所謂才子者不欲子弟為八  
 聖嘆批宋文 一本 起見今八股既廢此本誠為最相宜之讀本矣  
 至文也 印成六冊共裝一套定價兩元

**聖嘆選批唐才子詩** 并尺 出版 定價七角  
 到本局現售者五角

**金聖嘆尺牘**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宋稗類鈔** 本局自去年秋間即將此書排印現已  
 一律印成計共八冊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東坡筆記** 凡屬黃真惠畫譜林小品遊記短筆  
 多本集未載者為學生暑假中批覽伴  
 品共二卷為一本定價大洋三角

**簷曝雜記** 此書為趙翼書 所著其中關於掌故以及  
 奇聞甚多共兩冊 定價大洋四角  
**詞苑叢談** 此為吳江徐電發先生所輯詞話將歷朝名  
 句全數搜羅讀之最有興趣誠為詞話中  
 佳作也 四本定價大洋七角

**中華大事紀** 元年 二月第一冊 每冊大洋三角  
 民國 二月第二冊 每冊大洋四角  
**革命軍文牘** 初三集 每集二角

**風倒梧桐記** 是書專記明亡時諸逸事為三山何是  
 非所作共二卷又附揚州十日記一  
 共訂一冊定價大洋二角

**東塘日劄** 朱子素著皆明末國初遺事二卷  
 定價大洋二角半  
**汴圍濕襟錄** 亦紀明末遺事定價大洋二角半

**滄洲紀事** 做指南錄 此皆定末紀事之  
 冊書共一冊○一角  
**納蘭飲水詞全稿** 此為成德詞全稿共三百四十  
 冊定價大洋五角

**女子書翰文** 第一冊 出版 吳門天笑  
 第二冊 定價大洋五角  
 此為成德詞全稿共三百四十  
 冊定價大洋五角

**中國裁縫手工教科書** 每冊定價大洋  
 二角半  
**中國裁縫手工教科書第二冊** 目錄  
 一 裁縫之名目及尺寸之大概一覽表  
 二 裁縫之算法  
 三 裁縫之留衣之處  
 四 裁縫之十種並圖  
 五 裁縫之十種並圖  
 六 裁縫之十種並圖  
 七 裁縫之十種並圖  
 八 裁縫之十種並圖  
 九 裁縫之十種並圖  
 十 裁縫之十種並圖

**女子裁縫手工教科書** 每冊定價大洋  
 二角半  
 一 裁縫之名目及尺寸之大概一覽表  
 二 裁縫之算法  
 三 裁縫之留衣之處  
 四 裁縫之十種並圖  
 五 裁縫之十種並圖  
 六 裁縫之十種並圖  
 七 裁縫之十種並圖  
 八 裁縫之十種並圖  
 九 裁縫之十種並圖  
 十 裁縫之十種並圖



水雲樓詩詞稿合本 蔣鹿潭先生詩詞均臻絕詣此冊計水雲樓詞

筆記叢書第一集出版 本社編輯筆記叢書專取本朝人秘

本事詩 此書為徐鉉選集自元明以迄國朝諸家詩凡

烟霞萬古樓殘稿 此冊從王仲瞿先生手錄稿

平等閣詩話一二卷合本 定價洋四角半

大清新刑律 計由諮政院通過總則計分十七章所

袖珍本大清現行刑律 此書照原本精印

明四百家遺民詩 有二臣傳行於世不可無遺

庚子秋詞 崇毅撰宋雲子檢討等於庚子秋間共

鬱華閣遺集 湯伯熙祭酒遺稿世所罕見茲精印

玉茗堂尺牘 湯臨川尺牘世少流行茲印成二本

寄賣書 散扇精舍詩定價八角 錢注杜詩定價三元

華嚴原人論合解 定價一角五分

秘本原本紅樓夢出版 此秘本紅樓夢與通行

原批聊齋誌異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

白石道人歌曲 定價大洋四角

項蓮生憶雲詞 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松壺畫憶 定價大洋三角

初等小學歌詩 定價洋一角

紫桃軒雜綴四冊 定價大洋一元

電報密碼 定價洋一角

華嚴原人論合解 定價一角五分

阿難小傳 定價洋五角

銷金窟 定價洋四角

雙淚碑 定價洋三角

情網上下 定價洋八角

秘本

原批

白石

項蓮

松壺

初等

紫桃

電報

華嚴

阿難

銷金

雙淚

情網

# 國初原本紅樓夢

此秘本紅樓夢與流行本絕然不同現用重價租得版權並請著名小說家加以批評全部二十冊共為二套 定價三元六角

# 原本批聊齋誌異

知何人手筆是與想聊齋同時儔侶也全部八本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守秘不示人以其多抱漢族不平之語俗刻本皆經刪改以見犯忌今設法借抄付印以廣流傳其頂批旁批除標明與俗本不同者外皆係原有議論極精極妙可與聖嘆接席但不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 秘殿珠林出版

前清一代內府收藏珍品向無刻本茲用抄本精印八冊 定價大洋二元

# 板橋書道情詞墨迹

道情詞久膾炙人口此為其原稿有何子貞題跋誠為妙品裴伯謙先生藏 定價大洋三角

# 完白山民手札

所有元明古德如梵崎衍宗派憨山諸大師墨寶共為一冊誠人天至寶裴伯謙先生藏 定價大洋三角

# 舒王鑲雲往來手札及詩曲稿合冊

此冊為舒王手札及小楷書團扇夫人曲及琵琶賺傳奇等真極有趣味之墨寶也 定價大洋四角

# 元明古德手跡

此鄧石如書陳寄鶴事長札數千言印成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請看來函

英商捷足製襪公司台鑒敬啟者月前由貴公司購得第三百六十號製襪機一部未及一星期之久即能織襪日昨將製成之襪送交貴公司驗收當承發給工資概如貴公司章程所定毫無留難等事便見貴執事辦理公實相符聊書數語以表謝忱 順頌 時安 上海女士張寶雲謹上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一日

# 中國醒了

能增君之進款者其唯此  
機乎 無論住之遠近

君亦欲學他人  
每日賺三元乎



本公司願甚教授如何用法  
並常川請君為公司工作

今日來函或本前來公司索章即立可

惟祈說係第七十六號

英商捷足製襪公司

上海廣東路九十號